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星新一作品选



窗口

作者：星新一

这位姑娘十八岁，肌肤好象初夏清晨的花草，水灵灵的；双眸充满着对于未来的憧憬；乌黑珧琅似的秀发细如雨丝。她映在手镜里的模样显得那么稚气。当然，手拿明镜，瞧着镜中人的本人，同样也是那么稚气，不论是表情，头部，直至心灵深处……

深夜就寝前，总要花费很长时间梳理青丝，这已经成为她的习惯。与其说是“习惯”，莫如说是“力争”更贴切些。因为她深怕因慵于梳妆而失去难得的机缘。权缘宛如彩虹，不知什么时候才出现，并且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

她不仅年轻而且自由。她从外地的小镇来到大城市，住在亲戚经营的公寓里的一个房间，过着独身生活，已经将上一年了。白天她去西装裁剪学校学习，放学后就和朋友们排练节目，偶尔去玩玩滚球游戏，或者去溜冰。家里给她寄来的钱足足敷用。

她不仅自由，也很快活。大城市的生活，五光十色，不断地给人以刺激。不过，也许由于习以为常，近来她对于声色刺激，感受已经有些钝了。尽管如此，她一直幻想亲身体尝一番刺激的心情，却丝毫未减。

她放了刷子，把小镜立在身旁小型电视机前。然后她将脸儿贴近镜子，自言自语道：

“我适合上电视，非常合适……”

这也成为她近来的日课了。

在电视上出场，沐浴在辉煌的灯光中，众人瞩目，周身都感受到阵阵艳羨的赞叹声……那一定是梦境般充满着美妙刺激的世界！

她挪开镜子，打开电视开关。显像管亮后，出现了几匹马在西部沙漠奔驰的画面。

大约这是夜间的电视节目。但她又换了个频道；却没有出现任何影像，只有无数的光点在舞动；和不知什么发出的似乎在空中飞舞的杂音。

她以不胜懂懂的表情注视着电视屏幕。心想：“有朝一日，也会映出我的身姿。”她情不自禁地在想象中描绘自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情景。这也是她一向的癖好。她一定要设法走进荧光屏。

她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蓦地一留神，只见荧光屏上出现了又白又亮的光雾，仿佛预示着什么，那光雾竟然晃动了起来。怎么回事？是否因为目力过度疲劳？她眨眨眼，再一次凝神注视。

画面上似乎是有一人影在晃动。图像逐渐清晰起来，原来是位年轻姑娘。也许由于长时间凝视那耀眼的光亮，昏沉中看见了希望之梦？但是，随着图像愈加明晰，则辨认得出那位姑娘既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她的女友。

那姑娘不知何许人也。似乎在简陋的屋子里在演戏，而且演得正起劲儿，手舞足蹈，全是大动作，并且大喊大叫。

她把音量旋钮调到最大极限。但是，只听到宛若飞流直下的涛音，却听不见人的语音。大概不是正规播放，而是试播传来的电波吧？因为报纸的

节目表上没有刊登这个节目。夜，又是这么深了。而且，这个频道，并没有相应的电视台。由于听不见说些什么，也就不知演的是什么戏了。

她看了一会儿，轻蔑地喃喃说道：

“别美！没什么了不起的。要是我，会演得更好。况且，论体型，论长相，都比她……”

这里没有人来责备她，因此她就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随后她闭了开关，入梦了。

翌日，她独白漫步在黄昏路上，身后竟然有一个男声把她叫住。

“喂，喂……”

回头一看，是个陌生人。

“你是……”

“我是电视台的……”

此人究竟有多大年纪，简直难以断定。但见他相貌虽然年轻，却显得很老成。也许从事电视工作，就会给人以如此感觉吧！

“叫我有什么事吗？”

“嗯……冒昧提起这个问题，有些失礼。不过，你想不想当电视演员？”

一听这话，她的心顿时剧烈地跳动起来。这可是朝思暮想的心愿，机不可失呀！这是将从百无聊赖的生活一下子升到荣誉之巅的自动扶梯啊！多亏梳理乌发，从不怠慢……

她窥视了一下对方的脸色，但见他面无表情，也并不热情。但至少不象是开玩笑，尽管如此。她还是小心措词，问了一声；

“我不是没有这种想法。不过，我能胜任吗……”

对方也许听得出她那谦虚的语调中夹杂着自负，便说：

“你自己认为如何？”

她脸红了，回答道：

“我觉得总还可以。”

“那么，近日内和你联系。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她担心对方会变卦。要是错过这个机会……

“我什么时候都有时间，现在就可以，不知您是否方便？”

“我也是什么时候都没关系。”

“那就求求您啦。”

对方并不立即应允。

“不过，你还是和谁商量一下再……”

“没有那个必要。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没事儿！”

“既然如此，现在走吧！”

说着，那男人指了指停在不远处的灰色小汽车，俩人走了过去。那男人坐在驾驶席上，她坐在旁边。小车飞也似地驶去了。

意想不到的幸运使她喜不自禁，再也不能缄默。

“电视台的工作，很不平凡吧？”

“不！一旦涉足，再也拔不出脚来。若想改变主意，现在还来得及。”

“不，我担心也许会被淘汰。至于说什么退出，这没有考虑的有必要吧！”

“你那么向往做电视演员吗？”

“是的，只要能上电视，我别的什么都不求。”

她笑着回答。那男人开着车也含笑说道：

“你这么虔诚，一定会有作为的，不这样是不会胜任的。”

小车慢慢行驶在夜幕万张的长街。性急的小店，已燃亮了霓虹灯招牌。

“本想从这儿向右拐，可这儿拐不过去，还得绕回去。”

说着，小车从他指点的交叉路口向左转，又向左折上一条小路，最后又向左拐。

好容易才折回原来的地方。

不过，她觉得和刚才的地方不太一样。是那条路错过了？还是方才太高兴没看盾呢？据说道路这东西，换个角度看，就会看成另外的一条。

汽车重新费了好大劲，反复右转弯。她想看看路边停车站的站牌，可正在油刷，看不清楚。

暮色渐浓，弄不清车是在哪里开。知道的只是；车外是街道和无数房屋。

这时，车子稍稍加速，无意中又投进一条路。

这条路没有街灯，车窗外黑漆漆一片。

“哪儿呀？是这儿吗？”

“不远了，马上就到。”男人回答道。

少顷，车子停了下来。她被催促下车后，仰视一下旁边的高大建筑。

“这座楼……”

“这楼是电视台摄影楼呀！”

“在这种地方，什么电视台？”

暗雾中楼房耸立，更显得昏黑。

“是个新成立的电视台。你若是认为不理想，我再把你送回家去……”

然而，刚才还想回去的心情，这会儿已无影无踪了。此刻地正想：再迈进一步，愿望就要实现了。

她跟着那男人走进门厅。樱内没有她想象中那般华丽，银白色的灯光洒满寂静的长廊。

听不到那男人的脚步声，只听自己的皮鞋在得得作响。

“就是这间屋。”

说着，男人随手把门打开，屋内射出耀眼的灯光。她走进去，好半天眼睛才适应。

当她看清屋内的情形时，不禁失声叫道：

“哎呀，这……”

原来这屋子和昨天夜里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那间屋子一样。

男人点头，声音带笑，可面部却依旧没有任何表情。

“是的，你已经明白了吧！”

“明白什么呀？这屋子是……”

“这就是摄影室。这栋楼里同样的房间有好几间，专门收容电视台的牺牲者……”

她双眉紧锁。

“够了！我不舒服，让我出去！”

“那可不行。我几次提醒过你，问你是否想改变主意。”

“那，找自己出去，然后就去控告你。”

“这也是不可能的。这扇门只有我可以出去，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通行。”

“太残酷了，你简直象个魔鬼！”

“不！别误解。不是象魔鬼，我就是魔鬼。”

“说谎，哪有什么魔鬼！快别搞恶作剧了，让我出去！”

男人没有答应她，却说道：

“有魔鬼。只要有它存在的必要，就不能没有。当然喽，是称呼魔鬼，或是根据别的现象起个名字，这，随你的便……不过，失踪之类的名称好象不大贴切。”

“什么魔鬼！根本没有必要存在。”

“当然有。如果讨厌的差事没人肯干的话，整个世界就会灭亡。如同需要家禽屠杀业者、死刑执行人、执达官等，魔鬼也是必要的。我自己也并不是心甘情愿。早就想适可而止，销声匿迹。可人们的欲望不允许我这样做。”

“也许如你所说。可这与我有何相干？”

“有关系。比如电视演出，为了树立起光辉顶峰的名角，就不能没有在显像管下默默死去的人；为了竖起纪念碑，必须有奠基石；美丽的花朵要有根。然而，谁也不愿做奠基石和花根。进行调整的就是我。为了使幸福女神健在，就需要我这样提供牺牲者的角色。”

“随你的便，反正我要出去！”

“除非人们从心中赶走要幸福女神健在的幻想……”说话间，那男人在门口消失了。

她立刻紧紧追赶，结果撞在厚厚的门上，被弹了回来。

再也不见那男人的踪影，她心中只有痛悔。门，怎么也推不开，想拽又没有抓手。

她想尽办法，但一切都以失败而告终。她已经精疲力尽，茫然地环视这间屋子。室内任何装饰品都没有，混凝土的墙壁上只开着一扇小窗。所谓小窗嵌着厚厚的麻玻璃，相当结实，不可能打碎。即使弄碎，窗口太小，也出不去。

她望着小窗发呆，一筹莫展。不一会儿，小窗似乎透亮了。

窗外象是谁家的屋子。一个年轻姑娘正望着这边。那眼神里充满着憧憬和渴望。

“喂，救我出去！”她挥着手，拼命地连连大声喊叫。这是唯一能求救的人。然而，声音象一点也传不出去。听不见……

这时，她顿时回忆起昨天夜里在电视上看到的情景。窗外的姑娘也会和我的命运相同。既然不可能得救，那就索兴制止其他人再做无谓的牺牲。

她设法要把这件事告诉给窗外那位姑娘，可是，这番努力也终归徒劳。

只见窗外那位姑娘的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神色，随之看到她的嘴在微动。虽然听不见说什么，但那意思立刻就能明白：

“拙劣的演技，要是我的话……”

面孔

作者：星新一

有那么一位男子。他还没有孩子，但有一位中等水平的妻子。他上一家普通的公司工作，虽已放弃了拼死竞争升职晋级的念头，但也不愿怠惰到落后于众人的地步。可以说，他过的是一种宁静的生活，日月如同春潮，昏沉沉地从身边不断流逝。

这是一种平庸的生活，但在如此生活过程中，他的心底上不免生了一种意念，那就是对这种平庸生活的抵抗心——难道我就这样算了么？这样的方式只能算是生活在支配我，我难道不应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吗？

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最后竟发展为一种彻底解脱的愿望——那就是使过去的自我消亡，另走一条全新的道路。那样的生活将是自由和充实的。这种念头如此具有魅力，以至他刚一想到，浑身便一阵阵发抖。

他想使这个计划更臻完善，于是，去找整形外科医生：

“请给我的脸做一次整形手术。”

医生看着他，不解地说：

“没必要这么做吧？您的面孔也许是比较平常，但也决不算难看呀？”

“不，正因为如此，所以得想个办法。我想有一张具有个性的面孔，哪怕难看点也没关系，因为我打算从头开始，另闯一条富有个性的人生道路。请您一定帮忙！”

“那么，让我们研究一下吧。请您等一个星期。”

医生知道这个男子的决心很大，只好这样回答，因为有些人过了几天便会改变念头，放弃手术要求的。可是这个男子却利用这些天时间，租了间小屋，做好了各种准备。然后又去找医生：

“我想改变面容的希望仍没有变，向公司也已递过辞呈了。”

“既然这么诚心，就给您想想办法吧。不过，以后您懊悔可就麻烦，所以请签写一份今后决不抱怨我们的保证书，并请预付手术费。这两件事您能答应吗？”

“当然。”

他上了手术台，注射了麻醉药，感到药性渐渐发挥作用，同时，不知不觉地告别了在他意识中逐渐模糊的往日生活。

终于他又听到了医生的声音：

“好，基本结束了。虽然不知能不能使您满意，但这毕竟是您的新面孔。”

他睁开眼，拿过镜子。头虽因残存的麻药药性而有些发晕。但往镜子里看时，到底得有番勇气。他不由得一阵激情遍布全身。不过，此时已无反顾余地了。

他瞅着镜中的自己，简直是另一个人——平庸之感已经消失，有的却是一副狰狞而有气魄的非凡仪表。

“这果真是我的面孔吗？”他点了点头，“也无所谓满意不满意了，反正我的希望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所以这样也蛮好。”大概声带也被动了手术，他的声音变得稍微低沉了些。

医生说道：

“请您再往几天医院，住到手术伤痕消失为止。”

“好的。”

他在病房里，看着镜子度日，看镜子对他来说，比看杂志、电视这些东西有趣多了。

他有时还会出声试着和镜子里的人攀谈，于是才发现，若用以前那种符合于自己平庸生活的语调，已经与镜子里的形象不相适应了。

出院那天，医生问他：

“今后的生活，您计划……”

“我没什么计划。我正是因为对既定人生持有怀疑，所以才这样做的。”

“愿您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

他把医生这职业性的客套甩在身后，出院上街去了。这一天的时间他全部消磨在街上东游西逛。仅止，也使他觉得够刺激的——自己能认识别人，却没人能认识自己。在街上和过去的同事擦肩而过，却丝毫没被他们注意，这时，他简直有一种销魂般的解放感。虽已黄昏来临，他却还想再享受一番这种滋味。

他试着来到一家过去常去的酒吧，这儿的女招待都把他当作初次光顾的客人对待，投以充满好奇和警戒的目光。他喝着酒，一面在心中暗自好笑，也颇想讲出自己的真实身分惊惊她们，但又想到那样一来，就只得返回从前的生活中了。

那是一种何等的快感呀，真想更好地乐一乐，闹一闹。他从这家酒吧喝到那家酒吧。

独自举杯祝兴，祝贺他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新生之日。

他跑到不知第几家酒吧时已是醉醺醺的了。在那里他备受欢迎。巴女们都过来围在他身边，拼命地巴结，迎奉。他十分得意，对自己这张新面孔的自信力和亲切感也都涌上了心头。这家酒吧让他下次来时再付酒钱，他喜滋滋地连连点头，然后回他那事先准备下的小小居室去了。

睡熟后，梦中出现了他以前的生活，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对新生活习惯以后，大概就不会再梦见旧的生活了。

找工作的事似乎还可以再稍等等。第二天晚上，他又到了昨天去的那家酒吧，巴女们迎了上来：

“啊，今天又光临啦，沙罗！”

他想起了自己昨天晚上也被她们叫做“沙罗”，是怎么回事呀？大概是昨晚被她们问及姓名时，他就着醉意信口胡编出“三郎”这么个常见的名字，却又由于舌头打不过转来，于是便说成了“沙罗”。不过，这种事就随它去吧。他又象昨天一样地受宠，快快活活地喝酒，有些醉了。

喝着喝着，酒吧的门开了，进来一位顾客。这是个一眼看不出他职业的中年人。这家伙喜见我们的主人公，便走近来拍拍他的肩膀：

“喂，沙罗！你在这儿吗？美加想见见你呢。将她冷落在一旁，这可不太好。”

“这……”他除了这么回答，再也找不出话来。那家伙又说：

“去一趟吧！再说我正好有车，送送你！”

“那就去吧。”他的好奇心被引了起来，而且事情也渐渐有点明白了——大概自己长得象那个叫“沙罗”的家伙。他想更多地知道一些那个沙罗和美加的事情，想窥视一下与自己这张新面孔相适应的生活。

他被那人带去见到了美加。这是个大美人，独自住在高级公寓的一室。美加出来迎接，朝他莞尔一笑：

“啊！沙罗！好久不见了，正耽心你出了什么事呢。”

“哪儿的话，最近有点事情……”他含糊其辞地回答，并打量着这儿的情景。这是个豪华的房间，放着许多看来很昂贵的洋酒。美加请他喝酒——这真是个迷一般的女人。

这也难怪，对他来说，这个女人当然是个迷咯。

这个女人始终没断微笑，却又不大说什么能使他借以了解情况的话。这也是很自然的——既然和沙罗是老交情，当然就不会再重复讲那些事情

了。

“不过，这个女人也并不了解我的真实身分。”他想到这，于是又沉醉于一种奇妙的兴奋之中。

过了一些时候，他声明告辞。美加说：

“啊，沙罗！上次你走时将上衣丢在这儿了。比起现在身上这件来，你还是穿原来那件合适。怪不得我觉得你今天不知怎的有点异样，再一想，原来是这个原因呀。”

美加从里间拿出上衣来给他穿上，居然意外地合身。刹那间，一阵异样的感觉从他的心中闪过。不过，照照镜子一看，确实是这件衣服与他的面孔很相称。

他身穿这件衣服，手提先前那件衣服回到住处，想想不知能不能找到什么关于“沙罗”此人的线索，使摸摸衣服口袋。衣袋里放着一个信封，打开来一看，是一捆大笔头的钞票。

“太奇怪了，这……”地瞪圆眼睛，自言自语道。这钱已不能再送回去了。若讲了实话，可能会被认为是捉弄人而挨骂的。唉，既然如此，还是让我随心所欲地用用这笔钱吧。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他屋里的电话铃响了。他刚要伸手去拿电话，想想又嘀咕道：

“真奇怪……”

确实是怪——自从变了面容以后，他从未将这个号码告诉过任何人。可是电话铃响个不停，也许是打错了吧。他拿起听筒放在耳边，传来一个老头的声音：

“喂，是沙罗吗？”

“啊……。他一边回答，一边有点发怵——人家怎么知道这儿的？是我昨天晚上回来路上被什么人盯梢了吗？这个老头到底是谁，这声音从来没听说过，如果他是真的沙罗，那就立刻真相大白了。

对方并不理会他这时的心情，说道：

“喂，沙罗！你想躲起来，我能理解，可是连联络地址都不肯诉我一声，这可叫我不好办呀！”

“啊，对不起！”

“那么下次再联系。你得当心点！”说完挂了电话。

他渐渐不安起来——自己好象正在被卷进什么不明不白的的事情中去，不，是已经卷了进去。沙罗到底是什么人？真正的沙罗到底怎么了？这一切，现在还都是个谜。

他又仔细检查了衣服。可是除了装有钞票的信封外，没发现任何线索。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死心，翻来覆去地摆弄这件衣服消磨时间。

到了晚上，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先前那个老头的声音：

“喂，沙罗，你待在那里有危险，快走出你的房间，明天天亮以前别回去！”

“啊……”

情况紧急，似乎已容不得他再问问清楚。他奔出住处，在一家小西餐馆吃了饭，漫无目标地在街上转了一夜。他边走边思索，可是只觉得自己如堕入浓雾之中，甚至都不知自己怎么想的，想些什么。

他既觉恐怖，却也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到了早晨，提心吊胆地回去

一看，屋里零乱不堪，好象有谁来找过什么而又一无所获，于是便在这里糟塌了一番借以泄愤。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也许是来找沙罗本人，也就是说来找我的。如果我不出去，也许会被抓住。那以后会怎样呢？有可能硬被他们带走，被逼着招供。那时我说什么好呢？即使咬定自己不是“沙罗”，他们也不会相信的。若想顺从他们，以求宽宥，却又毫无交代的材料。于是，最后结果也许是拷问……

想到这儿他心中好一阵哀愁。

象是与此呼应，电话铃又响了，还是那个老头的声音：

“呀，沙罗：祝贺你平安无事！目前已无危险，你不用耽心了。”

“啊……”

“钱已送到了，你看看信箱！去好好散散心吧！”

电话就这样结束了。信箱里又放着装有一扎钞票的信封。他并不太感到庆幸——没人会心血来潮而送钱给别人的。也许最近又会有指令来，到底会叫他干什么呢？

思路朝着令人不快的方向发展，与之同时，他难以抑止地怀念起以前的生活来。那虽然平庸，却也因而样样都有条有理。

出门后，他的脚步不知不觉地朝向了自已以前的家，并在他家附近遇到了象是买东西刚回来的妻子。他条件反射似地打了声招呼：

“啊……”

“什么事？”

妻子回过头来时那冷漠而困惑的神情使他重新意识到自己已非以前的自己了。越是做出亲近的样子来，恐怕越是会给妻子造成不正常的印象的。于是他说：

“我是您丈夫的朋友……”

“啊，是吗？我一点也不认识呀；以前见过吗？”

“我可认识您。您丈夫现在……”

“现在去公司上班了，但大概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上咱们家等等吧……”

“什么……”他差点叫了出来——是谁“会回来的”呀？

“您的样子为什么好象很意外听，是不是以为他出差了？其实没那事儿——早晨出门时，他还说今天和平时一个时辰回家呢。”

“是吗？您丈夫身体好吗？还跟以前一样吧？”

“唉，托您福，他很好。要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最近他又换了一家公司上班。那家公司并不比原来的强，所以他在那里也不怎么样，不过，倒用原来公司给的退職金买了衣服什么的穿了回来。他大概是心血来潮吧。不过我们家也仍旧是平平凡凡的……”妻子说着笑了笑。

听了这话，他心里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仍旧是平平凡凡的”这话令他苦笑。同时，他急于想知道成为自己妻子的主人的那家伙到底是何许人也。这种欲望使他觉得自己站都站不稳了。妻子可并没理会他此时的心情，问道：

“……那么，请教大名……”

“我叫沙罗，您丈夫最近没提过这名字吗？”他反问道，并期待着反应。

“这名字真怪。我从没听说过。”

看来妻子不是撒谎。他支吾了几句便走开了。

他回到住处，使自己定下心来。越是想理出个头绪来，却越是不得其

解。自己离家以后，到底从哪儿跑出个什么家伙来混充自己的？莫想剥下那家伙的画皮看看。可是，自己已没权利教训他了，而且现在的自己还……

“喂，沙罗！已经决定了。一星期后动手，你做好准备！知道了吗？”

“啊……”

事到如今，他已进退维谷，想不到变了面容会造成这种结果。他曾憧憬过自己的真实面目不被任何人发现时的情景，可是现实却和想象的相反。现在他的周围有许多家伙都认识他——“沙罗”，可是他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

这天晚上，他用手头的钱痛痛快快地喝了一番，可是心里却一点都不好受。对以前生活的依恋之情一个劲儿地涌了上来。睡着以后又做恶梦，即使天亮醒了，也如同自己仍在恶梦中一样。他真想从这种状态中脱身，无论如何也得回到原来的世界中去，可是又怎么做是好呢……

回头之路看来只有一条。他第二次去找整形外科医生：

“讲起来真不好意思，可还得求求您，让我恢复原来的面容吧。”

“这张脸没给您带来好处吗？”

“哪来的什么好处，可让我陷进泥沼里去了……”

“什么，是我坑了您吗？您要这么说，我可就不管您啦！”

“对不起，是我错了。我再这样下去可就难办了，很可能会更倒霉的。”

听了他的央求，医生说：

“可是，要恢复原来的面容可不容易呀。其实只要改成和现在不一样的别的面孔，不就行了吗？”

“还是原来的面孔好，我可不想再冒险了。那副平平常常的样子就蛮好。不能替我想想办法吗？”

“您既然说到这个地步，我也就不能不替您办了。请再等一个星期吧。”

“我实在等不了这么长时间，请稍再快点吧！”

“可是已有预约好的人在排队了，要是打乱秩序可就……”

“想想办法吧……”

“那就五天后做吧，不能再提前了。您若不愿意，那就……”

“不，这就行了。那么五天后一定来麻烦您。”他叮咛了好几遍才回去。

这五天他是提心吊胆地过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电话铃响了，通知他提前行劫，那可推不掉了。虽不知会被吩咐干什么，但总不会顺手的，他将陷于最坏的境地。

他也曾想从屋里逃出去，但也许有人在什么地方监视着他，即使没受监视，他也不知在哪儿逃才安全。这个问题只有真正的沙罗才知道。

他连气也不敢大喘，心里不断地暗暗祈祷，就这样总算过了五天，于是又到整形外科医院，上了麻药，开始了手术。

从麻醉中醒来后，他知道又恢复了自己以前的面孔。医生问他：

“满意了吧？”

“是的。”

“刚才忘记了，请您在对手术不会反悔的保证书上签字，并请付手术费。”

“是。”

他等伤疤长好便出了院，并朝自己的家走去，却又犹豫起能不能回家了：

“冒充我的家伙会采取什么态度呢？不，没必要耽心这个。我是名正言

顺的家主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他赶出去。必要时还得让他尝尝厉害……”

他气势轩昂地闯进家里，妻子迎了上来：

“呵，您回来啦？又换了衣服吗？您怎么啦，这么气喘吁吁的……”

迎接他的神态还是跟以前一样，可是他仍然放不下心来，因为想到那人可能马上就会到来而一直紧张得惶惶然。妻子问道：

“马上会有谁来吗？”

“不……”

到了晚上，仍没有任何人来。这一夜他都没能入睡，既难相信自己已经恢复了从前的状态，又怀疑那个在这里冒充自己的家伙上哪儿去了。

各种各样的想法在他头脑中流动，最后形成了漩涡，变成了一种假设：

“难道我被那个医生骗了？难道他没给我做手术？是不是他使麻醉药性不断，并用暗示的方法使我一直做着恶梦。我被他用这方法……”

“若是这样，就被医生骗去了两次的手术费。要去找他吧，可自己已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也没办法再怪罪人家，对于医生来说，这可是个好买卖。也许他将手术费分了一部分给我妻子做回扣，跟她事先做好手脚，让她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来迎我。”

他还在不断地苦苦思索。可是，疑问的漩涡又形成了另一个假设：

“也许确实是做了手术，但也中了那个医生的谋算。他巧妙地将我打扮成‘沙罗’这个子虚乌有的人物，牵着我的鼻子走，也许是要利用我为他做什么坏事。

“不，不！也许事情真相还要复杂得多，沙罗以及那个趁我不在家时冒充我的家伙都是真正存在的人物。”

“那个名叫沙罗的家伙不愿再干危险的行当，想要脱身，为了使自己的计划更完善；便跑到哪一家整形外科医院，请他们将他的面孔改成一种别的随便什么样子。虽说是‘随便什么样子’，可是到底怎么改法，医生却一时想不出个什么形象来。再也没有比‘随便什么样子’这种要求更使人为难的了。有个具体的模样倒反而好办。如果在这方面有个联络部门，那可以方便地取得自己需要的面容了。也就是说，有这么一种面孔交流中心，一些人不要了的面孔可以在这里找到愿意利用它的主顾。现在是物质、金钱、情报的流通性都愈加提高的时代，面孔又何以能唯独例外呢。

在接受申请后的数日内，便达成与其他适当面孔进行的交换，接受并完成手术。我被强加上了沙罗——那家伙的面孔。而沙罗这时想必也接受了什么人的面孔，正在一个什么地方呢。继我之后被安上沙罗面孔的人则大概正不由分说地吃着苦头吧。真不愿相信，难道这就是我所拼命追求的生活吗？

“我不在家时冒充我的家伙后来则被说明缘由而换上了另一副面孔，给我让出了位置。这真象把人当七巧板游戏玩，一会儿填在这里，一会儿嵌在那里……”

各种假设一个接着一个，但是他却不想去逐个做一番查证。虽然要想查证也许就能真相大白，可是不管如何明白真相，到头来也只能落得个心中不快。

他重新去找工作，又开始过起了平凡的生活。不过，生活的外表虽然一般，空闲时浮现在头脑中的回忆可决不平凡。

特技

作者：星新一

电视台的新闻广播员，其日，一如往常，刚要播放稿件，竟违背自己的意志，信口开河起来。

“下面报告新闻。发现了一起行贿受贿案件。据报，K 企业定期向主管机关的高级官员重金行贿……”

播后，电台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问他：

“你为什么讲了原稿上根本不存在的事儿？”

“我也不知道，是无意之中说出口的。是脑袋出了毛病吧？”

“脑袋出毛病？真丢人，人家会抗议的。胡诌下去，我们电台就会威信扫地。”

电台里的人都吓得面色如土，广播员也擎等着革职。然而，奇怪的是压根没有人打来电话表示抗议。

不仅如此，电台还得到情报说，电台点名的那几位高级官员已经引咎辞职。还听说，对此报道半信半疑的警方，在 K 企业进行搜查，很快就发现了行贿的证据，立刻逮捕了嫌疑者。

电视台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肯定播音员第一名报道了爆炸性新闻；赞许的呼声代替了责难。

“真是惊心动魄！你说的全是事实，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不大清楚。只是这念头在脑子里一闪，就变成话语脱口而出了。”

“说不定这是特技哪。你具有发现暗地违法的能力。今后可要大力发挥你的才能哟，我们电视台的听众，会一下子增多的。”

“哦，但不知能否一帆风顺。”

第二天的新闻节目时间里，这位广播员又胡诌起来：

“播送去年偷税者前十名名单。第一名……”

随后，不仅播放了偷税的金额，还详细地报道了他们偷税的手段。这次又给他说中了。

税务署的人员立刻出动，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取了证据。于是，这个新闻节目大受欢迎，听众和观众不断打来电话，一个劲儿地打气。

“了不起，是大众的战友！用你的特技，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坏家伙揪出来，让我们大家心里痛快痛快！”

这位播音员便住在电视台，每天三次上电视，每一次他都报道头一条爆炸性新闻，声望越来越高。

但是，接连几天，他的身体便支持不住了，每周都想方设法地请假。他打算回家。

可是就在他回家的一路上，不管是谁，一见了他便逃之夭夭。

有的也许骗取了公司的旅差费，是违章乘车的人；装病不上班、学生时代考试作过弊的，骗过女人的等等，全都有点什么把柄。他们不愿接近这位电视台里最有威信的播音员，也许害怕自己的弊端也被宣扬出去，那就吃不消，因此，尽作鸟兽散了。

他心神不快，总算回到了家。但是，妻子不见了，据说几天前就逃之夭夭。特技即使对她，也毫不例外。

自信

作者：星新一

某公寓三楼的某个房间，虽然并不怎么宽阔，但是冷冻库、电话、衣橱等等一概俱全，并且有个青年躺在床上喷云吐雾。

他名叫西岛正男，在某商业公司工作，尚未娶亲。只因是独身，住在这间斗室，也还足足效用。而且可以这么说，正因为他是独身，才有条件住进这所高级公寓。

窗外已是夜幕大张。他虽已下班，但是，今夜到底在家看电视、读书消遣，还是换上华装去逛逛夜市？还犹豫未决，仍在落日余晖中发呆。

这时，西岛正男觉得门铃响了。他站了起来，揉揉眼睛，散发着一肚子闷气，从室内发话道：

“哪一位？”

“西岛……” 来人答道。

正男歪头思忖：对我这么随随便便地指名道姓，大约是熟人当中的哪一个。然而，那声音毫无特色，而且回忆不起这声音的主人及其面貌与姓氏。

也许是个不太熟悉的家伙。如果真是这样，此人就太冒昧了。正南有点生气，打开了门。

进来一个汉子。正果打量了一眼他的面孔，仍然想不出是谁。这副面孔平淡无奇，比比皆是，除此而外，无法形容。不，更准确些说，这副面孔是把所有男人的面孔搅拌后再综合制成的。服装和正男一摸一样，却猜不出他的年龄。正男有些不耐烦。不论是谁，如果碰上这么个茫然不知的来客，都会如此心境的吧！

那汉子大摇大摆地走进屋来，正男叮问道：

“您是刑警，还是……”

“错了。”

“那么，请报尊姓大名，不如意下如何？”

“刚才说过了嘛。”

“您是哪一位？”

“西岛正男。” 那汉子说。正男反问道：

“这个名字……”

“正是我的大号。” 那汉子说得似乎心实理得。正男手抚前额，心想：是远亲？还是……但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也许因为这是一副极其平凡、毫无特征的人，因此才把他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吧！然而，既然同名同姓。就不会遗忘的呀！

正男不再回忆，道出了他的心头所料：

“啊，知道啦。你是路过时看到门外的名牌，发现我和你同名同姓，因而满有兴致地光临了吧？”

“不，不对！”

“那么，对不起，您有什么事？为什么到这儿来？”

“为什么？这儿是我的家！”

闻听此言，刹那间，正男以为是否听差了耳？但是，对方的语声切切。他又想：也许因为他的语声毫无感情，因此才有了错觉吧？

这是怎么回事？正男大惑不解。本想硬是赶他走，但是好奇心又强有力地升腾起来。

这简直是意想不到的恶作剧。是谁策划了如此阴谋？他想弄个也落石出，便尽力冷静地搭话道：

“哦，请坐吧！我有话说。”

“啊……”

那汉子在椅子上落座，架起了二郎腿。这副姿态，既象不速之客，又好象身在自家。

由于他如此泰然自若，正男一时难住：问他些什么才好呢？于是，一些废话，竟脱口而出。

“请说出您的真名实姓吧！”

“说过了嘛，西岛正男！再说，这儿是我的房间。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

“不……”他嘴上应承，心里当然不肯苟从。哪里有这么蹊跷的事！正男想：究竟是什么地方可疑呢？结论并不费难：是这个汉子神经有点不正常吧？

正男把脸贴近些，观察那汉子的眼睛。然而，他并没发现开玩笑或是恶作剧时常有的那种自疚的神色。这还不算，情形倒是相反。他竟以率真、自信、神气的目光回敬正男，正男不得不将视线移开。

这时，那汉子突然问道：

“那么，你是谁？”

“我是谁？这……”正男口吃了。他万想不到，这么明摆着的事还要发问。见他惊慌失措，那汉子又说：

“你家住何方？来干什么？”

“究竟这……”正男低声叫起来。然后他咬住嘴唇，感到咬得有点痛，才意识到这不是在做梦。

那汉子一时不再发问。他那怀疑的目光，透过刚刚降临的微暗夜幕盯住了正男。正男胆战心寒，心想：“我真的是西岛正男吗？是这里的室主人吗？”他甚至很想探讨一番这个愚蠢的疑问。

那汉子乘虚而入，说：

“那么，你在哪儿工作……”

“是商业公司的……”正男又口吃了。这种节骨眼上，必须充满信心，正确地、一鼓作气地说服对方才是。然而，他越着急，舌头越挽不过花来。

那汉子平板的面孔，这时才流露出一丝感情。那感情表明，他是信不过正男的。于是，他说：

“你总不致于硬说自己是这家的主人吧？你不会说自己是在这间屋子起居，从这个窗口眺望室外景色，每天从这儿去上班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男眯起眼睛，用手指狠狠地揉了揉眉宇之间，暗暗思忖：我一直住在这屋；从这儿的窗口观景，几乎都腻了；从这儿去上班，次数简直无法计算……尽管如此，可现在一被追问，不知怎么，似乎不敢肯定这些了。

需要自信。他从头脑到心脏，从心脏到全身，遍处搜索。然而，任凭何处，也没有找出自信来。大约因为一向不用，自信力已经退化和消亡了吧！

然而，这不是论证这些事情的时候。目前的窘境，必须想个法子摆脱才行。他又是哭又是笑地喊道：

“喂，喂，适可而止吧！这是开的什么玩笑；是谁要你这么干的？快说！”

“怎么能说是开玩笑呢？我可曾说过对您刺耳的话？……”

正男闭着眼睛听那汉子说，心里在思索解决的方案。然而，那汉子的话，没有半点可笑之处，甚至有些值得同情，又觉得和自己的语声很相似。这大约是由于自己慌了神儿的缘故吧！

正男生怕睁开眼睛，必须想方设法摆脱如此困境。他拚命地想，想起了一个假定。

如果他不是开玩笑，说不定是什么人对他使了催眠术。虽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这种事也未必绝无仅有。如采能够使这家伙精神正常，也许就会问出来历的。

正男睁开眼，横下心来问道：

“喂！我一拍手，你就闭上眼睛！”说着，他拍拍手。见此光景，那汉子说：

“喂，这是干什么？居然搞起这一套。你神经还正常吗？”

正男全身虚脱，悲伤起来。

室内比刚才更黑了。然而，正男不想开灯。因为他逐渐失去了正视对方的勇气。何况，如果开灯，那汉子就会稳稳坐下。若是黑乎乎的，说不定他会绝望而归呢。

然而，他等了多时。那汉子没有走的意思，正男愈加不安了。看样子，反倒是那汉子在挨时间，等着正男走哪。也许因为他有念及此，那汉子更加自信了。

正男的忐忑不安，又增加了恐惧的成分。他下意识地按了警备铃。待他冷静下来，这才神魂落体。这下好啦。一会儿公寓管理员就会跑来，然后，一切闭幕。

走廊响起了脚步声，在门前驻步。总算得救了。正男交拍着胳膊，长出了一口气。

那汉子站了起来，向屋门走去。他只要逃跑吗？不，是要分辨几句，再离开这里吧？正男正侧耳静听，门开了，公寓管理员说道：

“有什么事吗？”

对此，那汉子泰然答道：

“哦，没什么大事。一个陌生的人来到家里，正发愁哪！不过，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走的。叫您操心了。”

“真的没事？请当心些，西岛先生。”说着，管理员走了。听了这番话。正男一时茫然。这家伙是收买了管理员吧？但，不会的。为什么按警报铃，连自己至今都莫名其妙，说起来，管理员还是把那汉子当成了我。那么，我……

怎样才能有个证明呢？正男在昏黑的屋子里寻来寻去，发现了电话机。那就给公司挂个电话吧！值班室里总会有同事在的，跟他一说，不就完事了吗！他盯看日色呼号盆，拨了号码。电话挂通，话筒里传出声来：

“喂喂，这里是值班室。你是哪一位……”

“是我，西岛！”正男应声搭话。但是，回敬的却是怀疑的口吻。

“怎么回事：怪腔怪调的！”

这时，不速之客伸出手，接过话筒，说：

“哦，是我求人挂的电话。”

“啊，刚才是您的代理人呀！那么，您有什么事？”值班员的语声从话筒传出，也送进了正男的耳鼓。

“我疑心文卷柜是否忘了上锁。请您巡视的时候给看一眼好吗？”

“呵，知道了。”

“那么……”

放下话筒，谈话结束。正男这么做，不仅毫无收效，反而帮了倒忙，愈发证实了对方的身分。

正男并不灰心，又做了一次挣扎。他给常去的酒吧挂电话，将话筒推给不速之客。

那汉子接过话筒，开始说道：

“怎么样，生意……”

“哟，是西岛先生！你倒是来呀。”

“我家有客人，改日再会。有客，这不说谎，立刻换他讲话……”

正男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对准了话筒，挤出一声：

“喂，喂……”

“请多关照。您是西岛先生的朋友吗？近日陪着朋友一同来吧！”

传来的答话，是厌烦、冷漠的商业性穿喧。正男挂死了电话。不速之客好象夺去了正男的声音。

万分焦急之中，正男想起一件事，对那汉子拷问道：

“对啦，刚才你进屋，按过这个电铃吧？”

进自家门，没有谁还要按电铃，这不是有力的证据吗？然而，那汉子却以清晰的语声说道：

“我没按，也不会按的吧！”

“可也是……”正男的声音象蚊子哼似的。虽然自己象是听见，可总有些含糊其词。

说不定没有听见，又仿佛是幻觉。

正男一直不肯接触的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必须摊牌了。难道中了催眠术的，正是自己？难道发疯了的也正是自己？岂有此理！我才是本室主人，在商业公司工作，名叫西岛正男。会有办法证实这一点的。

他象一头困兽，扶死地挣扎，终于想出了个主意——照片。抽匣里有自己的照片，有在公司拍照的；也有在本室拍照的。为什么没有早些想到这一点呢？

正男靠在椅背，把手伸进抽匣。手碰到了照片。的确还在。这不是并非中了催眠术和并非发了疯的铁证吗？把这个交给对方看，就没事了。

“喂，这就是我。你仔细上眼！”正男亮起灯说道。然而，那汉子带答不理地接过，带答不理地说：

“啊，这张照片就是我。”

“什么……”正男夺下照叶，仔细瞧着。千真万确拍照的是他自己。他为了指出这一点，瞪了一眼那汉子。然而，竟然目光虚弱，因为那汉子的脸的确和照片上的脸一模一样。这正是西岛正男的脸。什么工夫……

“怎么搞的？这是怎么搞的？”正男嚷了起来。那汉子为难地说道：

“还问什么怎么搞的！事实如此嘛。无言以对吧！”

“可，这事情……”

正男贴近镜子一瞧，镜子里映进了他的脸，是一张毫无特征、人人相似的平庸的脸。……

“明白啦？”那汉子说道。

正男回答说：

“您的话可能是正确的。大概您是真正的正男。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可你很有自信，您有存在的价值。”

“那么，对不起，我要休息啦。”

那汉子脱了衣服，从衣柜里拿出睡衣换上。正要也脱了衣服，把那汉子的衣服穿到身上一试，真是太合身了，心情似乎也爽朗起来。

“那么，今后请多关照，再见！”正男道谢一声，便走了出去。随后，茫茫的夜雾将他吞没了。

宝岛

作者：星新一

一天，企业家阿勒先生带着秘书在海边散步。说是秘书，可不是妙龄女人，而是年事颇高的男子。然而，他品格忠厚，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阿勒先生工作告一段落，尚有余暇，使前来休养。蔚蓝的大海伸向远方。海面上飘过来的阵阵清风，带着一种清新的气味。大概是白于海水浴的季节尚未到来，这里几乎见不到人影。

“啊，真痛快！那些忙忙碌碌的日子似乎远远地离开我们了。”阿勒先生伸着懒腰叨念。秘书点了点头：

“是的。”

“不过，总这样休养下去可不行。还要考虑下一步的工作方案，而且现在就必须着手了。”

“是的。”

“要实现下一步规划，必须筹集资金，这事最让人挠头。”

“是的。”

秘书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走着走着。阿勒先生忽然停住脚步，指着岸边问：“那是什么？”

只见那里有个物件。在太阳照射下熠熠发光。

“好，我去瞧瞧。”

秘书快步走向前去，把那半埋在沙子里的东西挖了出来，原来是个陈旧的瓶子。瓶口还塞着瓶塞。

秘书用海水洗了洗，拿回来报告：“是这样一个瓶子，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扔掉吧！”

阿勒先生接过瓶子，迎着阳光瞧着。可是瓶子不透明，无法看清里面装着什么。他用手轻轻摇了摇说：

“不，等一下，里面好象有什么东西，这倒引起我一点兴趣，打开它看看。”

“怪吓人的，要是跳出个鬼怪来，可怎么办？”

“那正合适，就求它给我们筹点款吧！没关系，打开看看，我负责。”

尽管这种命令没什么把握，秘书还是顺从地执行了。然而瓶塞堵得很严，不容易打开，最后用石头砸破了瓶子，里面装的是一张纸片。秘书把纸片摊在沙滩上，歪着头捉摸：

“这是什么玩意儿？”

“恩，画的象是图。”阿勒先生也紧盯着纸片说。仔细一看，这张褪了色的纸上画的似乎是某个岛子的地形图。而且有一处还特别画上一个有所标志的十字形符号。

阿勒先生拍起手来兴奋地喊道：“哈！我们得到的是稀世珍宝啊！”

“是件什么呢？”

“上面画的一定是早年海盗藏宝的地点，这可是万万想不到的好运气！”

“这可值得庆贺！”

秘书随声附和地说。可是阿勒先生马上又露出沮丧的神情，手捧地图，不无遗憾地说：“不过，光有这张纸不顶用，岛子的地点不晓得，还是无从下手。”

“哎，请等一下，纸的背面还画些东西呢。”

经秘书提醒，翻过纸来一瞧，这一面正画着指示岛子位置的海图。阿勒先生不禁以兴奋的声调说：“这下可齐全了。探宝的路径清清楚楚，以后的事情就是奔往那里顺手抓来！既然如此，就得尽快准备。你也跟我一起去吧！”

“可是……”

“这个秘密只有你我都知道，如果让别人参与，就不能不分享其利。也许光咱俩干够辛苦的，在分利方面可是所得独厚啊。”

“不错，不错。”

听说可以同分秋色，秘书的眼里闪出喜悦的光芒，连连点头应承。

阿勒先生着手进行航海的必要准备：凑了钱，买了一只型小而质优的船，装齐了燃料、食品和水。与此同时，阿勒先生和秘书一道进行航海的操作训练。虽然这并非一下子就能掌握的，但是他们凭着难以想象的满腔热情，终于锻炼成只要同舟共济就可以乘风破浪的本领。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转眼就到了启航的日子。小船离开港口，开始向海上驶去。船上的一切工作都要两个人来做，淡然十分紧张。只是由于他们的精神振奋，苦也不觉苦，累也不觉累。阿勒先生发话了：

“怎么样，进行的还顺利吧！”

“是的，现在看来，没问题。”

“不过，象这样美妙的航海旅游，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美好的希望鼓动着我们的胸怀，我们一步步地向它靠近，波涛为我们奏起赞歌，阳光射下祝福的光线。一般的航海旅行怎能尝到这种情趣，单凭这一点就是个收获呀！”

一连几天平安无事。这天，紧盯着双筒望远镜的秘书报告：“前方发现海岛。”

取出地图对照，看来正是那个神秘的岛屿。岛子很小，靠近一观察，好象是个无人岛。

“迅速登陆！别忘了带铁锹！估计不需要武器，为慎重起见还是带上好！要干杯庆祝，拿酒和杯子来！”

两个人就这样闹着、喊着，登上了小岛。由于地形与图纸完全一致，他们既没有迷惑，也没有踌躇。

岛上绿树荫浓，到处盛开着热带鲜花。没多久，他们找到了符合图纸标注的地点，仔细搜寻，发现了一个洞穴。

“一点不错！与图纸完全一致。这里面，宝贝正在等着我们呢。心跳得哆哆地，走哇，进洞去！”

阿勒先生用手造着照明灯钻进去了。秘书也随后跟了进去。可是，在洞里他们没有发现装宝的箱子或口袋，甚至连曾经藏室的一丝痕迹也没有。阿勒先生不禁叫起来：“太奇怪了，不可能是这样，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说不定是谁抢先一步把宝取走了。”

“不会的。根本不会有人在我们之前发现瓶子里的图。”

俩人没有气馁，仍在洞内四处寻找着。突然，秘书叫道：“您快来这里看啊！”

“什么？你发现了什么？”

“看这墙壁！”

用灯光照向洞壁仔细一看：上面画着另外一个岛子的地形图，图上也有一处做了标记。

“原来是这样的吗！这种方法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好象不让你一下子就找到藏宝地点。要藏宝嘛，就应当如此慎重。”

阿勒先生大为感动，又重新振作起来，把墙上图形抄录下来。

秘书问了一句：“为了不使随后上来的人发现地图，把墙上的图涂掉吧！”

“不，没那个必要了。只要抢先一步找到宝贝，这图也就失去价值了。与其那样做，还不如赶紧出发。”

俩人又满怀希望地朝洞壁所指的海岛方向出发了。可是上岛以后，图上所标地点并没有宝贝，找到的仍然是另一个岛子的地形图。

就这样，阿勒先生的小船连续转游过许多岛屿，航行之间，不知闯过多少激流，绕过多少险礁，有时还遭到暴风雨的猛烈袭击。小船不但受到严重创伤，燃料和食品也所剩无几了。秘书拿出仅有的一点钱说：“这可怎么办？差不多就死了心吧。这样找下去，可就没头了。”

“你胡说什么！单凭这样精心的安排，就足以表明宝物是相当可观的。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宝物也许就在下一个岛上，要是功亏一篑放了手，就难免要后悔一辈子。”

“话虽这么说，不把船修理一下，它可要沉没的。那岂不是连老本儿都赔了吗？”

“这一点我也担心，不过就此返航再卷土重来那太费工夫了。要是附近有个修船的港口就好了……”

他们的期望似乎很不合理，然而多么幸运呀！他们在路过的岛上居然发现了一个小港。

从望远镜里看去：岛上有店铺，店前还挂着修理船舶的招牌。两个人喜出望外，便把船驶向那里。

在岛上他们修好了船只，也补足了食物和水。尽管索费很高，到这时候也就顾不得计较了。阿勒先生向店主人致谢道：

“多亏您的帮助，我们可以继续航行了，真不知该怎样谢您才好。”

店主人很和蔼地说：“别这么说，修船是我的生意，要道谢的该是我。”

这时，阿勒先生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向店主人问道：

“这样个小港，估计不会有许多船只通过，可你们的生意倒很兴隆啊。”

“这是宣传的力量。亏我想出个妙计，才使客人多起来的。”

“您用的是什么妙计？我很希望知道。”

阿到先生引起了好奇心。

店主人爽快地点点头，从店铺里取出一捆印刷品。打开一看，都是些褪了色的岛屿图。这些图纸竟和阿勒先生捡到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这样的图纸我印了好多呢。我把它装进瓶子统统投到海里。全靠它，我的生意才如此兴盛起来。即使有的人发觉是宣传手段，好象也不愿将自己的愚蠢吐露给别人。所以直到今天，顾客依然络绎不绝。当然，您的情形是与众不同的。好了，请吧，祝您一帆风顺……”

跟踪

作者：星新一

艾诺先生是一名私人侦探。他独自经营着一家小小的事务所，生意蛮兴隆。最近，他准备再雇几个帮手，扩大经营规模。这样，他的事务所就会逐渐兴隆了。

这天，正当他沉醉于冥思苦想之中，门忽然被打开了，走进一位戴着墨镜的男子。

艾诺问：

“您贵姓，有何贵干？”

男子板着面孔说：

“因某种缘故，我的身分不便公开，有点小事想请你办一下。听说你是个出类拔萃的侦探……”

来人的话语十分严肃，似乎另有所指。不过，听了这番恭维，艾诺并不感到有什么不顺耳，嘴上故作自谦地说：

“哪里，哪里，称不上什么出类拔萃……不过，我从来没辜负过客人们的期望，倒也是事实。”

“但愿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

“理当效劳。不过，您到底有什么事儿？”

说着，又请男子落座。那人坐下后开口说道：

“其实，我是想请你对一个人跟踪到底，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并注意别让他察觉。”

“那很容易！跟踪这种事儿，我干过不只是一两回了。哪次也没出过岔子，就交给我办吧！”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不过，您想重成调查哪些方面呢？”

“重点当然不是让你去搞什么收集证据、调查品行之类的皮毛小事，而是要你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向我如实汇报。”

那人的口气变得益发煞有介事，益发神秘起来。受他的感染，艾诺也压低了嗓音问道：

“看来，好象事关重大。不过，要跟踪多久呢？时间过长，没人替换，

我一个人恐怕……”

“一周就行！到时我将来这儿取报告。”

“既然如此，那我一个人也干得了！”

“这么说，你同意了？”

“虽说我同意了，不过……”艾诺踌躇了一下，那男人见状叮问道：

“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我既不知您的姓名，又不知您的身分，报酬该怎么……”

“对不起，失礼了。这些钱先给你作活动经费，不足部分以及酬金，等事情办完后再一并支付吧！怎么样，无需我公开身分，你也会同意的吧？”

说着，那男人掏出厚厚一叠纸币。这笔钱已超过一周工作所应得的金额，自然不好再说什么。艾诺盯着纸币，说：

“好吧，愿为您效劳。不过，跟踪的对象是谁？”

听他如此发问，男子又拿出一张照片，放在那叠纸币上，这是一张少女的小照。

“住址就写在照片后面。没问题的话。就从明天开始跟踪吧！”

“好的，包您满意！”

听他这么说，那男人高兴地告辞而去。

从第二天起，艾诺立即开始了跟踪活动。他在少女家附近暗中监视。不久，就见照片上的那个少女走了出来。不过，看上去她家并不十方豪华，少女本人也算不上是个美人。为何竟不惜花费重金，对她进行跟踪呢？这叫艾诺感到有点蹊跷。不过，既然他干的是侦探，且又已经收下一大笔钱，也就无心细究了。

少女并未察觉到有人跟踪。她嘴里哼着小曲，满面春风地走着。艾诺悄悄地尾随其后。不久，就来到火车站。

少女买了张车票，登上列车。看样子她是个喜欢游乐的人，跟踪这种人，真可谓轻而易举。

然而，事情却渐渐复杂起来了。少女在一个小站下了车，可以肯定她是去高原地带。

艾诺想：跟得太近吧，容易被发现；太远则又容易被甩掉。不过，幸好这一带是商业区，艾诺才得以巧妙地隐蔽跟踪，并作记录。

少女来到山上一家小旅店住下，看样子是来游览高原风光的。她一天到晚总是出去写生，从不和谁交往。艾诺躲在远处，用望远镜监视着，见她只不过画画写生而已。三四天过去了，报告书仍是白纸一张。因为很难发现少女有什么可疑之处。

她既不象外国间谍的爪牙，也不象是寻找矿源的勘察者，为什么要监视、跟踪她呢？

也许她察觉到我在跟踪，才故意装作若无其事？艾诺也曾这样猜测，仍是想不通：“我若真的露了破绽，凭我长年从事侦探工作的经验，不会觉察不到的！”

一周就这样过去了。约定的跟踪期限已到，那个可疑的少女仍然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虽说跟踪工作结束了，艾诺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心。他若无其事地走到少女身旁，搭讪地说：

“您的旅行好象很悠闲呀！”

少女不动声色地答道：

“是啊，多亏一位好心人的帮助，我才得以重享旅游的乐趣！”

“什么？‘好心人’？你在说什么呀？你原先没想来到这儿旅行吗？”

“是啊，我现在还是个学生，本没钱作尽兴的旅行。不过有一天，我在茶馆里碰见了一个男子，这次旅行全亏了他……他对我说：‘你在这种地方度假可不怎么样，我给你旅费，你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去走走吧！’”

“这真令人不可思议。”艾诺不解地说。

“是啊，直到现在我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真是一个好心人哪！”少女口气中也流露出：真象做梦似的——这样一种心情。

“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没告诉我姓名。若说特征么，只记得他戴一副墨镜。正因为如此，才没看清他的相貌。哦，对了，他还跟我说想要照片。当时我觉得没法拒绝，就给了他。说不定是作广告模特什么的，所以才肯……”

“戴墨镜？”艾诺若有所思：“莫非他与那个男顾客是同一个人？不过，即使如此，仍令人费解。也许他是个一掷千金的阔佬，偶发善心：既赐予她以旅游之乐，又为我提供了生意？该不会企图撮和我与她，才……”

不过，很难想象在当今尔虞我诈的社会中，竟有这种乐善好施的人。艾诺带着满腹狐疑。回到离开了一周的事物所。

“啊？”他不禁掩面长叹一声。

室内一片狼藉。就连自信坚固无比的保险柜，也豁然洞开，里面已空空如也。当然了，确知此地一周内无人防范。谁都可以悄无声息、从容不迫地撬开保险柜的。

这个戴墨镜的混蛋！

确实，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热情慷慨之士……

洪水

作者：星新一

天将黎明，在床上半睡半醒的诺阿听到了神的语声。

“今日世界太无聊，因此，五个月后要发一场大水，将好人和坏人区分开。”诺阿蓦然睁眼，神的话依然清晰地记在脑子里。他在低声吟诵过程中，察觉到事关重大。只听：

“不得了，真是不得了，不能再耽搁了。如果不赶紧想办法，就不可挽救啦。”

诺阿正在听那喊叫声，准备早饭的妻子说：“你在发什么呆！沉着点。你这目冒失失的性子真叫人没有办法。快去用冷水洗洗脸，清醒一下。”

诺阿洗完脸，把妻子与三个儿子召集到身边说：

“我已经洗完了脸，没有发呆。昨天没有喝酒，所以晚上也没有醉。我的精神很好。”说到这时诺阿摆出了一家之长的口气命令道：

“立刻开始造船，我也同你们一起干。”

一个儿子说：

“说造船，就造船。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有一只船吗？”

听了儿子的话，诺阿摇头说：

“不行。那只船太小，我们要尽可能造一只大船，最好是一只方型的大船。可以不要帆和桨，只要能漂浮起来就行，但是必须在甲板上搭起帐篷。”

“这是想干什么呀？”大家都提出疑问。

“你们不要问这问那的，要好好地干，谁要发牢骚，当心挨揍。好了，马上开干吧，要快！”

尽管诺阿不断地催促，但是要造大船，在短时间内确实难以完工，而且众人都是在盲目地干活，即使再催逼也激发不起对造船的热情。三个儿子嘟嘟囔囔地发起了牢骚：

“这究竟要干什么？大概是要造个水上餐厅，打算赚钱吧？”

“也许是个水上赌场呢，这样会更赚钱，不过也不一定要这么急呀，天天起早贪黑不停地干，连去会会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我要不是他的亲儿子，早就不给他干了。”

由于儿子们一肚子不满，造船的进展很慢，诺阿很生气，大声地训斥说：“不许偷懒，象你们这样拖拖拉拉地干，就误了大事。”儿子们反问到：

“请您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急？人如果不知道他工作的意义，是不会有高效率的。”

诺阿沉吟地说：

“也许你们说得对，但是这是一桩绝对的秘密，对谁也不能泄露，不久将有一场天降的大洪水，到那时，如果这条船能造好，可救我们一家，也只有我们一家可以获救。”

“是真的吗？”

“是真的，所以，不要磨磨蹭蹭的，这可性命悠关哪！”

儿子们只有相信诺阿的话了。仔细想想，诺阿虽然有时候做事轻率，可是，他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干劲十足。看来，也许是真的。这样，总比糊里糊涂的死要好些。三个儿子便开始热心干活了。在所有人当中，只有我们一家能够获救，这一点使他们稍感宽慰。

正在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大儿子的女朋友找来了。

“喂！最近为什么总不去看我？”

大儿子回答说：

“你没有看到吗？我不是正忙着吗！”

“你们要干什么？好象意味深长的样干。看你笑嘻嘻的样子，大概是要办个低级的夜总会吧？也许还要招集些下流的女人吧？我真是看错了人，从此断绝往来！”

“请等一等，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那么，就请告诉我吧，难道对我也有什么秘密吗？太无情了”

“实在是叫人为难，可以告诉你，但你对谁都不要讲。实话告诉你，不久就要发大水了，如果能乘上这条船，就可以得救了。关于这场洪水的预报，好象很准确。”

“呀！真是要发水吗？那么让我也坐上好吗？”

“恩……”

“你不是很爱我吗？既然你能摆脱洪水，以后无论如何也应该留下子孙后代呀，我可以成为你的好妻子，去征求你爸爸的同意吧！”

对于儿子提出的合乎清理的要求，做父亲的也没有理由不答应，不过，要上船也必须参加造船，这件事就这么处理了。可是令人难心的是另外的两个儿子。“只有大哥一个人能结婚，而我们却不能，这是不公平的。”他们说，也要先去找个媳妇，就出发了。

不久，他们各自都带回一个漂亮的姑娘，因为他们一发现这个姑娘长得漂亮，便劝人家：

“跟我在一起就可以活命。”这么一说，姑娘肯定会同意的。

见到了这两个漂亮的姑娘，大儿子后悔了，感到自己操之过急，本来也有随意挑选的权力，应该挑选一个更漂亮的姑娘就好了，可惜为时已晚。

对于造船的原因，大儿子和二儿子的对象还能守住口，可是三儿子的对象却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家里人。出于血肉之情这样做，也算理所当然吧。这个姑娘的父兄听说后，最初是半信半疑，他们认为。有用这种奇妙的方法骗婚的人。但是当他们看到塔阿一家人都在十分认真地造船时，心里又惶惶不安起来。于是，便出面与诺阿商量：

“我们也觉得洪水真的会来，到时候让我们也一起上船吧，好赖我们还是亲家。”

“那可不行，我设计的船不是为了让人人都坐，这是办不到的。”

“不要说那些无情无意的活了。”

“凭你怎么说也是不行的，请便吧！”

“既然是这样，我们也就不勉强了。”

看来是乘不上船了，也只好自己另造一只。但是造什么祥的好呢，干脆让女儿偷偷地抄描下设计图，准备按诺阿设计的样子造船了。从山上伐下水头，然后再破成板子，想方设法安装成船的样子。动手已经晚了，为了赶在洪水到来之前，必须抓紧。由于异常热衷，终于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提出了询问：

“你们为什么突然间造起船来了呢？对面诺阿家也在造船。不过，那家伙是个冒失鬼，所以他们干些怪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你们也和他们一样……”

“不，我们是准备在闲暇时去游玩的，这有利于健康啊。”

“真奇怪，如果是用于消遣，本来可以不必这么紧张，然而我们总觉不寻常，不可思议。哦，想起来啦。你借了我很多的债，大概是想赖帐，上船逃跑吧！肯定是这样，你唬不了！”

“请不要误会，并不象你们说的那样。”

“那么，就请把你的打算告诉我们吧！如果你不能全面彻底地讲明白，只能认为你造船是为了夜逃，也只好用这条船做你的债务抵押，让你看着我怎样乘它出去游玩的。”

“既然你们这样追问，我不得不说了，造船是为了……”

他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债主。

“是吗？真有那么回事？这可千万马虎不得，到时请让我家人也乘上这条船吧。以此作为条件，你欠的债就抵销了。这可是活命的大事，如果费用不够的话，我还可以再出些钱，这样对你我可都有好处啊。”

“你说得对。我正需要更多的钱和帮手，诸多帮助。”

这样一来就很难保密了，这个风声不知不觉地传了出去。有钱的人都开始着手造船，并且都很着急。不断地从山上伐下木头，制成船板，进行造

船工程。完全意外地形成了一阵造船热。必须雇用工人，又不得不雇用监工。渐渐地到了洪水临近的日子。出现了蜂拥而至的朋友。

“请让我上船吧，请您能让我也上去。”

为了把这些人赶走，还要雇些打手。这些打手们也摆起了架子，威胁说：

“我们也得上船，仅是使用我们，然后说声再见，那可不行，船我们是上定了，不然我们就要强上。”

“明白，明白。你们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一切都拜托了。”

竟然弄到这种混乱至极的程度。不久，天空乌云密布，紧接着落下了大滴的雨点，然后就不停地下起了倾盆大雨。由于当初没有人想到山上的树木代光，容易酿成山洪，洪水终于来了。没有船的人们跑上了高岗，向船上的人求救。

“喂，求求你们，救我们上船吧。”船上的人用蚂蚁和蟋蟀的故事里的话，回答说：

“对不起了，只有劳动的人，才有乘船的权力。”

“哦，笨蛋，如果想上船，就靠过来吧。”

说是让上船，可是水流太急，人无法靠近。高岗上的人叫骂道：

“我记住你们了，这群残忍的家伙。”

尽管是记住了，也是无济于事。只能用仇恨的眼光，盯住他们。可是眼看着一场预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浮在水面上的船，因为大多数都没有装舵，没有互相避让的能力，所以都在浪涛的冲击下，相互碰撞。另外。每条船都装满了人，在风浪摇摆中更容易沉没。不久，所有的船，便一只接一只地都沉没下去。落水的人虽然很想游上高岗，但在洪水里力不从心。水里的人都绝望了。诺阿在水里一边挣扎，一边叫道：

“真冤枉啊，神太残酷了。”

这时天空中传来了神的声音：

“尽管有些对不起，你就认命吧！这次虽与上次做法不同，可是你没有听完就制造了混乱。凡是性格轻率，极端利己以及喜欢随声附和的人，此次理应彻底清除。这样，也许会使人世上变得更好些。”

熟人

作者：星新一

这位青年，在某公寓二楼的一间小屋里过着闭门索居的生活。他与四邻毫无来往，几乎不大出门。

他一次买来够一星期用的食品和酒，然后就关在屋里看看电视、读读书来打发时光。

这当然是怪人的生活，可由于他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也就没人留意。

几个月之前，这位青年也一直是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在某公司上班，工作干得也说得过去。

可是；也许是鬼使神差吧，他竟干出了意想不到的事来。一天，他在出差收款回转的路上，把那笔钱挥霍了一部分，是酒后冲动，用那笔钱付了

款。

酒醒之后后悔起来，可已经晚了。虽然金额不大，但毕竟是动用公款。倒是可以跟谁借点钱补上，可是跟谁借呢？他已经到处拉饥荒，就是说，已经取借无门了。

当然，还有一条路可走；向上司说明此事，请求从工资中一点点扣还。可是，这会一下子失去了信用。“再也不让那小子动钱了。”提升的可能性也就从此消失，真是进退两难。虽说金额不大，但毕竟是挪用公款。事已至此，干脆……

青年决定，“索性拐款潜逃吧！”他来到银行，把支票之类兑换成现金。这是一笔巨款，什么活计都不干，也够他享用三年。

他踏上了这条路。可藏到哪儿去呢？他没有逃到本地深山中躲起来。他想，还是藏在大都市人海中更好些。

他预付了房租，租了这公寓的一间房，从以前的公寓里运来行李，就算迁居了。由于编造了一个假的迁往地址，所以不会被发觉他是住在这里。

他开始了在新居的生活。虽然一直在留心报纸，可并没发现关于他的报道。是遇到意外事故了呢？还是被罪犯劫持成了受害者？公司方面也许正在作诸如此类的猜测呢。

仍是没有消息。把收来的款拐走潜逃这类事件是屡见不鲜的，也许也就失去了新闻价值？青年有时也作着这样的推想。

开头本是提心吊胆混日子的这位青年，渐渐也静下心来了。看电视、读书，以及睡前的饮酒，这不是满阔气的日子吗？什么活计也不干，这多美，他很满意这种生活。可是，还必须小心隐蔽，绝对不敢疏忽，要是公司向警方报案；被抓了进去可就难受了。

一天天虽然舒适快活，但几个月过后，可就多少有些腻了。原因是一直没有个谈心的人。这个房间连台电话都没有，况且，也没有问什么地方打电话的必要，也不会有电话打来，更不会有书信寄来。他在此处隐居，谁也不知道。投送来的也只有报纸而已，可以说，这里是与世隔绝的空间。

一种寂寞无聊的感觉渐渐笼罩了这位青年的心。与人世互不往来的生活这样延续下去，当然会如此。

他开始养成了隔窗俯瞰大街的习惯。眺望着那些过往行人。“这群家伙，正在忙忙碌碌地奔波不息哪。”“可是他们既不用躲避别人的目光，又有谈笑的伙伴，这一点真是可望不可及啊。”

青年正在呆望，忽而“哦”的一声。这是由于他在过路行人中，发现了一个中学时期的朋友。于是他立刻从屋里走出，从后面追了上去。“那家伙是个靠得住的男子汉，即使知道了我的这种糟糕处境，也不会向警察告密吧？”他边跑边这样想。终于追上了。

他从后面拍了一下那个人的肩膀：

“啊哈……”

“谁？”对方扭过头来，现出莫明其妙的表情。

“是我啊，记得吗？学生时期一块儿……”青年报了自己的姓名，并且还数念了几件有助于引起记忆的往事。可是对方还是奇怪地歪着头：

“我确实进过那所学校，可我不记得您了。对您的名字也没有印象，您是认错入了吧？”

“请仔细想想，不是曾一同去游玩过吗？连我都忘了，可真够薄情啊！”

“要仔细想想的是你！请好好看看我，错了吧？我不是那种连朋友都会忘记的人！”

完全不象说谎。那男人说罢，就抛下这位青年，走掉了。

那家伙明明是朋友嘛，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友谊的表现？也许接到了警方通知，如果到朋友那里去，要报告。因此，即使见面，也装作不认识，这才是友谊的表现哩。

再不，他也许是这样想：一旦叙谈起来，无意中涉及到潜逃的事，就扫兴了。俗话说：“不碰神，神不怪。”

青年回到屋里，左思右想起来。刚才的那位朋友，完全不象是有什么顾虑。那家伙根本不认识我呀！表情、口气都是如此嘛。他有些不快了。

难道是我的模样儿变了？过上这样的生活，可能会这样的，对着镜子查看，觉得和从前没什么变化呀！只是由于运动量不足，有些发胖罢了。

青年还是放心不下，他来到外面，给读过书的学校打了电话，说了刚才遇见那位朋友的姓名。对方回答说，此人确是曾在那所学校毕业的。接着他又试探着说出自己的名字，这次的回答却是：名册上没有这个人。

“不会没有啊！”

“不，确实没有。可是，我们也可能漏记。如果有毕业证书、学费收条等证件，还是马上可以订正的。”

“不，好了，我只是打听打听。”

电话挂上了。青年好象连脚下都摇晃起来了，更增加了不安。他走进附近的商店，问道：

“还记得我吧？”

“啊，因为顾客很多……”

回答当然是不确切的。因为青年在此之前一直注意不让人看清自己的面孔。回到公寓，碰到了公寓管理员，青年说道：

“说句怪话，您认识我吗？”

“当然认识，你住在这里嘛。可是更多的我就知道了，因为什么也没听说过，只是收到了您的预付房租。哈哈！怎么，大概需要个保人之类的吧？”

“哦啊，那些事……”

“借款的中保人难找哇，我尽可能帮忙吧。有身分证之类的，请给我看看。”

“没有那玩艺儿。”

青年只好作罢。因为搬到这里之前，那些东西都已烧毁了。租这房间时就报了假名。

即使警方赶来，他也决心一口咬定自己是另外一个人。

青年决定再到酒吧间去试试看。可是他没到与同事们常去的那个酒已，说不定那里已被警方设下了圈套呢。

这是一间他常去的酒吧。每当他心绪轻松时，便去那里悠然自得地独自畅饮。推开门，进到里边，数月之别，这里没多大变化。他在柜台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请照常……”

“您说照常？”服务员这样反问。

——这里也是如此！店里的青年女招待来到跟前打招呼说：

“先生来啦，您西服的色调真棒，好气派呀！”

“也许我真的漂亮吧！我还喜欢听您说好听的话呢。可惜的是，虽说是几个月没来，竟被遗忘了，真叫人扫兴！”

“暖哟，上次先生光临过……那是……”

青年颓丧了。他想：我不但知道这个女招待的名字，甚至还给她送过礼物，求过爱呢！那个服务员也非常熟识，是经常一起玩掷骰子的家伙呀。以前因为在这里觉得痛快，所以从不吝惜酒钱。我理所当然是个好主顾，连这些都被忘了？

但他们又不象是在开玩笑和演戏，也不会俩人同时患了健忘症吧？他们竟然彻底不知道我的存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原因，也许是我烧掉了全部身分证明之类的东西时，“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些证明好比是现代的护身符啊。真的如此？

虽说不可能，可谁也不认识我，这倒是事实。也许是在新租的那间屋子中了邪气？还是我“不愿被人捉住”这种念头传染了别人，才弄成这样？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搞鬼？如何是好？

第二天，青年灵机一动，来到了他的债主那里。这是往常他最怕见的人物。可现在不同了。钱这种东西。即使借方忘了，债主也不会忘记的。现在必须弄清楚是否还有把“我”仍看成“我”的人。对方即使出门，也不会立即报告警方，他一定会先要钱的。

“有人吗？”

“哪一位？”

“欠钱没还，前来道歉。先凑齐了利钱，给您送来。给您添麻烦了！”

“是吗？可是我不记得曾借钱给你呀？送钱还我，当然感谢。可我不能白白收别人的钱啊。”

“您真的不记得我了？”

“是的，不认识你。”

通常，这理应松口气，喜出望外才对。可眼下这位青年却不是这样，他反倒很不高兴。我这是怎么啦？

青年又拨了电话：

“喂，伯父，是我。”

“你是哪一位？不应当叫我伯父啊。”

“请认真想想，是我啊！”

青年反复重复自己的名字，可还是得不到他所期待的反应。

“讨厌！倒象自来熟似的，是不是搞得神魂颠倒啦？”

电话被挂断了。是否要去一趟试试？青年想。算了，反正大概都是一样，无论是谁，都变得这样离奇古怪。

青年回到自己房间，沉思起来。我是个独生子，双亲对我非常疼爱。可是，在我念中学时，父亲就死干公伤事故，真是天灾横祸。领了一笔抚恤金，还有伯父的接济，才总算是从学校毕了业，在公司找到了工作。刚松了口气，可紧接着母亲又病故了，那当儿真是悲痛欲绝……

这些经历，多么寒酸凄凉。想到此，青年感到不寒而栗了。世间有这么多人，竟没有一个是我的相识！

他如同被抛到一望无际的荒原，无论走到哪里，也遇不到一个人。有念及此，不免孤寂之感油然而生。这真是虽生如死。可是，要想摆脱这种处境……

对，到公司去试试。虽然会因拐款潜逃而受处分，失去提升的希望，可那里有自己的熟人。即使被当成坏人，也比被漠视强些。

来到公司，真是很想念哪！他向认识的同事打招呼说：

“喂，好久不见了。”

“哦……”

不是预期的反应。接着青年站到了科长桌前，说道：

“科长，我干了不应该作的事，知道错了，来向您道歉。”

“我的确是科长，可您是哪一位？”

听到这样的答话，青年倒吸了一口冷气。

“是我啊！我挪用的公款，打算想尽办法偿还。”

“听口气，您好象曾经是这里的职员，有身分证明之类的吗？”

“我虽然没有那东西，可这里所有人的名字，我都能知道。”

但是，无论是谁都用奇异的目光看他。青年绝望了。离开了公司。他想：公司里谁有什么毛病，谁有什么爱好，连这些我都了解，他们却谁都不认识我了！

既然如此，只好依靠警察。青年采取了这一行动。

“我来自首。”

“这就对了，作了坏事总是要被发现的。与其等待被逮捕，还是自首这条路好，可以减轻刑事处分嘛。那么，干了什么事啦？”

“携款潜逃。”

对方离开了座位，回来后说道：

“可是，并没接到此案的被害申报呀！”

“也许因为是企业，考虑到对外信誉，只在内部了结了吧。可是，我的确把收来的款拐走了，请调查清楚吧！”

青年被扣留下来，接受审查。可是第二天，竟如下通知了他：

“打听了你收过款的店铺。没得到准确的答复。也到过你以往过的公寓问过，说不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当然，也去公司查了帐本，可没有那笔亏空呀。”

“不会有那样的事！”

“你听着阿，我们也曾向你所说的原籍打听过，那里的户籍册上，也没有你名字啊！”

“难道有这样的事？”

“也许是由于操劳过度，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而被罪恶感所迷住了吧？仅仅说是有罪而无证据，就不能把你继续关在这里啦。请回吧！”

“回去，回哪里？”

“有住的地方吧？”

“住处倒是有……”

“那就好。”

“我想回公司。可现在，认识我的人一个也没有。我认识他们，可那些同事，谁也不承认我。这种悲凉心境，请理解。”

“算了算了，不要那么悲伤，你找错地方啦，到医院去，喝点镇静剂什么的，怎么样？”

“好吧……”

青年离开警察局，来到医院，对医生说：

“大夫，有什么办法对付这种孤独感吗？不知是哪儿有些反常呢。”

“孤独感这东西，人人都有。现代人不论是谁，都多少有点异常。那么，叫什么名字？”

“以前我曾多次请您看过病……”

“不记得啦，并且，也没有病志。是您搞错了吧？好吧，那么，怎么啦？”

“事情是这样……”青年述说了经过。

“不知为什么，变得一个相识者也没有了。我认识对方，可对方却说根本不认识我，而且都好象说的是真心话，怎么搞的？是我丧失了记忆吗？”

“不是丧失记忆，你不是完全都记得吗？”

“是我不正常了？”

“也不能那么说。”

“可，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呀！”

“对于您来说，也许是那样吧。”

“这话什么意思？”

“不明白吧？这样的症状我也没听说过。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对于那些冷酷无情的熟人，请你和他们从此一刀两断吧。如果能那样想，还可以创造出无数的熟人呢。”

“怎么做呢？”

“如果你有这种打算的话，我的朋友中间，有与电视台有联系的人，通过他搞个新闻报道，也许能登台出演呢。搞得好的话，你旧日的相识也许就会来与你联系了。借此机会，不就可以达到改善目前状态的目的了吗？”

“是啊，那就拜托了。”

在医生的开导下，青年来到电视台。节日主持人这样介绍说：

“今天，请来了一位非常奇特的先生，他说他一个相识者也没有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他就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来的人。下面，请他给我们讲点什么吧。”

青年人在主持人催促下，面向电视摄影机说道：

“各位：没有认识我的人吗？”

这位青年反复叨念着这一句话。表情是那样真切，事实也是如此。谁都可以，只要有个相识者站出来就好。他的声音中充满着发自内心的苦闷。

可是，他没有收到反响，没有一个熟人打电话给电视台。

反响却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某广告代理店的人，偶尔看见了这个镜头：“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可是他也有用，在他身上有股待殊劲头儿。”

于是，立即与青年进行了要他演出商业广告的洽谈。这位青年同意了。他认为：这样一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想起自己吧。

这是新产县的宣传广告。青年站在商业广告最相机前，说道：

“不论哪一位，没有认识我的先生吗？……”这是青年拼死的呼唤，充满着真情实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样的声音，一般人是发不出来的。表演受到好评；商业广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青年也出了名。走在街头，总有人打招呼：

“您好吗？”

“啊！是的，托福。您是哪一位？”

“是您的电视节目的观众嘛！可以的话，咱们一起去吃点什么……”

“那有点儿太……”

“是我想请您的客，可以吗？”

这位电视观众，要想为青年作点什么。说是一个相识也没有嘛，那么我来做他的相识吧，我来给他安慰吧！不是每天都和他见面吗？不能拿他当成外人嘛。

进入西餐馆，那里的人们也都欢迎他。

“欢迎您啊，是那位商业广告里的人吧？熟识您，请到这边……”

不仅是西餐馆，连初次进去的酒巴间也是一样：

“唉呀，快请，经常见到您。今后请多光顾。”

无论到哪里，莫不如此。去商店、乘车，都有一些陌生的人向他打招呼。大家都熟识这位青年的面孔。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他的熟人。人们都是那样笑容可掬，那样温柔，那样亲切。如果要问那些亲切、热情的伙伴都是些什么人，这位青年就一无所知了。

阴谋

作者：星新一

某动构园里养着一头大象。它的近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一群鸽子安了家。这是有原因的。游客们仍给大象的食物，只要能分给一点余惠，鸽子们就可以不劳而获地吃个饱。

鸽子们的生活的确轻松愉快，在无谓的闲谈中送走一天又一天。但是由于闲得无聊，一般的话题也都谈腻了，于是议论渐渐激烈起来。

“大象这家伙，我真是从心眼里讨厌它。”

“说得对。那个大块头，骄傲的不得了，眼里好象根本没有咱们。”

鸽子们发泄着怨气。这怨气本来是出自靠大象的余惠度日的屈辱感，但是谁也不想承认，谁也不说。它们除了说大象几句坏话外，别无良策。

“我们一拥而上。用嘴叨它怎么样？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来个突然袭击，一定会胜利。”

一只心浮气躁的鸽子兴奋地叫起来，别的鸽子却反对这么做。

“那么硬干不好。要想一个更狠毒更巧妙的办法治它一下。”

于是鸽子们商量起办法来。世上再没有比策划阴谋更高兴的事了。接连几天，鸽子们都专心致志于定计策。不久，妙计终于想出来了。鸽子代表凑到大象眼前，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

“伟大的象先生，只有你才是动物之王吧！”

“是吗？谢谢！”

“尽管如此、可是你只满足于人类的喂养，不觉得可耻吗？”

“这些事我连想也没想过。可是经你这么一说。觉得也有道理。”

“现在应该觉醒，起来斗争。你比人个头大，力气强，脑袋大，还有长鼻子，怎么也不会输。应该叫人类知道你的厉害。”

鸽子的阴谋是想煽动驯顺的大象起来闹事。然后看着大象是怎样被人类治服，借以取乐。这样一来，蒙受更大屈辱的是大象而不是自己了。

但是，这里有一点估计错了：大象比预想的更听话。它认真地考虑了鸽子的意见，头脑清晰了，浑身充满了力量。于是它撞毁了栅栏，跑到街上去横冲直撞，把眼睛看到的，鼻子碰到的东西全给破坏了；一直到挨了几发子弹，一命呜呼才罢休。

这样一来，鸽子们的长期屈辱生活算是结束了，这是值得祝贺的。可是鸽子们在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的其他地方却难以生活。不到几天，就因为饥饿而悲惨地死掉了。

争价儿

作者：星新一

去先生是个地主，他拥有偌大一片林地。他一直厮守着这份地产，并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有什么吉祥之事降临在他的头上。

果然，他日夜盼望的一天来到了。当他接到消息时，高兴得简直蹦了起来。一条顶顶重要而工程巨大的高速公路，拟定由他的土地上横穿而过。

“万岁！我长期的梦想就要实现啦！征收土地的来了，我一定要个好价儿。那时，我安某摇身一变，就是个身缠万贯的富翁，从此便可乐终天年了。”

为庆祝这一天降的喜讯，他少有地开怀畅饮起来。

不多日，土地征收员便找上了门。他对安先生说：“这条计划中的高速公路，如果打个比方，好比人体中的主动脉。此项工程一俟完成，其交通流量将相当可观。因此，为了国家与大众，为了发展与繁荣，请您务将林地出让给我们。”

“不行！这可不行！这片土地是先祖留下来的，我绝不会出卖。先祖在遗训中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为动听的宣传所欺骗。”

“话，谁都这么说；我也理解您对土地的感情。但是，我们在价钱上是会给您带来实惠的。”

“这可不是儿戏。如果你们非征不可，那就在城里给我一块儿同样大小的地盘儿吧！”

征收员愕然，说了声；“再说吧！”便告辞了。安先生窃喜，庆幸自己狮口大开，一张嘴就讨了个好价儿。

从那天起，一场讨价还价的争斗便开始了。一个说；“卖吧！”一个说：“不行！”

但是，这个土地征收员是个行家老手，他连哄带吓，竟一点点说服了安先生。安先生决定就坡下驴，拍板成交。

就在这当日儿，一个陌生人来到了安先生的府上，观其外表；是个诚实厚道人。

“听说，您同征收土地的争得不可开交，毫不相让……”陌生人说。

“是的，可我现在想同他拍板成交了。”

“什么？您太软弱可欺！您得继续同他们干！当您感到挺不住的时候，也是他们就要泄气的时候。您的心肠太好。您应同他们拼死争下去！在下虽属不才，但愿拔刀相助。”

“谢谢你的好意，你可真是个好事儿的人哪！我看，你是土地征收员派来的吧？再不，是为分成，才帮我争价儿？哼！这可是个新兴的买卖……”

“您的多虑并非无理。但请您相信，我既不是对方所派，也不是为钱财而来，我不需要任何报酬。扶弱抑强，乃在下人生意义之所在。”

“你目的何在，我不清楚。但是，只要你不要报酬，那就拜托了！”安先生半信半疑地说。

陌生人使开了全身解数：他向安先生传授对付土地征收员的秘诀；他到处打探征收员的弱点，然后告诉给安先生；他为安先生请来了能言善辩的律师，同时，不知由何处还找来了一部稀奇古怪的文献集，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此地如何如何之重要；他还不知用什么办法通融了神社的神主，说出卖土地就要遭到上天的报应。消息不胫而走，以至闹得这一带的村民也随之大哗。

然而，陌生人所做这一切，并未向安先生提出分文要求。

事态发生了逆转，土地征收员陷入了完全被动的局面。当初断乎不能接受的条件，现在又被加上了筹码。

安先生对陌生人说：“我看到火候了，你看如何？”

“您这是怎么说！一时的妥协将会造成终生的遗憾。当然，土地是您的，如甘心卖得这样便宜，那就悉听尊便了。”

听他这么一说，安先生的劲头又被鼓动了起来。对，那我就再咬咬牙！

安先生作起了好梦，他仿佛已经看到那成捆儿成捆儿的钞票在自己的面前堆成了山。

他决心要将这场争价儿的争斗继续下去；那陌生人也为他智囊尽解，简直到了废寝忘食、无私献身的程度。

土地征收员来了，对安先生说：“我认输了。对你，我已毫无办法。”

“那就按我出的价儿付钱吧！”

“不，是我们改变了计划。我们决定放弃这里的征地，只好绕弯儿去翻山越岭了。”

哈！这实在是没法子的事啊！”

安先生所作的金山梦，登时化为乌有。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他竟被惊得瘫在那里。

好一阵子，他象个久病不起的患者，连抬脚的气力都没有了。

待这次打击随着时日的逝去渐渐平复时，他不禁怨恨起来，怨恨的当然是那个陌生人。那家伙自事情告吹之后，竟连个照面儿也没打。他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唆使我那样做的呢？他又是为了什么要下那么大力气帮助我呢？安先生真个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这个谜，后来还是解开了。一天，安先生进城，不意正碰上了那个陌生人。

“托您的福啊，我可倒了大霉！”安先生不无报怨地说。

“这话怎么说！您并没有损失什么呀！干嘛要埋怨我？”

“我亏透了！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真叫人捉摸不透。莫非你是筑路商派出的说客？道路延长了，公司好多赚筑路费……”

陌生人说：“实话对您说吧，您说的不对，我可不是那种下等人。我是国际汽油消费促进委员会的成员。道路迂回，翻山越岭，便会无端用掉许多汽油。只要机动车的时代没有终结，那就会永远……”

真正扶助弱者的人，现今是没有的。

还乡人

作者：星新一

他出生在深山里一个村落。十五岁那年，父亲才四十岁便患病身亡。母亲在父亲死前不久，从悬崖上失脚坠落，因而丧生。而且他是个独生子，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儿。

提起山里的孤儿，总给人以凑苦贫困的印象。然而，这个孤儿却迥然不同。

他倒不是立刻活不下去。相反，他却是个了不起的大财主。他有大片的山林，只需把树木砍倒，再栽上幼苗。把木材卖掉，仅此就可以悠闲度日。深宅里的库房还藏有列祖列宗留下的许多珍宝，美术品、宝刀、金币等等，单是清点一次，也要花上几天的时间。他并不是年仅十五岁就管理这些财富。他还是个少年。一切都由监护人——当村村长掌管。这村长人品高尚，可以信赖。只要委托他就可以了。因为有钱，烧饭、清扫等等自有邻近的村民前来从事。日子过得十分舒适。

但是，他总觉得周围的情况有些异常，这使他感到十分奇怪，虽然说不出问题何在。

例如，周围人打量他的目光，很不寻常。既然生活得如此优越，人们有所嫉羨，也是奈何不得的。可是，那视线总是令人感到有些不同。

他察觉到村里的人，似乎在背地里议论他。这是怎么回事！只要他猝然出现，人们便慌慌张张地掉转头，支支吾吾地前言不搭后语。

从人们的视线，有些是对他表同情，也许是怜悯他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但绝非如此而已。真是怪现象，又一定有什么原因的。他亟待揭晓这个谜。

真相是不可能永远保密的，何况他已努力要知道这个究竟。

于是，有一天，他终于知道了。是他躲在背后偷听了人们的谈话，那的确是一个爆炸式的消息。难怪人们都背着他而不敢讲给他听。既然如此，他后悔原来就不该去探听。

然而，已经是悔之莫及了。

原来，人们在背后的议论是说，他的寿命只有四十年。这是命中注定，谁都束手无策。

他跑到村长那里去探听虚实。

“人们说，我的寿命只有四十岁，这是真的吗？”

“本想尽量瞒住你的，既然如此，我就没有办法，这是事实嘛。你家世世代代的主人，都是四十岁归天。查了你家的家谱，从无例外……”

“父亲也是四十岁死的呀！父亲有生之年，倒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你父亲明知是命中注定，便也不抱什么希望。他大约是个乐天知命的人吧。他临终时，还是那么安详。”

“但是，为什么非是这样不可呢？莫非道了什么邪气或咒语？”

“倒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议论。但据我调查所知，原来是这样：那好象是在战国时期，你家的先祖曾向山神祈祷，他祈求山神保佑，让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能活到四十岁。山神，真就遂了他的心愿。”

“为什么只求活到四十岁？”

“那是战国时期嘛！人们都被卷入战乱，受盗贼袭击，人们多半死于非命。其后的江户时期，也没有多大改变。九次出现荒年，又没有象样的医术，生下的孩子约有半数活不上一一年。一旦伤口化脓，患了盲肠炎，发生了瘟疫，那就要一命呜呼”

“啊！真所谓‘人生无常’呀！”

“因此，神佛保佑，活到四十岁，那就是格外开恩了。果然，你家世代祖宗，没有一个人在四十岁以前夭折，所以，你家能够积累万贯家财，多是神灵的庇护，村里人哪个不羡慕？”

“可是，到了现代……”

“谁说不是呀！只能说是怪可怜的。不错，你在四十岁以前，肯定不会病故的。也不会遭到横祸……”

村长虽然好心安慰，但他却摇头。

“您这番劝慰，并不能使我高兴起来。啊，怎么回事！难道科学的力量，也不能带来福音吗……”

“是的，已故的尊父大人在世时，也是这样说，跑过几次大医院，但也都失败，从科学上讲，说不定遗传因子含有寿命的因素，好比有的花儿开不败，有的花儿却开不了几时就凋零。”

“看来，是天能为力的了！”

“依我看，你就该及时行乐，过一个心满意足的人生。要钱，有钱，到城里去，只要发一封信，用多少钱，就会如数汇到。”

“就照你说的办吧！”

不久，他来到城市，过起恣意寻乐的生活。

弱冠年华，其乐无穷。距离四十岁不惑之年，还远着哪。自己固然不幸，但世上有多少人比自己还可怜，年轻地就夭折了。而且，他不论怎样纵情极欲，也不会因此而丧生的。于是，他就终日寻欢作乐，只因有钱，使优游岁月。即使想巴结个地位，也是做不到的。

可是混到了三十岁，他逐渐地忐忑不安，寿命只剩下十一年了，酒量越来越大，女色越贪越恋。而且如此荒唐，仍感到索然乏味。

有时，他想出家得道，可这又不是他的行当，只好依然沉湎于酒色之中。到了三十五岁，寿命只剩下五年了。他已经身心慌伴，更加任性妄为。他回到了乡里，对管家的村长说：

“请把我的全部家当都卖掉。即使结了婚，生了儿女，也只有增添苦恼，我要尽情挥霍，让我家的家业，到此结束。”

“我并不阻拦。”

村长遵命，四处奔走，把山林等等产业变卖，换来了巨额的金钱。他付给村长一点落酬，便又离开故乡。

他去外国旅游，赌博，终于开始吸毒，借以排遣忧愁。但也无济于事。他玩尽人间快事，很快就把金钱挥霍一空。

三十八岁，他四处借债。一切熟人都借遍了。总之，是还不起的。最后还有二年生命。借不到钱，他便诈骗，凑钱。他却又把这钱挥之如流，用

来付乐。

债权人和受害者，逼了上来，他便四处躲藏，终于加入了一个犯罪团伙。他申请：

“如果同意我入伙，我可以去杀人！”

“来了个有用的人。”

他在犯罪团伙里，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杀人是件大事。他肯干。

事实上，他接受了任务，将敌对犯罪团伙的三个人杀害了，用来福枪瞄准，一勾火，就算成了。

然而，岁月无情，四十岁的诞辰，眼看就要来到。但他已被警察侦缉在案了，对立的团伙，对他盯梢不放。他所属的团伙，认为有更麻烦，便给了他少许的钱打发了他。

他依旧酗酒，吸毒，已经彻底中毒。但他的头脑中的部分细胞，还有些正常的。就靠这微量的正常神经，他又回到故乡。他想，必然一死，也要死在故土。到了黄泉之下。

向列祖列宗提出自己的抗议。

原来的村长，已经辞职，但他还仍然健在。老村长迎上前来道：

“听说，你过的是荒唐生活。”

“自然。好惨的人生呀！只剩下不多日子了。”

“对啊，对啦，有那么一次，我整理零碎东西时，偶尔发现了你母亲生前留下的一封遗嘱。本想寄给你的，因不明地址，就没有寄出。”

“什么信不信的，没啥用。”

他一边这样说，一边把信接了过去，自封读道：

“当我知道这一家的宿命时，心儿立刻感到冰冷。因此，明知我要做的事见不得人，但我为了留下长寿的下一代，背着你的父亲勾搭男人。生下来的孩子，就是你。

偷男人是不体面的，但是想想后代的人生，就欲罢难正，我的娘家也多是长寿的人。所以，你不必有任何忧虑。我想你一定会高兴，一定会感谢妈妈的。”

轮流执政

作者：星新一

3月1日。下班回来途中，难得去喝了些酒。醉得厉害，路上跌了一成，头碰得很疼，不过似乎不大要紧。我回到自己的单人房间后便睡了。

3月2日。下班回来途中，难得去喝了些酒。咦，昨天的日记也是这样写的，奇怪。

今天喝酒确实是难得的嘛。

3月3日。在公司里受到了上司的警告。今后可要注意，别出这样的差错。

3月4日。上司火了，在公司挨了他一顿臭骂。“昨天那么提醒你，怎么今天又犯同样错误！”我被他训得低下了头。上司见状也满脸狐疑，盯着我的脸说：“你好象有点反常，今天早点回去休息吧，其它的事明天再说。”

3月5日。一到公司，上司早已等在那里，立刻领我走了出来。我问去什么地方，答道：“不是说定了吗？去医院。这是昨天和你约好的呀。”我毫无印象。不过上司的话如果当真，那么医院也许是该去的。

医生给我做了脑电波之类的种种细致检查后，作出如下诊断：“你的头部受到过撞击，对吧。因此你的人格被分成了两部分，但这并不等于变成了两个人，而只是在时间上产生了分裂。今天的你到了明天便变成了另一个你。再过一天，又恢复了现在的你。

简单地说，就是‘轮流执政’，一天一交换。你的记忆也当然是隔日相连了。所以，前一天做了什么事，你全不记得，而另外一个你却很清楚。”

陪我来的上司听后道：“这样怎么能工作，什么事情都需要交待两遍。好吧，你先休养一段时间。”我问医生是否有治愈的希望，回答说：“先打针看看吧，这种病症，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的。”我决定请假休息。

回家路上，从银行取出了存款，作为休养所需费用。其中一半，放在房间角落里，另一半夹在这本日记簿中，想必另外一个我也需要钱吧。

3月6日。早晨，上司来到家里。讲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据说我昨天去了医院，诊断后决定休养。真是难以置信。看了一整天电视。

晚上打开日记，见里面夹着钱，还有前一天的记事。看来上司的话是真的。怎么会患这种奇怪的病？

3月7日。这段休养时间不能浪费。以前要读而又无暇翻阅的专业书，这次来读吧。

听医生说，很快就会恢复，我要抓紧这段时间多读一些书。

3月8日。无事可做，买回酒来，自饮了一天。心里很是不踏实。昨天的事情竟会完全想不起来，今天的记忆到明天竟会中断，实在叫人心神不定。还是用酒来排遣吧。

3月9日。早晨起床后象是酒醉未醒的感觉。这样怎么能行。冲个淋浴，喝杯咖啡，总算使头脑清醒了些，开始读书。今天读完了一册。

3月10日。越发感到不踏实。越想情绪越坏。只有借酒浇愁。

3月11日。今天又埋头读了一天书。傍晚，同事来探望，并鼓励了我。我回答说，争取早日恢复，回去工作。

3月12日。这种状态已无法忍受，我想到了死。这隔日相连、半死不活的人生啊，实在无聊透了。

3月13日。仍是读书。又增加了新的知识，真高兴。另外的那个我，听着，不要起轻生的念头，我是不想死的。你要死当然容易，可连我也要一起成为牺牲品了。放弃这种念头吧！

3月14日。买来了安眠药。发现前一天的日记中，另外一个我写着不许我死。到底该怎么办？

3月15日。早上睁开眼，发现自己没死，总算松了口气。你情绪不好，是因为整天关在家里无所事事引起的。不喜欢读书，可以出去散散心，娱乐娱乐嘛。

3月16日，听从你的劝告，痛快地玩了一天。在酒馆开怀畅饮、寻欢作乐，尽情地享受。似乎又有了生活的勇气。

3月17日。身上留有一股女人的气味，令人恶心。玩也得有个限度。不过你总算有了生活的勇气。我也不至于提心吊胆睡不着觉了。

3月18日。今天到女相好住处去玩，哦，对了，是在酒馆认识的。若

能这样成天享乐，休养倒也不错。只是这种玩法，不用多久，钱就要告急了。

3月19日。不要胡言乱话，花钱要节约！眼下这笔钱得到病好为止。

3月20日。另外一个我肯定把钱藏起来了，但翻遍屋子也没找到。倒霉。还是买酒来喝。

3月21日。不要把屋子搞得乱七八糟。即使有钱也是藏在只有我才知道的地方，再翻也是徒劳的。

3月22日。钱花光了。没办法，晚饭只好不吃了。

3月23日。早晨起床，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成什么样子，挺起来！我每天读书，生活很充实。你要跟我学！

3月24日。我生性不爱读书，听了你的话，我已振作起来，总算干了件大事，得到很大一笔钱。这下又可以享受一段时间了。

3月25日。你干了什么事？盗窃？诈骗？还是借高利贷？若是犯了罪，趁早去坦白！

呀，不行，这样一来，不是连我也要跟着吃官司吗？去向人家道歉，把钱还掉！

3月26日。放心，放心。我不会做蠢事。你尽管放宽心。

3月27日。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到底搞的什么名堂，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3月28日。好啊，你雇了侦探来盯我的梢。这算干什么？连我都信不过吗？

3月29日。好啊，你找了保镖来对付我请的侦探。不要自讨没趣，趁早改邪归正！

我可不想跟警察打交道，又不是我自作自受。

3月30日。我想干什么是我的自由。那种冒险掉脑袋的蠢事我才不干呢。放心好了！

3月31日。早晨起床，发现屋子角落里有个保险箱。这是怎么回事？想打开看看，却没能如愿。

4月1日。不许动我的保险箱。不要起什么疑心。里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4月2日。对保险箱还是放心不下。说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真是这样吗？总觉得自己被他的鬼话骗了。书也读不进去。这种情绪能不能想办法改变一下。

4月3日。到相好家去玩，一天真痛快。

4月4日。你在和什么样的女人来往，要当心！以后要是惹出麻烦来，我也跟着倒霉。

就算我可以解释此事与我无关，但又有谁能相信？这种道理是讲不通的。

4月5日。是个不错的女人，不要吃醋，不要吃醋。有嫉妒我的空闲，劝你还是寻些乐趣享受。免得憋出精神病来。

4月6日，样样事情都让我操心。真想早日结束这种状态。去找医生，求他给我想想办法。

医生说：“这种病最好静下心来，慢慢治疗，再稍等一段时间吧。”我告诉他现在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医生踌躇道：“其实，有一种新药倒是很适合你现在的症状，只是说明书上有些地方不明确，所以不好向您推

荐。”我表示这没关系，并央求医生用这种药给我打了针。这下可得救了，也许用不了几天，病情就会好转吧。

4月7日。据说是打过了什么针。已许以后没几天舒服日子了。遗憾。去医生那儿要昨天用的针剂的解药，他却满脸诧异。我所剩的人生已经不长。还是去酒馆。

4月8日。早晨起来竟发现被窝里有个女人。好无耻的家伙。当我盘问她时，竟不耐烦地叫嚷起来。我提高嗓门呵斥她滚蛋，将她赶了出去。我的房间里，不许领女人进来！

4月9日。不许你欺负她。这也是我的房间，你少在一旁指手画脚，讨厌！

4月10日。打的针也该起作用了，怎么还不见有变化。莫非无效？如果病好不了该怎么办？非要出钱雇个职业杀人者，把这小子宰了不成？

4月11日。不要起这种歹念。以前我想自杀时，你不是还劝过我？现在你疯了吗？杀掉我，等于你也完蛋了。

4月12日。打电话向医生询问，说是就要见效了，但愿如此吧。如果再不好转，那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收拾掉这个有犯罪动机的色情狂、无赖。一对我这样一个正派人来说，连想起这些事都感到可耻。

4月13日。你才是在发狂。我还没想过于杀人之类的勾当呢。放明白些，你这蠢货！

4月14日。好了，好了。你们俩都冷静些，争吵是无济于事的。你们不都是同一躯体的主人吗？这些都交给我办。还是和好吧。

4月15日。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日历，已经过去两天。昨天是怎么回事？昨天的日记是谁写的？

4月16日。不是我。我也正纳闷呢。

4月17日。去医生处听了详细的说明。据说这就是药效，是新药起了作用。医生说事态会因此有所改善。从前一分为二形成了对立，所以要有个第三者进行调整才是。这就是我出现的理由和使命。你们俩今后都要按我的意志办事。

4月18日。这是怎么回事？

4月19日。这是怎么回事？

各行其事

作者：星新一

经营还不到几年。G公司便迅速地扩大了。而且，一直生意兴隆。

一天，税务员跑来求见公司经理。

“关于贵公司的申报书，还有不大明了之处，上司命令我前来调查核实，请多加协助。”

颇有实业家风度的经理先生把税务员迎入接待室。

“哎呀，这可是件辛苦的差事！鄙社以我为首，和全体职员同舟共济，为提高本公司业绩而努力工作。希望您能倾听一下我们惨淡经营的体会。不过，在这儿不太方便，还是到更随便一点的地方……”

经理先生意味深长地笑着，邀请税务员去高级餐馆之类的地方。对此，税务员本也心照不宣，但他却摇头。

“不行。请客也罢，行贿也罢，一切都是徒劳的、即使我想帮您蒙混过关，也马上会被上司识破，这是绝对不能通融的。”

但是，经理先生并不放弃希望。

“啊，话不要说得那么硬，我本无他意，只是想请您听听我们经营的一番苦心。因为公司刚刚创立，虽然外表必须搞得排场一些。但是内情实在是太苦了……”

经理先生悲戚痛楚流着泪。然而，税务员还是摇头。

“您用哭诉的战术已是没有用的。还有，我事先提醒您注意，即使在政界中奔走求情，对我们施加压力，企图蒙混过关，对于现任的上司来说，也是不会奏效的啊。”

“啊？”

“企图寻找弱点，以此突破，动摇官心，这种计谋，也奉劝您放弃为好。”

经理先生诧异地说：

“实在是令人吃惊！现任的上司好象是一位非常认真的人，简直不近人情！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访，请他今后多多关照……”

“拜访也不顶用！”

“那是为什么？”

经理先生大惑不解，税务员说道：

“岂止是不近人情，他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电子计算机。是一台具有高性能和众多附属品的最新式大型电子计算机。因此，能够立刻发现文件上的可疑之处。我们职员正是依照它的指示，方公出造访的。”

“是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时代！哦……”

经理先生只好一味地唉声叹气。以前的那些手段是行不通了。税务员说道：

“还是把一切都如实回答出来，这也是于贵公司有利呀！”

“好吧，那么，什么地方不清楚呢？”

经理先生半绝望地一问，税务员便边看指令书边告诉他：

“在贵公司的支出款项中，有相当一部分金额下落不明。我们想查清楚收款人是谁。”

话音未落，经理先生大惊失色，声音颤抖。

“这件事……请高抬贵手，至于追加税我掏腰包。”

“不行，这是不能通融的。上司命令说：‘如果无论如何不肯讲明，就把他带来。’那台电子计算机还备有测谎仪。所以，最后还是会暴露的。喂！请您快讲吧……”

“啊！一切都完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刚才还抱有一线希望的经理先生，此时，彻底绝望了。于是，他哭丧着脸道出了收款人的姓名。税务员记下后，便走出了公司。

离开G公司的税务员，径直来到经理先生供出的收款人住所。

“你好！我是从税务署来的……”

出来相迎的是一个面带凶气的男人，闻听此言，他先是一怔，继而极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开口寒暄道：

“您有何贵干？”

“你从 G 公司那里接受了一笔巨款吧？”

这样一盘问，那人顿时惊恐万状，暴跳如雪地吼道：

“什么！这个私密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知道。是不是 G 公司经理那个家伙都说啦？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法子，一切都实说吧……”

“请……”

“我是以杀人为职业的，受那位经理之托，我一连杀死了与他竞争的商业公司的重要人物。因此，G 公司在很短的期间才得以扩大发展，可是，那个家伙怎么自白了呢？”

税务员对疑惑不解的杀人狂说：

“那些事去它的吧。刚才问过，你确实接受了那笔款子吧？”

“是的。哎呀呀，我也要被捕啦？不过，我倒很佩服近来警察署敏锐的侦察能力，太厉害了！”

“不！我不是警察署的人，虽然也是职员，不过，却是个税务署的职员。”

“你说些什么呀？我一点也听不懂，现在你要我怎样？带走吗？”

总之，杀人狂是彻底绝望了。

“我马上请示上司。”

税务员取出话筒，直接与上司通话，请示之后便转向杀人狂。

“上司指示说没有必要那样做，而只要你付出那笔款子的所得税。”

“只要这样就行吗？”

杀人狂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指示说只要这样就可以了结……”

专为税务署工作的电子计算机，既不做管辖以外的事，也不具备那种性能。管辖以外的事由专理其政的电子计算机去做。您知道吗？

秘密结社

作者：星新一

有一天，艾诺先生和来访的好友边喝酒边说：“如今的社会，真无聊啊！看起来到处充满着刺激，可一旦做起来，只稍稍感到有趣，却又索然无味了。”

“是吗……”

“你好象尝到了什么有趣的事了”

“不，并不……”

“听你的口气，好象还是尝过的……”

艾诺先生若有所思地说。

“对啦，这可不知是从哪儿听到的，说你加入了一个什么秘密结社？”

“嘘！请您小点声。若是把它当成公开的话题，就不能称其为秘密结社了。”

“哈哈……真不愧为该会的会员！是一个做什么有趣活动的会吧！也让我参加吧！”

“你这么一说，倒叫我为难了。”

“如果不让我入会，我就到处声场，说你是一个不可靠的，危险的秘密

结社的会员。

说不定你会被公司解雇的。”

艾诺软硬兼施，又威胁，又哭泣地苦苦哀求。最后，朋友也无法应付，勉强地说：“真拿你没办法，关于你希望入会的事，我还得向本部事先打招呼。我个人不能决定，还需要进行许多繁琐的资格审查。其间，可能还要调查一下你身边的人。”

“也许需要这样做的。”

“其次，重要的一点，倘若你当上了会民，轻易不能退会。会费是很便宜的。但是，你若是泄露秘密，或是想要退会，大家就会予以严厉的制裁。”

“这是不言而喻的喽，我懂啦。”

“那么，我就向本部打招呼。”

朋友走了。艾诺先生开始不安起来，究竟是个什么会呢，都要什么样的会员呢？我能顺利地成为一名会员吗？艾诺先生迄今还不曾体会到秘密所具有的如此魅力。不论和哪一种游戏相比，享受秘密的乐趣都属于上乘。还要通过资格审查，自己能合格吗？艾诺先生谨言慎行地度过了这一天。

事隔一个月左右，朋友来了，向他耳语：“你合格了，现在就领你到举行入会典礼的地点，然亏登记就成为正式会员了。”

“这太好了。”

艾诺先生被蒙上了眼睛，坐进了朋友的车子，给带到一幢大楼的地下室。当取下蒙眼布一看时，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神像，蜡烛燃烧的火光，香炉里紫烟缭绕，充满着浓厚的宗教的神秘色彩。在坛上一个男人的指示下，艾诺先生作入会的宣誓：“服从本会的方针，遵守本会的秘密，决不退会，如违背此约，愿接受任何惩处。”

艾诺先生终于如愿以偿。在回家的路上，他兴致勃勃地对朋友说：“刚才的典礼可真隆重啊！我只注意那些，忘记了听本会的方针。这到底是干什么的会呢？”

“这个嘛，一日一善，增进健康，这两点，是必须履行的。”

“什么？光这些吗？真让人糊涂，要是这样的会，我不想参加！”

“你这样说，会遭到惩处的呀！”

“我真不懂，这里究竟有什么兴致，居然使你成为该会的会员了呢？”

对艾诺先生的质问，友人回答说：“我在入会前，也全然不知它的奥秘。不过，也不是象你所说的那样无聊，假如谁说不干，就要遭到群起而攻之……”

企业的秘密

作者：星新一

一个年轻人，进了一家著名的大企业里工作。但他既不是出身于一流学府，又没什么才能，而且工作中也不见长进。为什么他能进公司呢？主要是他乍一看来，给人一种似乎精明的印象，靠这一点博得了录取者的青睐。

实际上把他作为职员一使用，领导们才立刻感到是大大认错人了。在待人处世方面，他也算不上好手，往往把事情办坏，效率很低。尽管如此，

可又不能辞退他，只能给他一点可有可无的事做，让他混日子。

这种状态，对这年轻人来说也是很不如意的，象样的工作轮不到他，提级增资全无指望，他的存在，就仿佛是贴在墙上的一张低能职员图像。进公司五年了，过的总是这种日子，女人眼里也不肯睬地，他还打着光棍呢。

有一天，他下班回来走进一家廉价的酒吧，独自一个人喝闷酒。想发泄泄满腹的牢骚也没有个谈话对象，不论面前难起多少空林，心情也不能变得痛快些，他简直成了世上多余的人。

忽然身旁有了人声：

“我想跟您谈一谈。”说话的是个衣着朴素的男子。

“谈谈话倒不要紧，可是您认识我吗？”

“是的，连您的姓名和工作单位都清楚。”

“如果您想通过我找点什么好处，这类事跟我说也白费，我这个人什么力量都没有。”

“这情形我也知道，我是信任您的，才想托靠一点事。”

“这一说倒引起我一点兴趣，虽然我还不知道要谈的是什么。好吧，究竟什么事？”

“请挪个清静地方……”

于是，这个人把他领到一家高级饭店的酒吧，悄声地询问他：

“……您对每天的工作，很满意吗？”

“无非是不得不去上班。”

“是不是想不干了？”

“没那个勇气，象我这样人，还有哪个公司肯收留呢！”

“是吗？那么，您想不想多得一点钱呢？”

“那东西，谁不希望！领的奖金也是微微寥寥啊！可是，您到底要托我什么事？”

“咱们闲言少叙吧，干脆说，我希望获得你们公司的情报，最好是重要的、秘密的，可以付给你谢礼。”

“这么说，你原来是个产业间谍，想拉我充当爪牙，对吗？”

“爽快一点讲，就是这么回事。”

“叫我背叛我们公司吗？……”

“您还那么讲义气吗？拿您的处境来说，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呢？要是愿意干，请您给我个电话。”

那个人告诉了电话号码，付了酒帐就走了。可以说那个人讲的一番话，完全摸透了年轻人的内心底蕴。

怎么办呢？年轻人想了想，就有意试试看——公司不拿我当回事，这个人倒能对我深信重托。他的心有点活动了。

他回了电话，约在上一次的饭店酒吧见面，向对方提供了几点公司的情报。主要是公司内部的宗派问题，是职工们尽人所知，而局外人并不了解的。

对方听来很感兴趣，想不到这类闲话，竟然也会招人爱听！分手时，那人交给他一个封筒，里面装着超乎他意料以外的钱。

他走进高级一些的酒吧，拿这钱来开怀畅饮，仿佛要借醉压抑他的良心谴责。同时却也觉得很痛快——你公司瞧不起我，这也是你应得的报答！

索性扎下头去干一干吧！他在自己所能看到的范围内抄录了一些计划

书，又跟对方联系拿了去，对方笑笑说：“渐渐你就爱干了！”

“可是，这样的情报，您干什么用呢？登在本行业的杂志上？还是要把我们公司搞臭？”

“你看我是那样无价值的人吗？我干的是这一行的掮客，要更为有效地加以利用，而且不致有损于你的立场。”

看来此人确实是可靠的。他接着说：

“更重要的是，也要请你注意，如果你在人前摆排场显阔气，会引起周围疑怪，那样你就弄不到情报了，使我们也不好办，不得不另选他人。”

“我明白了。”

年轻人更深入地搜寻情报，把目标放在日常生活上也能换钱，他真怕这样的便宜营生被别人抢了去。

不过，象他这种消极混泡的人，对于高级情报是沾不着边的。他为了博得信任，便在工作上倾注了热情。

他甚至引起了这样的议论。“这小子干的格外起劲了，好象他早晚要干出点什么名堂似的。”

至于他的内心如何，谁也摸不清。他这么一积极，对公司不无好处，从而也就便于他活动，如能让他干些专职的工作，那就有利于窥探所需的资料。

在这同时，也有一种怕被揭穿的恐惧经常在他的心头萦绕，这种事不能保证永不败露，必须让那一天晚一点到来。他尽量表现得规矩谨慎，力求叫人相信他是个忠诚老实的职员。

他从嘱托者手里取得的钱，都暗暗存起来了，努力不叫人怀疑到他是产业间谍的爪牙，他做得很严密。

不久，他赢得了领导的关怀，给他介绍个女人便结婚了。如若他总过独身的生活，会被认为野马无缰不大可靠，生活走上正轨他就能方便一些，使领导放了心，加强了对他的信任。

嘱托者有时就来个电话：

“后来，还有没有什么？”

“哈依，我一定照您的希望办。”

对话只有这么两句，即便身旁有人，也只能认为电话里谈的是交易，其实这是年轻人暗中进行的某种交易、从公司一下班，他就带着新的情报走了。

关于这件事，年轻人对他的妻子也守口如瓶，丝毫不流露。现在一泄露，不仅白白让她担心，而且大有令人发觉的危险。要向她公开，最好是等到习以揭开秘密之时。

那妻子难免大吃一惊。不过，把手里的存款向她一亮，就能镇止她的精神慌乱而使她默默点头。反正事已至此骑虎难下了，即使提出不干，对方也不会答应。况且在他自己也无心关手，这么干，不但逍遥愉快，还能落一个“优秀职员”，捞到的钱财也正经不少嘛。

有时，他也尽兴地摆一摆阔，那只限于他一个人公出在外的时候，他的阔气能使一些妓女们瞠目结舌：

“您大大发财了吧？看不出您是独力经商的人……”

能够使人莫名其妙，这也是一桩乐事。

“后来，还有没有什么？”

“哈依，我一定照您的希望办。”

受到电话的催促，年轻人又开动了脑子，极力去靠近电子计算股，他提出：

“使用电子计算，大概是今后工作上必须掌握的，可不可以把用法教给我呢？我愿意按月付学费。”

“你这么热心，实在难得，可以先教你入门知识。”

这一来他又得手了，瞅出空隙，他就从这方面偷情报，连他自己都禁不住惊叹干的巧妙。他把这些交出去，又都变了钱，使对方也很感动地说：

“你干的太漂亮了！”

“我尽的这点力，连不足以报答您的厚礼。借这个机会，我倒把电子计算的技术也学会了。”

然而，最机密的重要情报，并不通过电子计算机，还有一定限制的。

年轻人抢着干那经常加班的工作，留在公司里干到很晚，乘机窥探忘了加锁的文卷柜，又获得一些新的情报。对于简单的卷柜，他还会用铁丝把锁捅开。虽然夜间有守卫员转来转去，却想不到自家的职员会给外面的间碟充当爪牙，还认为他对工作格外勤奋呢。

公司的领导给职员们下达了一件注意指示：

“近来公司内的情报有向外面泄露的迹象，要求职工对外部人慎勿多言！”

不过，并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到他，他也佯做无事，只在心里嘀咕：“上边那帮家伙尽管厉害，却不可能摸到我这个底。”这时候，他越发弄出些更大的情报，越是卡的紧，他干的越起劲儿。

他这笔秘密收入，已经积蓄下不少存款，而且还在继续增多。除了正当工薪，另加上这些外快，他生活得满不错了。

有的时候他可也来个自我否定，承认自己是背叛了公司，背叛了认真工作的同事们。

他试图加以这样的辩解：企业这东西，本来就是一种冷酷无情的权威组织，我是对它进行抗争的，最抱有人情味和顾全自己观点的人，有那么一个也未尝不可。

行为一旦被发觉，那也不必惶恐，他可以依靠积蓄的钱独立去搞些营生，这是不能不做的准备。的确，他在工作上，付出了几倍于普通人的努力，这是为了在公匐里建立信用而建力，为了盗窃情报而努力，一为了准备独立乘此时机进行锻炼而努力的。

妻子对他说：“你这个人，真是喜欢工作呀！”

“至少，我要使你过上好日子，何况在这个社会里，光吃不干是要被淘汰的。”

“可也是的，努力干吧！”

这样，他很圆滑地瞒过了妻子。

他也对出钱买情报的嘱托者探问过：“怎么样，我向您提供的情报不少了，能起什么作用呢？对这方面，我一点也不清楚，那……”

“那就不能工作了，是吗？不谈这些是干这一行的严格条件。不过，你可以放心，作用是有的，正因为有作用才拿钱买。在今天的社会里，你能设想有人平白无故给钱吗？要不是有用，早就把你丢开了，今后还要依靠你的。”

“好好。”

他深深地点点头。如今盗卖情报，已经成为他最有意义的生活了。

过了不久，他被提升为科长了。属于科长地位所能知晓的情报，他差不多都已掌握了，今后的需要是，利用科长这一职位去探求更高的机密。

面对这种形势，他抖起精神，要达目的，必须稳妥地做好应做的工作。周围对他是绝对信任的，不会在信任上出什么问题。

他钻了一个空隙，在首脑会议室里安设了一个窃听器，成功地把会议内容收进了录音带，出手后又得了大量的酬金。但事情不能总那么一帆风顺，时隔不久，会议室里安上了防止窃听装置。他点了点头，明白人家发现了窃听器，知道会议内容被泄露了。幸亏还没注意到犯人是他，他倍加谨慎，不让人看出一点破绽来。

年轻人对于部长们各自处理着什么工作，完全了如指掌；若问他公司里进行着什么新的规划，他也能回答出概况。

他能偷看文件的范围扩大了，他把这些都一件一件地换了钱。

同时，由于他的头脑里把公司的当前情况记得一清二楚，干起自己的工作来就易如反掌，使今所有的人都承认他是很有才能了。这一来，年轻人竟以突破惯例的升级速度当上部长了。他满怀激情地暗想：“以后越来越好干了！”

一天，总经理把年轻人叫了去，对他说：

“告诉你个喜信儿，最近打算提升你进首脑班子。”

“真的吗？无论怎么衡量，这都未免太快了！”

“不不，只要从你的工作勤奋特别出色来考虑。如此安排就是理所当然的。尔今不是局限于论资排辈的时代了，问题只看有无才能和干劲，你就具备这些条件嘛。”

“不过……”

年轻人的思绪激荡起来，他想：如若进了首脑班子，当然会知晓有关公司的一切秘密，一旦把它传出去，人家立刻就可以判明是谁泄露的。而收买情报那个人，更不肯把他放松，从此将越发紧逼，要他想要的情很。果真如此，那就不妙了，有意义的生活将从此消失了！想到这里，他不觉闭上了眼睛。

总经理往近凑了凑：

“怎么样，身子不大舒服吗？我希望你能大大发挥你的才智，让公司进一步得到发展，让收入不断扩大！你有什么情况就提出来商量商量好了，我们要依靠你哟！”

听了这诚恳真挚的一番话，年轻人情不自禁说：

“对不起呀，我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不！你的工作成绩，就是比什么都好的明证！”

“不对！为了公司的利益，我的存在是不能容许的，我要马上请求辞职……”

接着，年轻人用很长时间，从头到尾坦诉了自己的行为。总经理点着头把话听完说：

“好了，别难过。你认为跟你打交道的嘱托人，把情报都卖到哪里去了？”

“这个嘛……”

“卖给这里了，就是总经理我这里了！除了这里，并没有漏给旁的任何

地方！”

“您说什么？……”

“多亏你呀，让我们察清了公司里存在的种种漏洞，大部分我们都堵上了，经营做法也改了。无论正面反面，你总算帮了我们大忙了！”

“但是，我的思想一直是背叛公司的呀，这个污点是怎么也涂不掉的，我毕竟是一个坏分子！”

“可是，你对嘱托人不是很忠实的吗？你干的很出色，今后还可以照那么干下去，只不过是面对揭去面纱的嘱托人，也就是本公司而已。你的思想是愿为肯定你的人尽力效劳，对吧？这一点，我很欣赏！关于公司的内情，数你最清楚，而且你连本职以外的工作都下了多方面的功夫。不是这样的吗？要让咱们公司来一个更大的飞跃，除了你，再没有能够胜任的。何况，应该怎样对外严守机密，似乎没有谁比你更懂得呀。”

“请容我考虑一个晚上……”

究竟按总经理的希望去做好呢？还是做一个精神废人好呢？明天他必须做出回答。

古老的旅店

作者：星新一

这里是山间一座日本风格的古老旅店。黄昏时分，三郎和春子来到这里，老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

“二位光临敝店就宿，非常感谢。一定尽心伺候。”

“哪里！是有人奉劝我们，一定要住在这里……”三郎愁眉苦脸地回答。不仅面上，心里也同样的阴沉。春子坐在一旁扭过头去。他们二人是旅行离婚前来此地的。

他们结婚已经五年。也许由于处在膝下无人的“倦怠期”，二人的感情逐渐有些冷漠。双方都厌腻对方到了极点，再也不堪忍受了。

婚前的介绍人尽力设法为他们和解，但却说不出个什么道道。夫妻互相指摘对方的缺点，把对方贬得一无是处。一致的意见是：再也无法共同生活。终于，介绍人无可奈何地说：“我作为介绍人，本不想说这样的话，但是，已经束手无策。也许离婚对双方都有好处。”

“这多么干脆！”二人异口同声地说。

介绍人又补充道：“不过，有一件事，希望二位能够听我的话，就是离婚以前，作一次离婚旅行。如果充分谈心还是不行，从此分手，也就势在必行了，刚巧，我熟识一个静悄的山间旅馆。”

由于这么一段经过，二人才来到了这家旅店。

“这家旅店太古老了。”春子在走进正门时厌恶地咕哝了一句，三郎却装中没有听见。他想：再忍耐一会儿就到头了。只要挨过今夜，就对得起介绍人，可以和春子分手了。

“这个房间，一点都不招人喜欢。”当他们被引进房间时，三郎说道。

这回春子没有作声，也没有要求另换房间。因为这毕竟不是快乐的旅行。

吸了一支烟，二人哑口无言地吃了旅店送来的晚饭。虽然介绍人嘱咐他们好好谈一夜，但已毫无这种余地了。况且眼下又没有可谈的话题。

饭后，三郎对前来为他们铺床的女侍者吩咐道：

“喂，请把被子分开铺，那个角落一铺，这个角落一铺。”

女侍者疑惑不解，瞟了一眼春子。然而春子也点头赞同，她只好遵命铺床，然后退了出去。

“我先睡啦……”三郎说着，从皮箱里取出一瓶威士忌，喝了几口，便钻进了被窝。

随后，春子也熄了灯，钻进了对面的另一个被窝。

刚一入睡，三郎就做起梦来：梦见他已经和春子离婚，品尝着自由滋味，走出了旅店。但他刚刚上路，就被从大路的对面走来的许多人喊住：

“终于找到你了！”

然而对于三郎来说，这全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他试探着问道：

“你们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没什么。喂，一同回去吧！”

“我不去！”

“抗拒也没有用。防备你这一手，才雇了好几位大力士哪！”

这伙人哪怕动武也非要把三郎带走不可，三郎感到一阵恐怖。看他们那架势，是轻绕不了的。逃跑？他们会追上来。他挣脱捉拿他的人，向旅店跑去，好不容易才回到了自己房间。春子还睡在那里。

“春子！快救救我……”他拼命地伸出手去，终于抓住了春子的手，感到既留恋、又踏实。

然而，那帮家伙又从上方重重压在他身上，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但他抓住春子的手不放。从这一场莫名其妙的荒诞风波中，难道不是足以证明：可以信赖的唯有春子一人吗？

“春子，救救我……”三郎从心底里发出绝命的呼救。这喊声使他惊醒。他浑身大汗淋漓。而春子的手，还一直被紧紧地握住，依然不想松开。此时的春子也被恶梦缠扰着，痛苦地喊叫起来：

“喂，救救我……”

三郎推醒春子，问道：

“喂，怎么啦？”

春子睁开眼睛，继续抓着三郎的手，说道：

“啊！原来是个梦。奇怪，真是个可怕的梦啊！我梦见刚要离开这里回家去，竟被一伙素不相识的人追赶，差一点儿被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嗓子都喊哑了……”

三郎告诉春子，自己刚才也做了个梦，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并且，二人意识到两只手还一直紧紧握着。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铺被时离得那么远，可是，瞧！现在都紧挨在一起啦。”

“我害怕……”

被窝挨着被窝，毫无移动过的迹象。二人都瑟瑟发抖，紧紧贴靠在一起。此时此刻，“倦怠期”等已不知去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就这样紧握着手，直至天明……

侍女送走二人之后，向老板问道：

“这两位客人怎么完全变了？亲亲热热地回家了。”

“哦，奥秘就在于他们住了那个房间。只要在那间屋里住宿，就会被恶梦魔住。吓醒后，直至天明，再也无法入睡。甚至被窝也会不知不觉地被挪动。不管怎么说，似乎总会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这是为什么？究竟那个房间有什么说道呢？”

新雇来不久的侍女还不晓得其中的缘由。

旅店老板向她解释说：

“那里发生过殉情。从前，有两个青年一同私奔，可是，双方家里都坚决反对他们结婚，便雇了人四处寻找，硬要把他们抓回去。两个青年跑得情疲力尽，终于被追得走投无路，就在那间屋里选择了一死。”

“真是一桩悲惨的故事啊！一定是他们的咒语留在房间。不过，难道能用这样的房间招待客人吗？”

“当然，平常的客人是不会安排在这个房间住宿的。不过，对那些面临着悲惨结局的夫妇来说，事情就迥然不同啦。在殉情的两个青年希望在上世结合在一起的渴望一起作用，夫妻旅客便难舍难分。老实说，我们正暗地里四面八方地托人，向我们介绍这样的客人哩……”

漫长的人生

作者：星新一

大千世界，变幻无穷。然而，其中，永恒不变的，岂非酒乎。即使远古的人们，由于某种原因，心情郁闷时，也准会象我这样痛饮的。现在同样，恐怕将来也是如此吧！

艾诺先生坐在酒吧间柜台旁，边自斟自饮，边胡思乱想。他是一家大公司的职员。

家里有妻儿老小，还有刚刚出世的小孙儿。可是，他竟没有心思回家。

“唉，太没意思！人生原来这么无聊啊……”

艾诺先生一连干了几杯，他醉了。邻座的一个人，侧耳窃听他的连篇牢骚，隔了一会儿，便和他搭话说：

“对不起，您最好不要如此贪杯啊！”

“好的，放心吧！”

艾诺先生这样搭讪着。可是，这个人又接着说：

“那么，先生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能不能讲给我听听。向他人倾诉自己的烦恼，心情上会轻松些的。”

“说的也是啊。老实说，我的烦恼，就是难以晋升。我从一流大学毕业，就进了现在这家公司，而且，从未出过大错，一直在尽力作事，可眼下，还是个小小的股长哪。”

“那么，请问先生多大年纪？”

“五十五。”

艾诺先生答道，又干了一杯。那个人边点头边说：

“是吗！不过，象先生说的，不是很平常吗？还有这样的公司哪！若不是年过花甲，就当不上股长。你是旧小说读的太多了吧！”

这就是现状。时代变得这样，正是医学惊人发展的表现。永无止境的科学，使人类百病不发，青春常驻，改善了卫生环境，消灭了事故，大幅度地延长了寿命。

艾诺先生仍然这饮边说：

“听啊！敝公司，大约九十岁才能升为科长，而登上部长宝座，就得一百二十岁。

董事们的平均年龄一百六十岁，当经理，要二百高寿喽！”

“我是自由职业者，无从晓得这些，不过，依我看，将来天下太平，岂不很舒畅吗？”

“不妙！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托防老剂的福，总是那么健康；又沾思考敏捷剂的光儿，大脑功能毫不衰颓，由于服了心剂，还努力学习。于是，那些诸于世故的家伙们，将永远在其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每当我一想今后的人生道路，那么漫长，不禁意乱心烦。”

艾诺先生喋喋不休地捞叨着。这时，那个人好象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

“对，对，刚才的一条新闻消息中报道，据悉，又新研制了一种特殊的返老还童用电磁装置。听说效果极佳。靠它，人们还能延长五十年寿命……”

“此话当真？天哪，我大约永远不能高升了。久踞‘安乐椅’的家伙们，是决不肯让位的。我即使忠心耿耿地效劳，指望爬到靠近科长的地位。可是，老科长却更加延年益寿。地位阿，你竟抛弃了我，奔向他人去了。呜呼……”

艾诺先生声泪俱下，又仰脖儿干了一杯闷酒。这时，身旁的那个人笑容可掬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快别说那些丧气的话了。”

“安慰我也无济于事。您不在宦途，不会理解我的心情的。您不懂，升官，是有多么大的魅力啊！如今，我如同奴隶一般，永世难以见青天了……”

“不，先生切不可自甘暴弃！请您振作起来，我将助您一臂之力。”

“不要给我吃宽心丸，哪里有什么好办法，帮我的忙。”

这时，那个人便对吵嚷着的艾诺先生窃窃耳语。

“那么，请听我说。好吗？假设您的顶头上司，一科长或部长，在工作上，出现了重大失误，那么，对您来说，这结果，岂不是有利吗？”

此话的弦外之音，艾诺先生立刻心领神会。

“对，说得对。您是说，可以慷慨相助吗！务情帮忙。事成之后，定有重酬。再说，这对公司也有利嘛！科长这家伙，可是蒸不熟煮不烂呀……”

艾诺先生开始毫无顾忌地毁谤科长，进而，又恶语中伤部长。看那架势，必一一罗列官长们的过错，又要让这个谋划表面上看起来名正言顺。

那个人频频颌首，最后，用重重的口吻说：

“明白了。结局如何，就请先生拭目以待吧。准是一出精采的好戏喽！”

此后几天，艾诺先生快活地悠闲度日。他想，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名上司下台。

他梦寐以求，心都乐开花啦。

但是，后来临头的竟是适得其反。那是一张恼人的免职令，艾诺先生被降职为普通社员。他又是抗议，又是追查原因。原来不知何许人，将一盘录音带寄给上级。一放录音，结果，那天，艾诺先生坐在酒巴间，攻击上级的那些恶言恶语，全被录了进去。

艾诺先生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但已悔之晚矣。话既出口，无法更改。于是，艾诺先生过去几十年的成绩，都付之东流，竟落得一垮到底。

取代艾诺先生升为股长的那位先生，喜不自胜地举怀庆祝。作陪的竟是在酒吧间里，巧妙录音的那个人。新任的股长致词说：

“这次，多亏您悉心相助，五十岁晋升为股长。这简直象做梦。”

“哪里，哪里，你我学生时期不就是挚友吗？今后也必尽薄力！”

“好，再过十五年，再用这一手，撵科长下台，反正他升官心切，很快就会上钩的。”

倘若成功，我竟能六十五岁登上科长的宝座，真是破格儿高升啊！不错，寿命过分延长了。倘若我不这样做，就会郁郁终生，一筹莫展……”

宏伟的规划

作者：星新一

有一个青年人，名叫三郎。最近，他参加了 R 公司的招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的时候，有一天，这家公司的经理采访。三郎受宠若惊，奇怪地道：

“哎呀呀！这是怎么说！要是我考上了，发一纸通知书来不就行了吗！这么说，是来通知我落榜了的吧？可您亲自光临，这也……”

“哪里，你名列前茅，考中了。我们很欣赏你的才华，所以，我以公司的名义，有求于你。”

看来，好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三郎心里砰砰跳着问道：

“有什么事，请说吧，只要是我力所能及……”

“是这样，我们想故意让你落榜，再请你去考 K 公司，你一定能够考中。”

“您说什么？说起 K 公司，那不是贵公司的竞争对手吗？而且还总是压你们一头。”

我之所以要进贵公司，就是想，如果这种局面能够扭转，或许还有干头儿。可您为什么……”

经理微微一笑，探身道：

“你这番话说的就很有气派。这就更得求助于你了。正象你说的那样，我们无论怎样努力都白费，别说超过他们，就是赶上也不可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把他们的秘密探来的人物。”

“啊哈！原来，是让我当个间谍打进去，是吗？”

“正是如此。我们想，你这样的人，一定能干得很出色。如果成功了，要什么报酬都行，还可以马上委你个重要的职位。我们并不催你，你就稳稳当当地干好了。花多长时间也无所谓。另外，那些小来小去的秘密就不用报了，为那点儿没价值的东西露了马脚，可就要鸡飞蛋打啦。”

“既然您置中了我，话又说到这份儿上，那我就遵命了。”

三郎被说服了，开始实行这宏伟的计划。也就是说，他考取了 K 公司，成了那里的一名职员。

不消说，刚进去一年半载的，还没能接触到公司的重大事项。但是他并不焦躁，闷头使劲，老老实实地干事儿，把博得上司和同事的信任作为首

要的目标。

同时，在外面他也持身唯谨，按捺自己不干什么荒唐事。一来是防止人们说闲话，二来也是为了早日登上能发挥其间谍作用的有利地位。

转眼上了三年头儿。要是一般的职员干到这个时候，就会进入怠倦期，处于一种厌烦工作啦、自我菲薄啦、遇到一时的坎坷就难以长进的状态。

然而三郎却不同，他适中能对工作倾注满腔的热情。到底是有着明确使命的人嘛，别言没人注意，作用却非同小可，那帮家伙怎么比得了。真没有比这再有味儿的了。

一想到这些，他非但不抱怨，甚至感到乐在其中。以至于不得不苦心孤诣地按住硬要浮上面孔的喜色。

这样的一个人材，K公司当然不能埋没，他立时破格升迁，当上了科长。这就向公司的机密接近了一步。但他仍然竭力不动声色。要是在这个地步上就暴露了真相，以往的努力便要化为泡影。

三郎越发干得起兴，有时还揭发出拿了钱向外公司透露机密的下属，并且毫不迟疑地把他们扫地出门。如果有他们在，那么，为了远大计划，作为间谍埋伏在这里的自己不就一钱不值了吗！

这份功劳也颇受上司青睐，三郎即便更得信任。以至于不久，公司里的一位大员看中了他，认为是个人物，而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

这是不能拒绝的。如果拒绝，人们就要追问缘由，生出疑窦。三郎答应了，而且是积极主动的。要隐蔽自己的真相，没有比这再好的掩护了。当间谍就要冷酷无情，一切能利用的都要利用。况且，这位大员的女儿还有一点姿色，脾性也讨人喜欢。

三郎在家庭里又成了好丈夫，为了完全把敌人蒙住，就得先当同伙嘛。妻子每回娘家都要使劲夸他。不用说，这也给他锦上添花了。

他好象不知疲倦似地埋头苦干，往上爬，一步步地向K公司的中枢部位接近。结果，尽管年资尚轻，竟也能出席公司的委员会议了。

现在，三郎想道，K公司的全貌已经基本清楚了，该整理个报告回到R公司去，告一段落了。

但是他又想，爬到这一步可真不容易，再熬一熬，说不定会有更大的收获呢。于是，三郎选定了后一条路子。

终于，目的达到了。他爬上了能对K公司的全部机密了如指掌的地位，也就是说，当上了经理。

在产业界，因这位年轻的经理凭自己的实力夺占高枝而赞声四起。自不待言，如今他对K公司，不仅能无所不知，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筹了。

此刻，他暗自琢磨开：

“说起来，这K公司的生杀之权，都在我一念之中。现在，只要巧施小计，让它垮台，我的使命就算成功地完事大吉……”

想着想着，他忽一转念：

“……可是，我为什么非把K公司搞垮呢？几年来，我呕心沥血的努力，凭那么一星半点的报酬，划得来吗？回去在R公司弄个一官半职的，又能怎么样？就算谋上经理的接班人，还比现在降了级呢。”

三郎全变了，只剩下一副冷酷无情的心眼。

且说R公司这边，正在喜滋滋地等待着他的动静。可是过了许久，仍然不见效果。

暗中想和他接接头，却吃了闭门羹。

R 公司气愤之余，便放出流言，说“K 公司的经理是我家间谍”。其实，这并非无稽之谈，而是事实。然而流言的作用却适得其反。

K 公司的人们听到这话，一个个义愤填膺，他们齐集在新经理的麾下，奋发苦干，和 R 公司进行激烈的销售竞争。结果，到底把 R 公司打得破产倒闭了。

幸福的公式

作者：星新一

“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在夜路上，一个青年边走边低声私语。原因是再简单不过了的：爱情之花已经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还没有妻室。很久以前，他就偷偷地爱上一个女人。

她是资本家的女儿，温存、文静而又美丽。正因为如此，青年曾经想过，这将是一场难以如愿的恋爱，但他并没有完全绝望。他苦恼，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在折磨着他。

但是，形势的发展对他很有利，也许是他那诚实的性格受到了赏识，一切都出人意料地顺利进展，甚至发展到互相山盟海誓的程度。简单地说，就象恋爱电影中的大团圆收场一样。虽然这样的事已经司空见惯，但对当事者来说，却宛如置身梦中。

因为这是幽会后归来的途中，所以他才几乎想说出来：“我太幸福了！”接着，难以抑制的内心喜悦，变成了欢快的口哨声，近时流行的歌曲《幸福包围着我们俩》的旋律从他的口里飞出。

伴随着歌曲的节奏，他以舞蹈的步伐前进。这时，他感到有一物在和自己一同走，他转脸望去，发现那里确实有个东西。

那好象是一个模糊的影子，看不清他的本来形状是什么。青年说：

“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那家伙回答说：

“我一时还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也许可以叫作‘灵魂’。不，不是！它是个更复杂的东西。如果用‘积蓄’这个词，又未免太抽象了。它是‘有时从井中浮现的幻影’。

不，它又不象幻影那样架空，而是实实在在的。”

“如果想作自我介绍，就应该把话说得更明白些！”

“那么，姑且算我是现代的怪兽吧！”

青年瞟了一眼答话的对方，说：

“你不大象怪兽！喔，好吧。那么，你是从何处而来？”

“真好刨根问底。这个我也通俗易懂地告诉你吧！姑且算我来自高山那一边的远天吧！”

“来干什么？”

“因为你吹了口哨，我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每当有人忘我地吹

起口哨时，我就会来的。”

听了这些话之后，青年不住地点头，心想。原来如此。怪不得我心中充满了幸福感，忘却了恐惧。而且。对方也并不是个流露敌意的丑恶东西。

“果然不错，是爱的情灵，就象爱神丘彼特。大概是为了祝福我们的爱情才出现的。

肯定是这样，这真太美妙了，一切的一切，都好象是为了我们才存在的。”

“是啊！说得对，一切是为了你们才存在的。不过，这和祝福却有点儿不同。我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向你表白，祝福是一时的，而表白则刻进脑海，永志不忘。”

“也许是的。不过，你怎样表白呢？我自夸也许不合适，不过，我的性格诚实认真，这总是可取的吧？”

青年一问，幸福的怪兽、爱情的责白者回答说：

“那是不言而喻的，也许是由于你所在的那个公司资产殷实的缘故吧。假如你公司行将倒闭，不管你怎么诚实认真，女人也不肯和你结婚的。”

“当然是那样。”

“你们公司在朝鲜战争期间赚了一大笔钱，充实扩大了资金，这个机会太好了。就因为这场战争，你们的企业得到稳定扎实的发展，社会上的信誉也提高了。”

“原来是朝鲜战争……”

青年小声嘟味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朝鲜战争的悲惨景象：以朝鲜半岛为舞台，双方国家的军队用最新式的武器动起刀枪，数不清的受害的悲惨居民……

当他意识到这些悲惨的过去和今天的幸福有关时，心情有点不快。于是，青年想转换话题，他摇了摇头，驱赶这不快的记忆中的景象。他说：

“我们结婚，如果是在过去，由于门不当户不对，大概不会被允许，从而也不能实现的。”

青年出生于极其普通的家庭。与此相更，女方的家庭却属于上流阶层。如果是战前，他肯定是难以如愿的。幸福的怪兽对此回答说：

“也许是没有解释的必要了，这一切都是日本民主化的结果。多亏了日本的战争失败，多亏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听着听着，在青年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日本战败投降的一大原因——原子弹爆炸的情景。原子弹，在一瞬间之间，把俩个城市部毁灭在巨大的死神之手。朴素的生活，无辜的生命，一切的一切，都无影无踪了。

“什么了你是说我的幸福多亏了原子弹？”

对这个面带不悦的青年，幸福的怪兽说：

“发牢骚是没有用的。这是事实和逻辑的问题，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但幸福的根源不只是由于原子弹爆炸。那时所以使用原子弹，是因为联合国军队苦于应付日本的‘神风’特攻以及在南方岛屿上进行的‘玉碎’战术。因此。如果进一步深入挖掘其原因，还由于这一点。”

青年脑海中的形象又转移到这些情景中去了。出现了那些纯洁青年的身影——他们不准有任何犹豫和反抗，驾驶着装着炸弹的战斗机，被迫飞向死亡的天空……

还有，那些鲜血染红了海岸沙砾而死掉的，以及来不及选出而与舰船

一同葬身海底的联合国军的士兵们。

多少万的生命，在那里他们留下了眷恋和愤怒，惨不忍睹地被断送了生命。青年小声地喊着：

“这些事，和我们无关！”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一切都和必然性连在一起的。就是这种情况促进了原子弹的投掷。就说原子弹吧，它既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天然形成。如果没有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不会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多亏了从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的那些人们。他们把原来住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当成劣等动物予以残杀，对于从非洲带来的黑人施以私刑，加以恐吓，象牲口似地奴役，从而建立了文明。”

在青年的脑海里，这些画像一幕幕闪过。那里散放出血腥，迸发出哀鸣。青年沉默起来，这时，幸福的怪兽进一步解释说：

“如果没有这些情况，也许造不出原子弹来的。也就是说，战争就不会那样结束，你们现在的幸福，也不可能以现在的形式存在。这一点是可以断言的。”

“……”

“不过，这个功劳也不能完全归之于原子弹。说起来，既有成败，那么，没有以前的开战也是不行的。就是在中国的那场战争……”

青年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在什么刊物上看到的日本军队残暴地对待毫无抵抗力的居民的情景。他想说，不要太过分了吧，可是他说不出来。幸福的怪兽又接着说：

“那和纳粹德国的存在也有关系。如果德国当时没有那样势不可挡的气势，日本是不想一下子卷入世界大战的。这还多亏了希特勒呢，是你的大恩人哪！”

在青年头脑的放映室里，又有一些画面在开始活动。送往毒气室的犹太人的长长行列。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半夜从家中被秘密警察抓走，不经审判便被处死的人们。墨索里尼……

数不清的累累白骨，止不住的汨汨血流。充满着仇恨的泪池。青年感到一阵恶心，都问，茫然若有所失。

幸福的怪兽在一旁仍在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南北战争、日俄战争、英国巧妙地统治了东方。再往前追溯，成吉思汗筑起尸骨的高山，从亚洲势如破竹地拥进欧洲……

“你现在的幸福，一切都是和这些分不开的。如果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你和那位姑娘就不会象现在这样相爱。你是幸福的……”

青年清醒过来，刚刚要予以反驳，那对手已经消失了。

青年回到自己家中。这时来了电话。拿起话筒，原来是方才分手的那位姑娘，对他说：她今天非常高兴，并对他表示感谢。

青年用很不愉快的声音回答了几句莫名其妙的寒暄。因为刚才的解说还留在脑海，刚才的景象还闪在心头。也许是由于他的回答过于冷漠，那位姑娘一气之下切断了电话。

这场恋爱当然也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这个青年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因为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幸福这个词儿总是和大量的死亡还在一起。当他想说或听到别人说到幸福这个词儿的时候，就联想起站在荒野的白骨高山上相互拥抱的两个

人。

多么不幸的青年！他并不愿意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然而，据说幸福的怪兽，不是幸福到得意忘形的境地，不吹起口哨来是不会出来的。在现代，这样的爱情是不多的。表面看来，尽管相似，但内心却都是一己私利和个人贪欲，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事了。

奇怪的职员

作者：星新一

这既是个雇人难的时代，我所经营的公司又是个中小企业，因此招工条件不能过高。

有个青年名叫山崎和彦，他在职业介绍所里听到了消息便前来报名，我也只好录用了。

他已年三十岁，还没有结婚，人长得很漂亮。

我一见他就皱起了眉头。心想，这么漂亮的小伙子还能踏踏实实地工作？这只有在影片中才见得到。

然而，上班后的情形却出乎我的预料，山崎工作得非常出色。交给他的任务是整理图书，他完成得有条不紊。服从命令，从不发一句牢骚。而且每当提问时，他都能恰如其分地回答。

不错，他也许是性情温柔的缘故吧；很少主动、积极地发言。我曾对他的品行做过一点儿调查，既没有发现他给女人打电话，也没有女人给他打来电话。人品这样好，反倒令人惴惴不安起来，我不由地想到，他会不会是当前盛行的产业间谍呢？可一转念，我们这个公司也并没有什么害怕失盗的秘密。

为犒劳他的能干，一天，在下班的路上，我曾对他说：

“去喝点酒吧？”

他回答说：“我不喝酒，要早些回家去。”

真是一个无可挑剔的职员。然而，倒也并非毫无瑕疵。

录用后不久，他就请了长假。好不容易盼他上了班，刚松了口气，不料，他又申请说：

“经理，希望从明天起，批准我休假一个时期。”

我说：“还请假？你的工作不错，比较起来，我们公司付给你的工资是少了点，这我承认。不过，长期休假，可叫我为难啊！”

“可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嘛！”

“看上去，你还很健康。不过，单凭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你有什么病吗？不是已经休息了这么长时间吗？”

“没有，蒙您关照，我身体很好。”

“既然没有病，那到底为了什么呢？”

他犹豫了一下终于小声说：“我要去别墅。”

“怎么，去别墅……不会是监狱吧……”

我被他这意外的回答弄糊涂了。难道山崎会是两重人格，常常因轻度犯罪而被捕？

然而，他听了我的话，却惊奇地反问道：

“把监狱叫作别墅，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总而言之，大概因为监狱可以使人安安静静地养息一下身体，又能为重新谋划下一步的工作而构思吧！”

“这么说，二者似乎确有共同之处呢、真是一个绝妙的爱称，不过，我说的别墅倒是实在的别墅，和犯罪毫不相干，是自己的。”

“是呀！你还有别墅，我可一点儿都不知道。”

“是的，我要常常去别墅休息，不然就会闷死。这不仅是身体的需要，也是大脑的需要。”

“好吧，谁都有高高兴兴度假的权利，可要早些回来上班呀！”

我没有过分地指责他。象他这样的职员，倘若训斥后辞职，那实在有些可惜。

山崎一直休息，很长时间都没来上班。由于有些事宜要同他商量，加上几分好奇心的驱使，我便决定到他家登门拜访。我想，有别墅这可够气派的，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家业吧！工作本身并不算累，他却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实在是太娇气了，他一定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然而，找到了他的住处一看，并不是什么高门豪第，而是一个极普通的公寓里的一间居室。我不由自主地嘟囔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办事真是无法琢磨，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还要说是别墅。不过，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也不足为奇。有些青年人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却要去买什么高级照相机，甚至还有人去购买汽车……”

我摁响了门铃，却没有反响。似乎外出了。于是，我找到公寓管理员，向他询问：

“山崎君到什么地方去了？”

“实在对不起，他托付过我，不要对别人讲……”

我解释说：“我是他们公司的经理，有急事找他。”

说着，我拿出了名片，并把钱塞在他的手里。总算打听到了他的下落。那是一个有名的温泉疗养区，最近发展很快。这倒使我有点羡慕。我顺便又问：

“山崎君是最近到我们公司任职的，在这之前，他在哪儿工作？您知道吗？”

“这个嘛，我可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好象在一个普通的公司里工作，他仿佛说过，由于过别墅生活，被那家公司解雇了。”

的确，再好的职员，如果因别墅生活长期请假，经理也会发火的。不会都象我一样宽宏大量。这次初访更加增添了我对山崎的兴趣，我决定下个星期天再去找他。

我坐上国铁列车，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来到了这座空气清新的海滨城镇。下车后，我首先来到镇公所打听：

“请问，山崎君的别墅在哪里？”

户籍员纳闷地回答说：“这里没有他的别墅呀！”

“不，确实在这儿，他叫山崎和彦，是个男的。”当我说出他的名字以后，户籍员才恍然大悟。

“哦，是他呀，请您到 W 观光公司去问一下吧。”

“为什么？”

“他是那里的经理。”

“那怎么会呢？您大概搞错了，我要找的山崎，是我们公司的职员。”

可是，由于再也找不到其它的线索，又是特意远道而来，我便决定去碰碰运气。

w 观光公司似乎得到了飞速发展，开凿了温泉，修建了旅馆，并把别墅区化整为零进行出售，展望台也在热火朝天地兴建之中。看到这些使我不由地想到，难道山崎真的是这里的经理吗？果真那样，又何必在我们公司里做个小职员呢？

我来到 w 观光公司的接待室，说明了来意。可接待的那位年轻姑娘好象没有听懂我的意图。这时，一个四十上下的男秘书从里面走了出来，向我问道；

“您有什么事吗？”

“不知山崎和彦君在不在，我想见见他。”

“他很忙，不行啊，现在正和县厅谈判，接着是银行，晚上还要出席建筑公司举行的招待会，实在是没有时间。”

“怎么，能那么忙吗？”

“您不知道，他是公司的经理，一些事情非他去办不可。”

“实正对不起，恐怕您是误解了，我要见的青年大约三十岁，长得挺漂亮。”

我的话音刚落，他就说：

“这么说，那肯定是我们的年轻经理了。他非常能干，已把父业扩大了几倍，当然这也与时代潮流的推动有关。”

“不会吧……”

我又详细地描述了他的外貌特征，进一步询问：

“您提到的能不能是他的兄弟呀！”

不过，听说他没有兄弟，那他准是我们公司的山崎了。这下，我可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靠请假去经营如此庞大的事业，实在出人意外，我有许多事情要弄个水落石出，可一时又不知从何问起才好。

“你们经理工作起来，每天不休息吗？”

“不，那怎么受得了，时常休息，虽然有时很难脱身，还是要休息一下，喘口气儿的。”

“休息的日子里，他都做些什么呢？”

“这个呀，可就说不清了，欢度假日是个人的权利。他好象总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当然不是此地咯。在这里，要办的事情应接不暇，宴会接连不断，又有女人纠缠，实在是没法休息。”

“那他是怎样度过假日的呢？”

“我不太详细，据他说，每天早起早睡，既不饮酒，又没有女人的干扰，做些适度的运动，几乎不用大脑，生活上似乎很有规律。”

“这倒不错。”

“每会他度假归来，都会精力充沛地工作，效率也明显地提高了，新的工作的设想也能随之产生，这么好的别墅到底在哪儿呢？……”

“是啊，若是……”

那个公寓的事请，我没有说出口，代之而出的是一声长叹。

这次回去，再不能犹豫拖延了，坚决把山崎辞掉。

无论多么优秀的职员，并且，不管我多么宽大，若总是以过别墅生活的心清快乐地出勤，我可无法忍受。

庄严的仪式

作者：星新一

他死了，才七十多岁。不会有人说：“年轻的竟然死。”但他死得太突然。

“我心里有点难受。”

他说完刚刚躺下不一会儿就咽气了。他死后的面容那样安详宁静，就连最后守在身边的医生都惊诧不已，“仿佛在安眠”这样形容倒颇为相称。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留恋和痛苦。

然而，无论死者面容怎样安详，其死是毫无二致的。这对于遗属来说，只有悲痛。

“他真的死了吗？真不敢相信！”

“希望他再多活几年，哪怕两年，不！一年也行。”

人们声泪俱下地互相诉说着这么一句话。热心的亲友和熟人为举行葬礼做好了各种准备。转眼就守夜辞灵了。

死者的亲友们接到讣告纷纷赶来。

“这事太突然了。你们一定得悲伤。但是，希望各位自持节哀。如果过度悲伤，反倒违背了死者的遗愿。”

人们用这样常用的吊唁辞令安慰着遗属。然而，这不过是虚礼罢了。来吊唁的人呈上香奠，燃起线香，接着，不免要对死者追忆一番。

“他真是个好人的！开朗豁达，而又善于社交。见到他就让人高兴。”

“可是，他又守口如瓶，若事先告诉他这是秘密，那他就不会泄露于人。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他聪明，是个富于创造性而又想象力丰富的人。不过，他的设想切合实际，很有希望获得成功……”

“是啊，好象他还建了个小小的实验室，搞什么实验。他把各种药混合起来，好象在调配什么，没看到他的研究笔记，如今也就无从知晓了……”

“总而言之，他是个好人。”

来者无不这样缅怀死者。

不多时，僧侣到场诵起经来。棺材前摆放着鲜花，葬礼继续进行。熟人们陆续散去，灵前只剩二三个亲友和遗属了。

这时，棺材里梭梭作响，人们不禁面面相觑，一种不安和把有某种侥幸心理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灵室。接着传来了喘息声。

“哼……”

声音的确发自棺内。人们不禁又一次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是错觉吧？难道真会……

此时，一位朋友站起来，打开棺材盖儿。

“呵！他还活着……”

声音很大，仿佛在说服他自己。棺材里的死者竟然盯着眼睛，活动手指，用吵哑的声音说：

“把我抬出去……”

“哦，复活了吗？太好了。当然要把你抬出来。谁来帮下忙。”

悲伤肃穆的气氛一扫而光，顿时喧闹起来。人们把死者抬到床上，香火熄灭了，供花扔到了院庭、请来了医生诊后说：

“真奇怪，方才确实是脉搏消失了，呼吸也停止了。”

一个朋友问道：

“是怎么回事？”

“应该说是奇迹吧。我只能说他生命力顽强，除此之外无法解释。他现已恢复健康，一切正常了。诸多加保重……”

医生委婉地否认了自己是误诊后，转身回去了。死者躺在床上只是微微一笑，当周围的人们散去的时候，便自言自语道：

“我悄悄研制了一种起死回生药。它的特效功能刚才得到了验证。如果每天服用少许，即使死亡，一会儿也会复活的。就象马达一旦停止不转，还会再次开动起来一样……”

死者快活地笑了。

“……可是，我不能公开这个秘密，倘若人口过剩，效果岂不适得其反！只要我一个人能复活就行了。”

这个秘密只有死者自己知道，对于别人来说，他的复活只不过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喜事罢了，亲友们商定为他召开庆祝会。为祝贺死者康复，大家自然递了喜钱。

“恭喜，恭喜。”

“您真幸运，实在令人羡慕。”

大家都这样祝贺。听到这些，死者开口道：

“我也觉得象一场梦似的。今生能与大家再次交往，我实感荣幸。”

关于药的秘密，他只字未提。既然被认为是奇迹，他也就无须赘言了。

事隔一年，他又死了。遗属和亲友们又聚在灵前为他垂泪哀悼：

“希望你再多活些年啊！”

“不过，他已多活了一年，够幸运的了。他该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又到了守夜的时候，人们手持香奠前来焚香。

那天夜里，棺材里又发出了声响和呻吟。当时，灵室前只有一个死者的朋友。他揭开馆盖说：

“又活了？”

看到死者在棺材里眨眼，他想：

“怎么回事？这样可好，一年前，大家都曾来吊唁过。贺喜时也都交了礼钱，这次又是这样。可人们都在百忙之中前来治丧的呀？”

如果再次复活，不知世人将怎样评论。名声一定太坏，说不定会说这是诈骗行为。

守夜这样庄严的仪式也要举行三次，也就变得无聊了。

世上的常规不可打乱。这个家伙已经死了。死人就应该是死的。

“把我抬出去。”死者在棺材里请求道。可是，那个朋友摇了摇头。

“最好，你还是不出来。这既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大家。”

说罢，朋友勒紧了死者的喉咙……然后，燃起线香，默默地双手合十……

残酷的世道

作者：星新一

那位青年回家时的脚步显得沉重。他今年二十八岁。他自从进公司以来，工作还算过得去。可是，偏偏给过去的一个同学当了借债保证人，因此劫数已到，因为那个家伙逃跑了。债主逼他还债，他不得不占用了公司的公款。

后来，占用公款的事被发觉。如能补偿就好了，可是哪里有钱补偿呢。于是，他以退职金顶帐，被公司解雇了。

他想喝点闷酒，可是不愿到熟悉的酒吧间去。于是，在市郊的一个车站下了车。他独自住在离这个车站不远的一所公寓，打这儿走七、八分钟就到。

他穿过商店鳞次栉比的一条街道，看到一家酒吧间。也许因为心情沉重，他觉得这家酒吧间格外地吸引人。也许因为它离家太近，平时他对这家酒吧间倒一点也不曾理会。

也许曾经见过它，但连想都没想过它的顾客是些什么人。

“在这儿喝它一杯。”

他推开门进去。这家酒吧间并不大，可是内部装饰得很别致。一个约莫三十五、六岁的女人站在柜台里面，似乎只她一个人经营这家酒馆。女人见他就说：

“您来了！”

“我是头一次来到这里的。”青年答道。

“不管是哪位客人，初次见面的都是头一次来……”

这一来，他心情舒畅了些。要了一杯掺水的威士忌，慢慢地喝起来。他心想，这位老板娘走过了何种人生道路呢？想知道，但又不能刚一见面就问这些。只听老板娘继续说道：

“坐在那边儿的那位客人，是从一个月以前开始来我们这个店的，据说他干的是宣传广告业。”

离他不太远的地方，坐着一位四十开外的人。彼此好象已经被介绍了似地打了个照面。不知什么原因，似乎双方都互寄同情，不由得互道寒暄：

“您好！”

“您好！”

青年对他印象不坏，不过看来他酒喝得并不愉快。青年手持酒杯，凑到他跟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问道：

“您的生意怎样？”

“我若是能够回答你‘还可以’，那就好了……说是宣传广告业，但规模很小，工作人员只有我和一个女职员，勉强维持到现在。我们揽活儿的那几家公司总是拖欠宣传费。其中有些公司也许要倒闭，到那时连我们也要跟着倒闭，不得不携家带口地潜逃。”

“那可直够受啊！说实在的，我的处境也和您差不多，今天被公司解雇了。暂时还能领到失业保险金。不过，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了。”

“可真是不幸啊！刚才我只顾自己发怨言。很抱歉。这儿的酒菜不太贵，咱们边喝边谈吧。”

交杯换盏，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他们俩人反复地说道：

“这个世道真残酷。”

当他们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的时候，又出现了志同道合的人。

“你们说得对，这个世道太残酷啊！”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绅士。

“您似乎也有点什么心事吧？”

“二位，以后我来请客。不瞒你们说，这件事本想藏在心里，可是听着你们的谈话，我也想入伙了……”

他曾经张罗筹措资金、租借房子，好容易办起一个会员制的体育俱乐部。但是，经营刚一上轨道，他却被撤职了。

“您犯了什么错误？”

“要真是那样，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这位绅士，原来是某大公司的总务部长，后来公司发生了不幸事件。当这一事件的责任波及公司负责干部时，他为了公司，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进了监狱，尽管服刑的时间并不长。

知道底细的人对他是同情的。但，不知情的人却与他过不去。有那么一伙好搞阴谋诡计的人，想方设法把他撤职了，其理由是：有前科的人不适于在高级体育俱乐部工作。

“确实是个残酷的世道啊！”

这三个人志同道合地说到一起去了。继续喝下去，大家一醉，胆子就大了起来。于是那位绅士说：

“既然落到这种地步。咱们也要同心协力，对抗这个世道啊！”

“对！不过怎么干法？”

大伙儿很起劲。

“在这儿可不好说。”

“那，到我的公寓去谈。”

被公司解雇的那位青年把他们领到公寓，他们议出了一套行动计划。那位绅士向青年问道：

“您在公司曾做过什么工作？”

“我是搞材料的。”

“好！可以拟出一套计划来。搞宣传的先生！您到能够骗得过的地方去，说您是接替他的工作，赊账采购材料，越多越好，后事由我来处理。”

“能成功吗？”

“准能成功！采购的时候请您说一些公司的内情、上司的名字等，谈得要巧妙一点，注意不要露马脚。您既然是搞宣传的，印制名片不是拿手吗？这事要办得越快越好。”

“好！我试试看。不知怎么，我感到有信心了。也许从前我太老实。”

这一“事业”很快地付诸实施。事情过后，公司里有人说，这个案子是不是那个被解雇的家伙干的。也有人说，他并不那么聪明，又没有胆量。既然没查清作案人，只好由公司赔偿损失了事。

这样，他们弄到了一大笔钱，三个人分了赃款，又去那个酒吧间。

“反正，是值得庆幸，我们举杯祝贺吧。老板娘，今晚我们要痛饮一场哩！”

“那太好啦！虽然我不晓得先生们有了什么喜事，但是今天你们的情绪和上次完全不同啊！”

在这家酒吧间喝酒，胸襟就开阔了。

“看来我们都具有自己未曾察觉的才干。再干它一家伙。”

“那当然！”

又议出了下一步行动计划。

印制出煞有介事的传单和体育俱乐部的会员证，那位青年和搞宣传的人把它削价推销。因为那位绅士已经教给他们推销的窍门，所以他们都能做到简明扼要的说明。

所遭受的损失，只好由体育俱乐部处理赔偿。虽然俱乐部方面猜测此案是某某人干的，但是并没抓住证据。而且他们也有点心虚，因为这个人他们是用阴谋手段赶走的，若把事情公开化，就要关系到俱乐部的信誉。

于是这三位又是干杯。

“一帆风顺啊！老板娘，我们又要喝了！”

“但愿先生们总是这样一帆风顺。”

三个人喝得兴高采烈，并约定在一个星期以后再次聚会，计划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就分手了。

然而，到了约定的那天晚上，这家酒吧间没营业，那位青年人堵在酒吧间门口，把他们二人领到自己家去，说；

“那个酒吧间歇业了。”

“老板娘发生什么事了？”

“二天以前，我想喝怀酒，到那儿才发现她歇业了。第二天我到打听了知道那个老板娘是个寡妇，她的男人因车祸死了。”这对她是个很大的打击。不过，她得到一笔补偿费和人寿保险金。所以事情过后，为了开开心，她办起了那家酒吧间。因此她的生意才做得那么悠然自得。”

“原来如此。可是为什么要歇业？”

“上次咱们喝酒的第二天，老板娘来了一位女朋友，是她的老相识。据说她是个富有灵感的人。她告诉老板娘说，这家有一股妖气在飘荡。”

“有一股妖气在飘荡？我怎么无此感觉呢？”

“据说她还解释了那个妖气的来源，说原来在那里有一个长睡的恶灵，因为什么东西惊动了它，使它苏醒过来了。老板娘大吃一惊，她想丈夫死的也冤枉，再发生什么意外可受不了，于是匆匆忙忙地回到乡下的娘家去了。酒吧间顾客大多数是不赊账的，店铺又是租借的，因此歇业也不难。”

“是不是有人想恼她的气，以便把那个酒吧间拿到手？”

“尚未发现那种迹象，这家酒吧间生意并不兴旺。尽管如此，它对我们来说，仍不失为一个好酒吧间。我们把它接过来办下去如何？如果真的有恶灵，多么叫人害怕。”

话头中断了。四十开外的搞宣传的那位，沉思了一会儿说：

“使那个恶灵苏醒的也许就是我们也未可知。我们三个志同道合，曾经诅咒过这个社会。我觉得那是一个开端，后来办的两次非法事业都成功了，顺利得连我们自己也感到奇怪。看来还可以干下去，这肯定是托那个恶灵的祝福。”

那位绅士也说道：

“这完全可能。我们不应该不接受那个恶灵的支援。现在钱也有了，我

们合伙办这家酒吧间吧，只要大家赞同。”

“事到如今，我也不再想找什么公司的差使了。也用不着担心卖钱额的多少。”

于是，这家酒吧间很自然地成了这三位的据点。建立虚构的公司、制作假票据搞诈骗活动，出售可疑的“专利”等等，一切都很顺利。

因为挂着酒吧间的招牌，也有不知底细的客人来光顾。如今由兼任老板的那位青年来迎接顾客了。

“您来了！”

“不知怎的，我想喝杯酒。”

“我理解您的心情。我看现在的这个世道有点不对劲儿。您对这个世道有什么看法请不要问在心里，尽管说出来好了。我们这里没有女招待，所以酒菜都很便宜。您到我们这儿喝酒，也是有缘分啊，请喝点酒。借以浇愁吧！”

“你真猜到了我的苦闷。说实在的，我老婆跑了。”

“原来是这样。这种滋味只有我们男人才能理解。”

“不过你们这儿给人的印象不坏，不知怎的，显得有朝气。”

就这样，入伙的逐渐多了起来。

“事业”也有了扩大。对一流公司的干部进行品行调查，用以敲诈勒索，人越多，效率越高。旅游公司的一些职员也入了伙，在国外活动的人员名单也弄到了手，利润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使用麻药，从政治家的秘书嘴里探听出一些内幕情报。对此，买主也大有人在。

现在，酒吧间的伙伴们个个经济情况都很好。总之，他们似乎活得很有劲儿，每天的生活都很丰富多采。

然而，大约过了一年以后的一天晚上。

酒吧间开始营业后不久，有两位陌生的客人走了进来，他们的眼神儿都很锐利。

“你们来了！我们这儿是轻松愉快的酒吧间，在这儿喝酒，能够消除您的一切烦恼。

不管怎么说，这个世道有点不对劲儿啊！”

客人对青年回答道：

“你别得意忘形！我们是警察署的。我们早已侦破你们以这个酒吧间为据点所干出的一切勾当和参与者的名单。只要搜查一下你们这儿，肯定会搜出麻药和假牌的贵重药的。”

“怎么？……（怪不得最近我们的心情有点不舒畅。可是就这样完蛋了吗？不是恶灵在支援我们吗？不，等一等，那个恶灵是不是走掉了？也许是。大概因为大伙热衷于‘事业’，甚至忘记了对恶灵感恩了吧。）……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嘟哝什么？要想分辨，到警察署再说！不许乱动。对你们会有公正的判决的。”警察说道。

这时候，这位青年自言自语似地说：“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若是有一位相信我们的律师就好了。说起来，那个恶灵才是真正的元凶啊！”

聪明的鸚鵡

作者：星新一

一天，艾诺先生正在家里发呆，正门响起了通报有客的铃声，有人喊道：

“家里有人吗？”

艾诺先生开门一看，来客仿佛是一个推销员，穿着朴素，他站在那里不大开口。

“不知他又是来推销什么货物的，反正还来得及。”艾诺先生本想赶走他，可又没有这样做。原因是那推销员似的汉子，肩上蹲了一只鹦鹉，艾诺思忖：这可有点蹊跷。

艾诺先生看了鹦鹉一眼，鹦鹉便以尖利的嗓音叫道：

“您好。”

艾诺先生不由地应酬了一句：“你好。”接着他说：“真有意思，我向来对推销员是采取不欢迎主义的，但是对于独出心裁的您，就区别对待吧！首先对于您想给用户带来快乐的服务精神，表示心悦诚服。”

“您过奖了。”汉子答道。

汉子说话似乎顾虑重重，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怯生生地不做声了，艾诺先生催促道：

“您是卖什么的推销员吧！”

“啊！”

“那么，您先说一下卖什么好吗？我倒不一定买，可是，可以听听你的介绍。”

“实话说吧！这只鹦鹉便是商品，假如您喜欢的话……”

汉子客气地刚一谈及鹦鹉，鹦鹉立即接下去说：

“我是一只聪明的鹦鹉，买下之后，对您会有好处的……”

由于完全没有想到鹦鹉竟会这样说话，艾诺先生惊讶得瞪圆了眼睛，凝视着鹦鹉，点头赞许道：

“越发惊人了。的确聪明，除此之外，它还会说什么吗？”

“哦！会说许多话哩。不管教它说什么，它马上就能记住。”

“那么，让它表演一次吧！”

“哦……”

那汉子吞吞吐吐地正要开口，鹦鹉又用那尖利而清晰的嗓音，抢过汉子的话头说起来，声音比起汉子那蠢笨、含混的语调来，显得格外明快。

“您若是买下我，对您会有许多用途。”

“的确是个了不起的鹦鹉，如此训练有素。我是想要买下，要多少钱？”艾诺先生问道。

那汉子嗫嚅着说了要价，价钱不便宜，但也不是昂贵到艾诺先生买不起的程度，何况它这样能说会道，说不定是个稀世珍宝呢。买下之后，再教它说更多的话，每天的生活就更有趣了。

“再便宜点行吗？”

于是双方开始讨价还价。几经商谈，那汉子让价三成，买卖成交，艾诺先生付了钱。

“谢谢。那么，我告辞了。”

汉子接过钱，鞠了一躬，与此同时，那只鹦鹉也抖开翅膀，飞到艾诺

先生的肩头。

那汉子走后，艾诺先生回到房间，让鹦鹉蹲在椅子上，一边频频地打量着它，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那么，教它记住些什么话呢？若是训练得好，它可以看家的，只要教它会喊叫一声“谁”，小偷就会被吓跑的……”

于是，艾诺先生朝鹦鹉喊了一声：“谁”？但是，鹦鹉却歪着头一声不响，反复喊过多次，依然如故。

“怎么回事，好象不大对头呀！”

艾诺先生顿生疑虑，两手交叉，沉思了一会，忽然一个令人讨厌的想象出现在脑海，不由地说出声来。

“……嗯，大概是有点轻率了，我似乎被他骗了，应当更详细地查询之后再买才是。

刚才那汉子一定是个‘腹话术师’，他让这只毫无本领的鹦鹉蹲在肩上，走门串户，那时自己装成傻子，让鹦鹉扮作聪明的样子，他用腹话术惟妙惟肖地表演，使人误以为是鹦鹉在说话呢，简直骗得太高明了……”

艾诺先生察觉到自己的粗心大意，开始后悔了。

“……倒霉，忘了问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只顾盯着鹦鹉，连他的相貌也没有记住，即使报告警察也无济于事了。真是吃了大亏。怎么补救呢？干脆把这鹦鹉烧吃算了。否则，没法出这口气……”

艾诺先生没完没了地唠叨着，冷不防，那鹦鹉突然又叫起来：

“喂！喂！不得无理，你又是烧，又是吃的！老子也不是好惹的！”

艾诺先生吓了一跳，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失灵。

“啊，这家伙会说话呀！还会吓唬人呢。那么，这并不是腹话术的把戏咯！”

“不！不！是腹话术，这一点你没有弄错。”

“你说什么？什么意思？”

“我是说，使用腹话术的不是那个汉子，而是老子我。象他那样的笨蛋，不可能腹话术。会的是我，老子是聪明的鹦鹉哦……”

鹦鹉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实在是过于能说会道了。这大令人无法相信。艾诺先生呆呆地愣住多时，一经恢复常态，惊讶之余，感到不寒而栗。

“真奇怪！哪里象个鹦鹉。神奇地过于聪明，这也讨厌，心情坏了起来，若是饲养这么个东西，不久我也就会象那个汉子，成了个小傻瓜，钱嘛，花就算花了吧！趁早给我滚蛋！”

于是，艾诺先生打开了窗子。

“既然这样，我就走了。再见……”

鹦鹉说着便展开翅膀飞了出去，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鹦鹉飞回了自己的家。

“嗨！我回来啦！”

鹦鹉边喊边用嘴叩打窗玻璃，刚才那个呆头呆脑的汉子打开窗子，把鹦鹉迎了进去。

那汉子照样一声不响，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今天算赚了大钱。喂！那些钱呢？统统都拿出来，放在老子面前，你若在钱数上捣鬼，老子可不饶你！”

鹦鹉一声令下，那汉子顺从地把从艾诺先生手里接过来的钱拿了出来，

放到鸚鵡面前。

“太好了，给你两成，余下的归老子。象你这样连话都不会说的笨蛋，能分得点钱，吃上口饭，还不是托老子的福吗！别忘了老子的养育之恩……”

那汉子仍是一声不响。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我干了一天活，肚子饿了，赶快给我做好饭好菜去。”

愚蠢的汉子又默默地着手为鸚鵡准备饭菜去了。

赶时髦的人

作者：星新一

只要时髦，全都喜欢，这是艾尔先生的性格。因为富有，他的这种爱好大都能够得到满足。

博览会一开幕，他头一天就要去。电动赛车一问世，他立刻买来坐着兜风；普通人乘用的民营宇宙飞船首航一开始，他立刻去坐过。因为早就预约，所以取得了座位。

“电视亭”一上市，他就安装在自己的家里。这是种新产品，四周的墙壁、天花板和地板都成了屏幕，被电视图像所包围，用以享乐。

而且，把这种乐趣对尚未享受过的人们津津乐道，吹嘘和自我欣慰，这便是他生活的快乐源泉。然而，时常也受到别人的规劝：

“你可真是个冒失鬼，如果一味地追求时髦，恐怕将来会后悔的。比如说新型汽车要是出了什么事故，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可是，艾尔先生却晃着脑袋答道：

“哪里，没那么回事。最先尝试的人根本不可能出事故，统计数字表明，所谓事故，是在普及的情况下，人们习以为常，以致疏忽大意时才造成的。您看我，不是安然无恙吗？”

“不过，新产品这玩艺儿，过一阵子性能就会有所改进，价钱也会随之下降。这也是统计数字所暗示的。破费了钱则，岂不吃亏吗？”

“不不，不论花多少钱，这个爱好我是不肯放弃的。”

“真犟！”

对方失望了。

当鸡尾酒自动制造机上市时，艾尔先生抢先买了一台。这种机器具有下述的功能：想喝酒时，只要一按钮，各种酒就会自动混合，适度地摇晃、冷却，然后适量地斟进酒杯。

虽说理应具有这种性能，可是，这一次却没有成功。大概是配线上出了毛病，流出来的鸡尾酒和人们想要的不一样。于是，制造商便急忙回收。朋友嘲笑艾尔先生说：

“尝到甜头了吧！想必这次你能够接受教训咯。”

“这叫什么话？这样有这样的好处。我觉得蛮有意思。到底能流出什么味道的鸡尾酒，这次如不喝进嘴里尝尝，是想象不出的。再也没有那么开心的啦。对于那些只了解后来出售的完备的鸡尾酒设备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吧！不觉得可怜吗……”

就这样，艾尔先生得意地唠唠叨叨。他思忖：与其不服输……莫如发

自肺腑这么想。

因此，听者才会产生一种羡慕之感。看到那种表情，艾尔先生便更得意忘形了。

就这样，他的兴致有增无已。他奔走于各个企业和研究所，好象在催促着对方。

“没有什么试制新产品或开展新的娱乐活动的计划吗？我真是急不可待了，价钱高一点也无关紧要。”

“您真热心。如果都象您这位先生，那可帮我们公司的大忙啦。”

“要都这么做，对我可就兴味索然了；因为只有少数人赶时髦，我才有生活的意义。

嗯……如果有什么正在研究中的产品，就请介绍给我吧。”

艾尔先生对于此道是很热心的。偶尔一次，他得到过这样的答复：

“有一个计划：在火星上营造墓地，情愿转让。您不想成为被埋葬在那里的第一号人物吗？一定会安排得很好，不久即将通知您，届时，请您立刻毙命！”

“不不！只是这份申请我撤销！”

也许由于近来产品创新的速度十分缓慢？还是因为艾尔先生狂热的嗜好过于强烈？竟无法使他满意。最近以来他连一点新鲜的感觉都没有。几乎没有尝到在别人面前自吹自擂的快感。他觉得，出人头地的事情似乎都已做完，感到科学的进展太慢，没有什么可新奇的了。

达时，有位朋友带来了一个消息：

“已经发明使人类冬眠的方法啦，安全也有保证。据说是把人变得处于冷冻状态，百年以后还可以复苏。大概最近就要征募志愿者哩。”

“哦？人工冬眠！真是富有魅力的故事，好，决定啦。若在如此划时代的举动面前踌躇不定，那就违背了自己的信念；无治如何我也要身体力行！如果不去抢先闯过一百年之后，那么，对于我来说，将会死不瞑目。”

显然，嗜好强烈到如此地步，朋友们已经是无法劝阻了。

于是，艾尔先生接受了人工冬眠的处置，长眠不醒了。艾尔先生陷于冷冻状态，脱离了时间的长河。周围光阴在流逝，但对艾尔先生来说，只不过是沉睡与猛醒之间罢了，

一百年过去了，他的身体被缓解，体内的器官又一次开始了运动，完全恢复了冬眠前的状态。也就是说，百年之后的艾尔先生又复活了。

周围有人在说话：

“早上好！精神饱满地醒来，祝贺您……”

他受到一百年后的人们的欢迎。直到他体力恢复的一天，人们领着他到处游逛。那是个美妙的世纪。艾尔先生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不断地问道：“那是什么？”“这是什么？”……

“那是个人用的宇宙飞船，因为不是靠火箭喷射的动力，所以，既平稳，又简便，非常安全。”

听着介绍，艾尔先生尽管赞美不已，不多时，却又流露出无聊的表情。解说人虽然很和蔼，但是，那副腔调却仿佛在说：连这些事情都不知道，可怜虫！

虽说时代蛮好，但是只有一点讨厌，不合乎他的爱好。艾尔先生伤心了。他想：现在唯有自己一无所知了。这和从前不是刚好相反吗？我要向别

人炫耀……这才是我生活着的乐趣。艾尔先生问：

“有在我之后冬眠的人吗？”

“多得很呢。”做解说的人回答道。好极了。在这些家伙面前还可以炫耀自己！艾尔先生提起精神，会见了那些人。

可是，事与愿违。这些人是无所不知的。他寻问了缘由，方才恍然大悟；若是冬眠了一百多年，醒来势必要落后于时代，便不能很好地料理日常生活。为了弥补这一缺欠，又研究出了新的方法：往冬眠者的大脑里输送有关社会变迁的必要情报。

所以，这些冬眠者醒后并没有脱离时代的感觉。解说人又补充道：

“你是过于着急啦，再稍微等一下就好了。”

艾尔先生心悦诚服地长叹了一口气：

“是这样……那么，落后于时代的，头脑陈旧的人就是我了；这一次我是一败涂地咯！”

第一部 第一科长

作者：星新一

艾诺先生想要搞点什么事业。他订了个计划就去和朋友商量。朋友告诉他：事业倒不坏，但必须有监督机关的许可。

“是这么回事儿呀！”艾诺先生写了份申请书朝官厅走去。官厅位于市中心，是幢高层楼房。他边仰望边自言自语地说。

“真高哇！平时没这缘分也就没注意，原来这就是官厅啊！由于是负责社会福利事业的工作，所以这么大的建筑物也是必需的吧。”

但他毕竟不是为感叹而来。于是，艾诺先生走进大楼，问收发人员：

“坦率地说，我是为了一件申请事宜而来，到哪儿去办理才好呀？”

收发室的一位女子看了申请书，就把它放到复写机上。复制之后，在原本上盖了章，递给艾诺先生，微笑着说：

“在官厅里，办手续也有顺序。首先请到第一部第一科那儿去。”

“是。”

艾诺先生按照指示，去找那个办公室去了。负责人瞟了一眼申请书，然后按一下桌上的小型仪器的电钮，喀哒、喀哒地作响。负责人看了眼上边出现的数字，在申请书上盖了章，把它还给艾诺先生，说：

“这回请到第二部第三十五科去吧。”

“是！”

艾诺先生乘上电梯，走到走廊，看了楼内的介绍牌，找到了第三十五科办公室，那里的办公室比较宽敞，可负责人却在墙角的桌上办公。看了申请书后，问艾诺先生：

“什么会什么拿手戏吗？请在这表演一番。”

“啊！倒也不是不会，那么为什么。”艾诺先生嗫嚅地问。

“这只不过是用来审查一个申请人的个性罢了，所以不需要时别精彩，说实在的，唯有拿手戏，不论从秘密心理学的角度，或从了解本人社会交往的经历方面以及测量理论与实践的均衡方面……”

“虽然不太明白，可还算懂了。可以表演吗。”

于是艾诺先生就在宽敞的办公室内，边喝边起劲地跳了起来。办事员拍着手，接了下桌上的小型仪器，告诉他：

“辛苦了，请到第三部的第十三科吧。”

十三科的科长接待着艾诺先生，说：

“请在此稍候。”

艾诺先生在被让到的椅子上落座。该科并不太忙，却让他等了很长时间。他等得又倦怠，又心焦，终于科长呼喊他了。

“让愈久等了。官厅办事有各种各样的规章呀，制度呀……那么，这回请到第五部的第二十六科去吧。”

“遵命！不过，我的申请正在审理中吧？”艾诺先生疑惑不解地问。

“没问题，这一点请放心。”

“是吗……”

艾诺先生又继续在楼内转来转去。各个科的负责人都是按一下桌上的小仪器，发出声响，盖上图章，指示应去的下一个科。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一点你即使问，也是问不清楚的。不久，转到第十几次的办公室时，终于告诉他说：

“请到第一部第一科去吧。”

“好！谢谢。”

艾诺先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啊，这大概是最后一关了吧，因为这是头一个办公室。

可一到那里，第一部第一科长看了看申请书，却说：

“辛苦了。那么情再到第六部的第一科去吧。”

“你说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这就完了呢！为什么回到这儿来？为什么还去别的科……”

“这是制度，是办手续的规矩，所以，请您遵守。”

听到这，艾诺先生有些生气了。

“即使是制度，也没有什么必要特意回到这儿来盖章！这好象又从零开始了。简直象赌博游戏。一切都象赌博游戏。一进办公室，不是叫我表演一段拿手好戏，就是叫我休息一会儿……”艾诺先生说不下去了。

于是第一部第一科长开口了：

“您好象察觉到了。老实说就是那么回事。桌上“喀嚓喀嚓”响的小仪器，就起个‘骰子’作用，全听它指示下一个该去的科室。”

艾诺先生听到这，有些惊愕了。

“这么说，我在这个官厅被当成骰子了吗？这又是为什么……”

“你的申请书复制一件，用电子计算机转瞬间，就可以审查批示完毕。但是那就没有意思了。如果批准许可很费事，即使你本人也会对事业干得很起劲吧！如果很快就发了许可证，人就会变得轻率。所以，才如此这般……”

“啊……”

“完事了吗？桌上的仪器绝对公平，根本不骗人。所以不论从上边施加压力，还是进行贿赂，都不起作用。没有怪案、贪污、循私、邪风等事情。请相信它吧。”

艾诺先生点头称是，说：

“原来如此，这真有趣。我要坚持，无论花费多少时间，也一定遵旨，

堂堂正正地到场。请按桌上的仪器吧，需要去的地方的数字，一下子都出来才好呢！”

K 先生的一段罗曼史

作者：星新一

K 先生是个公司职员。他并不是个才华外露的人，倒是个谨小慎微、安分守己的人。

进公司以来，他一直踏踏实实地工作，眼看人近中年，家里已有妻小，在公司里的地位也还说得过去。

K 先生在上下班的路上，每每这样想：我这个人还没经历过什么风流韵事，恐怕今后也不过是平平常常地混日子吧！我是个没有艳福的人。总觉得没趣儿。就这样活下去，也许还不错，象我这样性格的人，一旦不慎，堕入情网，恐怕下场不会好的……

可是，有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闯进了他的生活。事情是这样开端的。

这一天，K 先生刚要从一家咖啡馆往外走，只见一位小姐正愁眉苦脸地站在自动收款机前。

“您这是怎么了？”K 先生问道。

小姐哭丧着脸说：“因为口渴，我就进来喝了杯茶，可一结帐，才发现钱包忘带了。”

“原来是这件事使您为难啊！不就是喝了杯红茶吗？如果您同意，就让我来替您付吧。”

“这让我怎样感谢您才好呢！多亏您帮忙啦，后几天，我去把钱还给您，是否能把您的工作单位和姓名……”

“不，不，那不必了……”

K 先生嘴上虽然这样说，可还是把单位的地址和姓名告诉了她。如果俩人就此分手，再也不能相见，他感到似乎有些莫名的遗憾。

三天后，那位小姐来公司找他。就这样，俩人便开始了交往。

小姐大约二十五岁，长得十分美丽，言谈文雅，服饰考究，薄施脂粉，看上去不象个轻浮的女人。

当 K 先生得知这位小姐是特来请他吃晚饭以示酬谢时，竟一时不知所措。她的感谢之情确实令人感动。不过，这样做也未免有些太过分。K 先生虽然心里这样想，可又不忍心冷漠地把这么一位漂亮的小姐放走。

若是反宾为主，由我请她，这又不合情理，想来想去，先生提议：“饭钱我们俩人均摊吧！”

女方同意了。在 K 先生看来这样做未免有点俗气，然而，对方却似乎并没介意。

俩人一道吃了晚饭，可 K 先生却没吃出饭菜的味道。此时，他犹如身驾蔷薇色的云雾，飘飘欲仙；又好象坠入了美妙的梦幻之中。他自己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直到第二天上班后许久，心里才稍稍平静下来。

两天后，这位小姐又来邀请 K 先生去吃饭，当然，K 先生碍难推辞，便

随她来到了饭店。她一边喝酒，一边用她那双迷人的眼睛脉脉含情地凝视着K先生。

她为什么对我如此倾心？比我年轻聪明，风度潇洒的男子不是多得很吗？K先生有些疑惑不解。他并非自信可以荒唐放纵的人。

说不定这个女人是现在社会上时兴的工业间谍，也许这是她没下的圈套。在咖啡馆的不期而遇，难道不也是过于巧合了吗？既然如此必须大加提防。他想极力摆脱那女人的幻影，使自己冷静下来。但静心一想，他所在的公司似乎并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即使有机密，自己所处的地位也不可能知道。K先生胡思乱想简直绞尽了脑汁。

小姐照常打电话来约K先生，俩人继续保持往来，这种约会虽然很快活，可K先生却依然缺乏自信。

K先生又在想：我不是那种能受到女人青睐的人。那女人决不可轻信。这，即使不是其它公司的阴谋，也可能是本公司董事们想出的考验公司职员诡计。调查你是否贪恋女色，以此作为提职晋升的参考。

为此，K先生若无其事地请教过同事。同事们却都说未曾经历过这等事。再说也不可能有哪一位董事能想出这般绝妙的主意。

K先生又进一步地猜测：这也许和某种罪行有关。那女子看上去倒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姑娘，可谁又能保证她身后没有道德败坏的男人指使呢？很可能他们有这种计划：当俩人打得火热的时候，躲在暗处尾随的家伙就伺机跳出进行恫吓，逼迫你说：“如果没有钱，就给盗贼引路！”他似乎在哪一本小说中看到过这样的情节。

“不！小姐是不可能做这种事的。”K先生极力使自己相信她的爱情，消除种种疑虑。在这炽热的爱情火焰与纷烦杂乱的疑云之间，他简直是进退维谷。痛苦万分。

K先生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这天，他躲在暗中跟踪她，查清了她的住处和生活状况。但并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据说，她过着很有规律的生活，街坊邻居的评价也不错，并没有和不三不四的男人交往的迹象。

顿时，那积压在心头的团团疑云完全散开了。K先生欢喜异常。“小姐一定是真的爱我吧！”只能这样想了。应该相信人家的爱情。

不久，俩人又见面的时候，K先生终于鼓足了勇气对她说：

“这个假日，我们一块去旅行，好吗？”

“不过，这对您的太太可不大好啊！”

“这没关系，我已经喜欢上你了，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情……”

K先生终于喃喃地吐出肺腑之言。

“可是，我倒没觉得对您有什么特殊的好感。”

对方的回答是K先生始料未及的。他显得很尴尬，语无伦次地说：

“那，那么，你为什么总是来……”

“这是我的工作，是身受主顾之托才这样做的。”

“那是谁呀，竟让你做这种不可思议的事？”

“是你的太太啊！我的工作就是侦察丈夫对妻子的爱情是否忠贞，是否在外寻花问柳，由于各处的夫人都未委托我为她们做调查，所以我的生意很兴隆呢：这难道不是当今时代最尖端的行业吗！”

说完，她撒下呆若木鸡的K先生扬长而去。

果然是个圈套啊！而且没有比这更冷酷的了。反正这女人是不会替我向妻子说好话的。真糟糕，竟会出现这种行业。

女人、金钱和美

作者：星新一

“我爱你。”

青年悄声地说。然而姑娘却支吾地答道：

“别、别开这样的玩笑！”

“不，不是开玩笑。我真爱你，从心里爱你。”

“可是我们才只见过五次面呀。”

“难道有谁规定了必须在见过几次面之后才能倾吐爱情吗？从第一次取到你的那天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只是不容易挨到了第五次见面的今天，我实在忍耐不住了。”

“我一点也不相信。”

“那，怎样才能使你相信呢？”

青年的语气是那么火热。随后他们随便闲聊了起来。

青年二十八岁左右。可以称作男人气概和潇洒风姿揉和十分匀称的美男子，而且衣冠楚楚。姑娘的年龄在二十五左右，然而……

如果说她也算作美人儿，那么她早就上电视了。然而并非如此，无论怎样放宽美人的定义来做善意的描画，她都难以称得上是美人儿。

姑娘长得很胖，从前胸到腰部，几乎是一般粗。不仅如此，那双脚也很肥大。又长着一对金鱼眼，塌塌鼻，厚嘴唇，两唇间还排列着参差不齐的龋齿。衣着也不引人注目不论穿上何等样式的服装，也毫不出色。

姑娘对此深有自知之明。所以对青年的甜言蜜语不肯轻易接受，不是没有道理的。

“适可而止吧！这类话最好还是说给别的姑娘听吧。”

“我只喜欢你，现在说起其它的姑娘，我一点不动心。”

“喂，想笑别人，也要有个分寸，我可要生气了。”姑娘真的表现出一副就要生气的样子。她不生气时，眼神就够丑陋的了，若是一瞪眼，就更够人一瞧的。青年避开她那目光，继续说道：“随你发火好了！这样，你就会更理解我的诚意。我是真心地爱着你呀。”

“讨厌，请您不要再说了。你的话叫人悲伤。”

姑娘的声音突然变得呜咽，并且低下了头，而青年却乘机向她靠得更近了些。

“请不要悲伤！你一哭，我还怎么向您求婚呢？”

“什么？”

一听到结婚二字，姑娘不由地打了个寒噤，顿时面露难色、茫然不知所措。青年又接着说；

“请您一定跟我结婚！”

“可是，漂亮的姑娘多得很，和象我这样的女子……”

“您文静、腼腆，正是这种性格吸引了我。而其它的女人，个个都自命

不凡、清高孤傲。”

他不停地、反复地说着，他每重复一句，姑娘那人为地设起的防线便被冲垮一道。

她终于有些相信了。

“能得到家您这样的男子的求婚，真好象在梦境里似的。”

“别怀疑了，您不是在做梦，不信，我掐你一下。”

青年越来越亲昵，姑娘笑了。

“哎呀，别掐，痛死我了。”

“您答应了？”

姑娘答应了，谈话又前进了一步。

“如果可能，我们应当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哪怕是小一点的。我从不乱花钱，一直在积蓄。现在我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够买到一所房子的吧！”

“我也攒了些钱。如果不够，请用我的。不要见外。”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买到一套更好的房子了。买到了用你的名字登记。”

“随您便好了。”

“那么，我就取出存款来计算一下，也让您看看，我没撒谎。”

俩人的谈话又有所进展，谈得也更具体了。他们约定好了下次见面的日子之后，便分手了。

青年即非出于好奇，亦非神经不正常，而是非常郑重其事。这就是他的事业。干事业不郑重其事是不行的。简而言之，骗婚，成了他的恶习。

社会上干这种事的并非绝无仅有。但是，多数人都将骗婚得来的钱财大手大脚地挥霍掉。而这位青年却采取积蓄的办法，把骗到手的钱全都存进了银行。

不言而喻，资本愈多，成功率愈高。把钞票往眼前一擦，就不愁接触不到女人……如果进一步说：“要是钱再多些嘛……”姑娘就会打消疑虑，完全信任地把钱全部拿出来。这样一来，“营业成绩”的确可观。钱一到手，就远走高飞。再把钱存进银行，存款额直线上升，这便是他的生活的乐趣。

尽管如此，意位青隼可也不是一个守财奴。正日为做梦一般向往看有朝一日用这笔款，他才热衷于这一行道。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同一个漂亮的女子结婚。

多次的失恋，使青年深深地体会到：漂亮的女子通常是不愿跟没钱的男人结婚的。

其它一切都很顺利，而每当他坦率地说出自己没钱时，对方便和他分手。面对如此冷酷的现实地灵机一动，便开始热衷于存款，其实，这本也无可厚非。

但是，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仅有的“王牌”就是那张标致英俊的脸，他便充分地利用了这个优点。他之所以向这位似乎有钱、可又长了一副可怕面孔的姑娘求爱，就是因为是盼着将来达到上述目标。而且一旦热衷于“营业”，便在对方的脸上挂一副漂亮的模样，他似乎在和一位漂亮姑娘在谈话。因此，他才表演得十分逼真。

三天后，按约定时间，青年来到了姑娘的住所。这是一间没有装饰的、朴素的房屋，也没有少女闺房所特有的那神华丽。青年暗暗地思付：她是对婚姻绝望了、一心在存款吧！然而禁止同情，他又开始营业了。他打开背包，

把成叠的钞票擦在桌子上。

“瞧，这就是我费尽心机积攒下来的钱。”

姑娘也准备好了钞票，虽然比青年的少些。但要比他所想的要多。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把钱擦在一起。

“我也把钱取出来了。哦，这样把钱擦在一起，就分不开了。”

“难道这不好吗？反正都是我们的钱。”

青年为事态一如即往进行得顺利而感到满意。看来姑娘真的相信了。现在更需要镇静，等把钱归整一下就可以溜了。这样做，姑娘受损，不免可怜。可是我呢，由于没钱就不能跟漂亮的姑娘结婚，不也同样可怜吗？

这时，姑娘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天真地说道：“这钱有多高，量一量好吗？”

“好的，量量吧！”

“尺子放到哪里去了？本是放在你身后那儿，也许放到杂志下面了？”

“在哪儿？在哪儿？”

青年不慌不忙地寻找。因为他知道垂成之际，更需要沉着和冷静。兴奋、不安是失败之母。然而当他找到尺子、抬起头时，眼前竟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桌子上的钱没了，姑娘也不见了。他试探着叫道：“你藏到哪儿去了？别开玩笑，快出来吧！尺子找到了。”

没有人回答。他又连叫几声，仍然没有回音。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打开壁橱一看，什么也没有，更别说姑娘了。他又翻开了放在房间角落里的旧便衣箱，同样空空如也。

这样找来找去，不仅什么也没找到，反倒耽误了时间。当他慌忙跑到外面时，哪里还有姑娘的影子。

他向公寓管理人一打听，才知道姑娘已办完搬迁手续走了。虽然留下了移迁处的地址，也肯定是假的。然而青年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找了一下，却根本就没有那么个街名。

“残酷、太残酷了。”

青年的悲伤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将来的幸福，忍辱负重积攒下来的钱全都被拿走了。他怎能不伤心呢？

此后，他神情沮丧，天天都在混日子。而且，再也没有重整旗鼓“营业”的劲头了。

要说他现在的工作嘛，只是整日耽于酒杯之中了。

但是，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月后，他又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姑娘。细高挑儿，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樱桃小口，皓齿生辉，真是一位他理想中的女子，象他梦境里的一样。而且这女子还特别主动、亲切地和他搭话。可是他却十分干脆地答道：“我是不配同你交往的，因为我没有钱。”

“哎哟，男子汉还说这样的话，太可笑了。最宝贵的不是钱，而是纯真的爱情！”

如此温柔、亲昵的话语，深深触动了青年，使他多少改变了以往的人生观。看来，美人儿之中也有心地善良的人啊！然而他还是固执地说：“可是没有钱就不能使你幸福。”

“不要再提钱了吧……”

那以后又经过了几番波折，俩人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他们的婚礼虽然

谈不上豪华，但却是俩人幸福生活的开端。青年找到了一个正式而平凡的工作。现在梦幻已经成为现实，他再也没有必要去从事那种不体面的“营业”了。

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的人生会发生今天这样的变化。所以，他不由地向妻子问道：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因为我爱你，你是个好入！”

他的妻子只是这样回答道，便不再做声。难道会是她拿了桌子上的钱、隐身而去，不借任何代价地做了最高级的整容？

事实

作者：星新一

晚上九点左右，在报社的社会新闻部，有几位记者留下来。什么时候会发生事件，实难以预料。他们就是为了等待出事，才守候在这里的。

但是，一连几个夜晚都平安无事。大家觉得有点无聊。不知是谁开的头，引出下面的话题。

“唉，连一起不寻常的事也没发生。等得手都直发痒。在这儿也真毫无意义。”

“说得对。要有个最醒目的事件，抢在其他报社之前……”

“要是有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新闻，把读者给吸引过来，那可就好啦！”

于是，每个人都在挖空心斯思地讲述着。

“有了！”有人喊道。大家随那声音望去，一个高个儿的家伙站在那儿，不知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脸色苍白，全身黑色服装，给人一种说不清的奇异的印象。这不见得就不是个重大事件。

“你是哪一位？”

一位记者满怀期待地问道。那家伙立即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我是吸血鬼。”

“什么？……”

“您不大知道吧。我用吸人血的方法，使我的生命永存。而且，被我吸了血的人，我能操纵他，按我的命令活动。你们诸位是以报道操纵舆论。我们虽然算不上同行，但也很是相近呢。”

“吸血鬼这玩艺儿，我知道。可是，究竟，你要干什么……”

“奇怪吗？疑问在什么地方？啊，啊，是为什么要吸血这一点吧！对于你，那就象酒啦烟啦之类的东西一样，戒不掉，而在我哪，吸血则是我养身之所必需。”

记者打断那家伙的话，说：

“没有那种事。我要说的是，别做那些骗小孩子的恶作剧吧。我们这儿，正忙着哪！”

“是嘛。方才，你们不是还在谈论希望发生不寻常的大事件……”

“你偷听那些话啦？”

“吸血鬼的存在不能成为新闻素材，是吗？雪人啦，外国湖的怪兽啦，

古墓的发现啦，这一类的事，似乎才是你们所醉心……”

“哟、哟，稍等一下，我和大家商量商量看。”

记者给了他一把椅子。记者们稍稍离开那家伙，小声交谈着。

“怎么回事，这家伙头脑不正常吧。”

“这样看，也许正确。但是，我似乎觉得还有些真实性。如果把他赶走，回头又弄清了他是真的，可就追悔莫及了。”

“等等！还是慎重些好。也许是竞争对手哪家报社搞的阴谋吧。也许是电视台搞的一场精采闹剧。如果冒冒失失，会成为社会笑柄的。无论怎么说，这可是一个不可疏忽大意的时代呀。”

“但是，赶走他也是可惜。总之，问题的关键，是这家伙是不是真货。试着客客气气地问问他本人看。”

没有另外的办法。于是，决定轮番提问。

“请问，吸血鬼这玩艺儿，是存在在欧洲的吧。”

“对啦。但是，当今是喷气时代。利用西行航线的话，没有日光照射，往哪儿飞都行。对于吸血鬼来说，是不善于对付日光的，您知道吧！”

“对不起，我们想知道你是不是真货，要检查你的血，可以吧？”

“岂有此理。对我来说，血液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宝贵东西。取一滴也不行。

我还有权拒绝，报社方面应该明白吧。”

怎么也没能触及关键问题。只好强制采了血，进行威胁，继续对那家伙提问。

“我们想报道事实。读者也在等待。我们并不怀疑你说谎，但要个什么证明，这一点你能理解吧……”

“这有办法。你们当中的一个人，谁都行，让我咬一下，让我吸吸血，你们观察被吸血之人的变化就能得到证证据，再没有胜过这一着的了。”

记者们只是面面相觑，没有一个站出来。那家伙说：

“怎么啦？如果觉得我说的荒唐，那就用不着害怕。如果弄清了我是真的，可就是你们所期望的头号新闻啦。”

“但是，要吸血，太……”

“打退堂鼓了吗？报道是你们的职务呀。我想，会有为它而献身的人吧……”

“诚然，报道是我们的职务。但是，不应该成为受害者到外面去，咬过路的人吧。

我们将据实准确地详细报道。咬过路人，将是新闻消息的第一手材料。”

“是这样啊……”

那家伙笑了。对此，一位记者勃然大怒地说：

“怎么的，好，拿个锋利的桩子钉进你的心脏。如果你是是个吸血鬼，该是转眼化为白骨，粉碎后消失。你豁得出来吗？”

“豁得出来。还用说嘛，当然豁得出来。我已经超过长生期了。活够了，但是我不能自杀，身体内的血不允许，而且无论是疾病啦，还是事故啦，我都碰不上。够了吧。

有没有豁出去的必要，是在你们方面。这次我豁上了，假如万一……”

“怎么？”

“假如我还没成为吸血鬼的话……”

“怎么样？”

“难道报社的记者不应更全面地考虑到，假如我还没成为吸血鬼，你们这样做就是杀人。在报社内行凶、惨杀，才是特号新闻……”

“嗯……”

记者们无从回答。

“看来多半是没有缘份，话不投机，那么，我就告辞……”

那家伙回去了。记者们愕然，但靠着记者平素敏感的习惯，立即清醒过来：

“哎呀，赶紧跟上。如果清查，就可弄清这家伙的真面目，就能使他原形毕露。”

“那还用说，方才我就想到了，我干吧。”

“哦，要小心。说不定是个圈套。把你引诱出去，咬上一大口，可就失算了。去两个人。最好拿着十字架形的东西。对啦，那把剪刀行。张开象个十字架，还可以做为蛮好的防身武器。”

一切都进行得很漂亮。那家伙走得慢慢的，在后面跟随很容易。夜，已经深了。天空阴沉沉的。只顾尾随，什么也不注意，从从容容。照这样下去，很快就会查清那家伙的住处了吧。两位记者会意地点点头。

那家伙向小公园的深处走去，在一片繁茂的树木下面止步了。突然，那家伙的身影变成了一只大蝙蝠，飞起来，钻到黑暗的天空中消失了。

灾祸

作者：星新一

K先生是个毫无特色的人。他尚无妻室，在一家平平常常的公司里工作，混了个平平常常的地位，工作干得也平平常常。若非找出特点不可的话，恐怕只得说“平凡”二字了。他住在一所普通的公寓里，每天回家以后，是靠看电视或是浏览期刊杂志来消磨时光。

这一天，K先生照例读杂志。读罢，随手一丢，喃喃自语道：

“尽是些平淡无奇的新闻。每天都这么无聊，要是有钱，或许还能快活些。”

这时，K先生听到有人在说话。

“你在喃喃咕咕些什么呀？”

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K先生感到蹊跷。

“奇怪。电视机已经关掉了。”

无须检查，电视机的开关确已关掉。可是，又传来了语声。

“在这儿！”

那声音急促，满带喜悦。K先生环视屋内，终于找到了发声之处。

原来，从他刚丢掉的周刊杂志的书页间，爬出来个身长约十厘米的小女人。这个小女人令人不可思议地忙活了一阵：从书页间掏出一张张纸币，再把纸币擦起来。纸币有书本那样大小，所以她坐在纸币捆儿上的姿态就象坐在椅子上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K先生说。

遇到这种意外的场面，是不会有层次地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的。女人悠荡着一条腿回答说：

“没什么。你不是又无聊又需要钱吗？这些我来给你解决。”

“可是……”

K 先生不知如何是好。他躬身细瞧，除去身材矮小这一点，其他都和一般的女人没什么两样；而且略有姿色，从那张脸来看，她头脑精明。然而，却不够沉稳，显得轻薄，让人不抱好感。

K 先生没有说下去，女人急不可待地说：

“喂，怎么了？若是你没有兴致的话，我可爱到别处去啦！”

“我没打算拒绝。”

眼前成捆儿的钞票的魅力实在太大了，好奇心也在不断地驱使他。女人点点头，脸上浮现出微笑，尔后带着微笑放声大叫。

“救命呀！来人呀！啊……杀人啦……”

这小小的躯体竟能发出这般又尖又大的声音，真令人难以想象，简直就象脑袋里被什么东西乱抓似的。

K 先生掩耳闭目。当他睁开眼睛时，那女人已不见了，只剩下那捆钞票。

“真是莫明其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K 先生茫然若失。但他并未长久地呆呆然。不一会儿，门外人声嘈杂，随之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进来许多人。有公寓里的居民，有管理人员，也有陌生人。人们七嘴八舌地问。

“出了什么事？”

这一问，K 先生忙颠三倒四地说：

“不，没……”

“是吗？哎呀，这儿有这么多钞票！这钱是你的吗？”

“不是的。”

人们轮番重复着同样的问话，K 先生一边提心吊胆地盘算着一边应付。

“出了什么事？”

“这事不好讲。”

“原来这样。嗯，那钱是你的吗？”

“是的，是我的。”

因为乱糟糟的，所以 K 先生的答话也语无伦次。即便完全相反，对他来说哪种回答都是真实的。但人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夹杂在人群里的一个象似警察的陌生人，他让其他人都回去，自己坐下来开始盘问。

“那么请你如实地讲讲。”

“如实讲也……”

“很多人都听到了女人的惨叫。”

K 先生竭力说明，以求对方能够理解。什么睡臆症啦、做梦啦、人们的错觉啦。当然对方是不满意的。

“那些钞票是怎么回事？”

梦里是不会出来成捆儿钞票的。最后 K 先生把小小女人的事讲了出来。可是对方没打算作笔录，皱着眉头说：

“别耽搁时间，尸首在哪里？是等在窗外的同伙运走了吧？”

“可别开玩笑……”

“好啦好啦，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嫌疑犯。”对方提醒道。如果被害人有了

下落，这将成为一起杀人事件。对方带着不放松警惕的神情离去了。

还没等 K 先生缓口气，报社的、杂志社的、电视台的人接踵而至，进进出出，相同的提问象风砂一般劈头盖脸地袭来。

不作回答，他们就宽慰说：“如不想回答，解释一下也可以。”若是勉强回答，立刻会矛盾百出。听者心平气和，答者神魂颠倒。小型话筒举在眼前，镁光灯门问，电影摄影用的照明灯发出强烈的光，电话铃声阵阵，提问依旧翻来覆去，何以应对，连 K 先生自己也茫然了。

人们散去，因为 K 先生已疲惫不堪，两眼快睁不开了。

他用最后的气力锁上门，随后便瘫倒昏睡。

昏睡良久，耳畔又响起声音。

“怎么样？够受的吧？”

又是那个小小女人。声音不大，但急切。K 先生有气无力地问：

“你跑到哪儿去了？”

“在灯伞上边看热闹来着。”

“你这家伙真玩世不恭：别人遇到不幸，你却幸灾乐祸看热闹。”

“其实也没什么热闹，我都看腻了。”

“为什么把我卷进这场风波当中去？”

“这，你是知道的。再说也是有我的工作。”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K 先生终于问到了核心问题，小小女人轻飘飘地说：

“我是杂志社的妖精，也是宣传机构的恶魔。”

“哪会有这种东西，一定是幻觉。”

“大概是幻觉吧。可对你来说不是幻觉。”

“那么，是谁的幻觉呢？”

“是那些靠期刊杂志、新闻报道度日的人们的幻觉。他们总是希望发生点儿什么事。

那希望、或是执念、或是潜在意识因某种作用凝结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我。毫无办法。”

“我感觉似懂非懂。那捆儿钞票又是怎么回事，是从哪儿来的？”

那捆儿钞票还在地上。进来的人们相互窥伺，所以还没被人乘隙盗走。

“宣传机构与银行不同，不知什么原故，无论有多少钱去处不明，也没人大吵大嚷。

因为那些钱是募集而来的。”

“你常干这种事吗？”

“嗯，是的。可也不常干。如连续几天没有重大新闻就不得不干。有时制造些侵吞公款消息，有时候报盗窃案等等。这些你也都在报刊上看到了，但并非总是使用一种段，这次就是个新节目。”

“哎呀，我被你这狠毒的家伙给盯上了！快把那些钱拿走！”

“那可不行，我的事情还没办完呢。”

那个期刊杂志的妖精还是什么宣传机构的恶魔的女人消失在电视机里。K 先生仍然觉着象梦境一般。但不管他愿意与否，也不得不相信。

自翌日起，K 先生脚底失去了平凡的自由。这事件上了广播，登了报纸，拍了照片，象溃堤奔泻之流、象逃散的鸟群一样不可收拾。然而，报刊杂志上的标题措辞却自由得很。什么谜一般的杀人事件，惨叫与钞票，销声匿迹

的受害者，同案犯逃往何处等等。

此外，还使用了各种带有刺激性的词句；内行们也争相阐述己见。这事件是绝好的话题，也是乐趣横生的读物。然而，只有K先生一人除外。

这场闹剧持续了数日。正当转向低潮时，突然冒出个女人说那笔钱是她的，还登载了她的手书，但立刻有人识破她是弄虚作假。话题是话题，发表与鉴别真假是两回事。

“简直一塌糊涂。这事也是你干的吧？”K先生冲着又从纸篓里钻出来的妖精说。

“随你怎么想都可以。”

“你见好就收吧！”

“那可不行。人们不是以此快活解闷吗？为他们效劳是我神圣的义务。”

看来她不想离去。K先生已无立身之地了。离家外出，则众目睽睽，自然公司也去不得了；闭门不出，则电话铃声接连不断；造访之客蜂拥而至，让人不得安宁。他想倒不如让警察拘留了好。可即使想自首，可一无尸体，二无同案犯。

他想找个安静的去处歇息一下，就去旅行介绍所商谈。谁知这样一来又生出是非，说他是准备逃跑。他想买安眠药去药房，于是乎一个象似负责扫尾的新闻记者不着边际地说：

“如果您要自杀，请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要什么样报酬都可以。”

只要被宣传机构的恶魔缠身，就不会有自由。

K先生终于横下一条心。瞻前顾后，则寸步难行。于是他去找神经科医生那里求医，此外想不出别的办法。可这样一来，又横生枝节，说他装病，又说他是受良心的谴责。

但K先生意志不减，这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了。他向医生原原本本诉说了事情的始末。

医生一时难做决断。诊断是幻想症，过于草率，而且无法解释那捆钞票；倘若诊断不当，怕是连自己也要被牵扯进去。如诊断有病，记者就会前来询问诊断根据。如诊断无病，归途中自杀了又如何是好？

医生左右为难，最后给K先生作了细致的检查，发现了轻微的内脏疾病，将其送进了专科医院。对K先生来说这倒没什么不满意的，因为这样可以暂且得到安宁。

妖精形影不离，但并不是看护病人。一有人来，她便隐身敛迹，等人一走，又原形再现。K先生把心一横：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眼下就留在这里，费用就用那笔钱。虽说这钱来路不明，但不必担心被害人申诉，自己花自己屋里的钱无须客气。

正在这时，妖精对他说：

“我要走了。”

“哪儿的话，再多呆些天也没关系。”

“你好象把我看成故意与人作对的人和我呕气。可你想错了。如果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作为宣传机构的恶魔是不能完成任务的。”

“随你的便，我主意已定。”

妖精消失在枕旁的花瓶里。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再也没回来。K先生仍过着病院生活，因为一出院，肯定还不会安宁。

几个月后，K先生出院了。他想再住下去，可那笔钱用光了。

事情就此了结。对K先生来说，若说有变化，只是工作单位和住处。

一切又都仍旧如故。在人们头脑中没留下任何东西。偶尔在电车上碰到这样的目光：“这人好象在哪儿见过。”仅此而已。

在工作单位也是一样。一天，他和同事一起喝酒，乘酒兴顺口说了句：“我曾当新闻人物轰动一时。”但同事劝告他不可信口胡言，方才了事。

人们谈论的话题，必须是使最新发行的报刊杂志丰富引人、新颖的、带有刺激性的，谜一般的新闻事件。

常识

作者：星新一

有一个青年。应该说他是今世稀有呢，还是属于现代派？总之，他是一个勤劳的人。

话虽这么说，可他并不是公司职员。他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广告公司。虽然很年轻，不，也许正是因为年轻，才公认他富于创新的雄才大略，圆满顺利地获得盈利，定货也源源不断。这样一来，竟迫使他不得不紧张地工作。

清晨，他起得很早，来到公司所在的大楼里处理繁琐事务；夜间有夜间的工作，要同顾客打交道，天天如此，很晚才回到家里。不过，因为他还是个单身汉，所以即使回去晚些，也不会有人责怪他的。虽说青年住在公寓中一个得宽敞的房间里，可是，那个房间也不过是个只供睡眠的地方而已。

一天早上，青年起床后，想到卫生间去，便不由得推开了门。于是，他看见了他自己呆在卫生间里。

“啊？这是怎么回事？这里还有一个我！莫非我还在作梦？是因为昨天喝多了酒，是酒精的力量使我产生出幻觉？也许是精神失常的预兆吧？否则便是发生了时间上阴错阳差的情况吧？这可以认为是未来的，或是过去的我出现了……”

他正这样嘟嘟囔囔，卫生间里的另一个他走了过来说：

“你的猜测罗列得真不少啊！可是全都错了。我是你的幻影。”

“不错，对干又一个我是该这么称呼的。可是，那仅仅是个命名而已，并不能说明你是为何出现的。”

“我是你的潜在意识的具体形象化。”

“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的个人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在你的心里，一直是既想干这干那，可是，却没有足够的时间，于是，这种无处散发的能量就产生出了另一个自己，也就是我。”

“哦，是这样？”

青年注视着幻影，发觉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便说：

“啊，你这副样子可有点滑稽。当一看到赤条条的另一个我自己时，心情很奇特。

借给你件内衣，你把它穿上，不会因为这件内衣是我穿过的而嫌弃它吧？”

“怎么会呢？我是你的化身，你的东西，当然也就是我的东西。”

“虽然我不大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就这样吧。直到你适应生活为止，你是可以住在这儿的。很方便嘛！权当不花钱雇了一名看家人。”

青年因工作而外出了。夜里回家一看，只见幻影喝得醉醺醺地，好象满有兴致地看着电视，青年说：

“喂喂，我的酒差不多要被你喝光了呀！你是一直在喝吗？”

“是那样的。喝酒的时候，我还一边看着电视呢。今天过得可真舒服！”

“大概也觉得很悠闲吧！”

“你每天都忙着工作，连休息的空儿都没有，你一直在心里想着，偶尔也要过一下那样的生活：整天都在喝酒，躺着看电视。所以，我作为你的化身是应该替你这样做的，你也应该为此而感到欣慰。因为我实现了你的愿望，所以你能专心致志地工作”

“是这么回事吗？”

又过了几天，幻影并没有消失，仍然是一边饮酒，一边躺着看电视，借以消磨时光。

不但这个幻影没有消失，而且又出现了一个。

青年打算洗个澡。当他一推开浴室门的时候，看见另一他自己正在洗澡。回头往卧室一看，只见幻影醉意朦胧，在看电视。于是青年明白了：出现在浴室里的是幻影二号。

“又出现了一个呀！”

“是的，你内心深处的欲望太强了，因为一个人处理不了这么多事务，所以，我是为了帮忙而出现的。”

“虽然我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对已经出现了的幻影是无可奈何的。也许是存在着相应的必然性吧。虽说因为看不顺眼就要将其击毙，但是，对酷似自己的人是不能干那种傻事的。你从那边拿件衣服穿上吧。”

青年外出归来，向幻影二号问道。

“我不在家时，你干了些什么？如果是看电视的话，一个人就足够了……”

“在这幢公寓里，不是住着一位年轻的寡妇吗？她靠亡夫的遗产为生，过着孤独的生活。我到她那儿去玩，干了不少愉快的事。我替你消除了你心灵深处的欲望。也正因如此，才使你能一心一意地工作。”

“可是，以后出了问题也不好办呀！”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因为我是你的化身，我懂得‘不能因为纠纷和丑闻而招来麻烦’这个原则。有夫之妇啦，有丈夫的小老婆啦，象这类水性杨花的女人我是决不会去找的，所以请你放心好了。不过，那位寡妇可真不错啊，很懂事儿，虽然她对追求钱财的年轻男人怀有戒意，但是，只要向她说明不是为钱财而来，关系就相当融洽……”

幻影二号絮絮叨叨地解释得很详细。又过了几天，这一次是三号出现了。由于房间很宽绰，不存在难以收留之说。

青年回到家里，喜见三号躺在床上，脸上正流露出迷离恍惚的神情。

“喂，精神点！你在干什么？”

三号没有回答，在一旁的一号，边看电视边解释说：

“这家伙喝了幻觉剂，正在梦幻世界里玩呢。大概在你心里有一种想游幻境的欲望吧？所以，他才打了个电话，要来幻觉剂，然后喝下去了。”

“药费是怎样解决的？”

“从保险柜里取钱付的。”

“你们还能打开保险柜？”

“那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化身，保险柜号码之类的事儿还是知道的。”

“可是，喝了幻觉剂这类玩意儿，要是一旦中了毒，打算怎么办呢？”

“那是你的欲望吧？明明想喝点幻觉剂试试看，可又怕中毒，代替你喝下去的就是这个幻影三号呀。正因为如此，借这家伙的光，才消除了你心中的那个欲念，使你能够更加专心致志的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是这么回事吗？”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不久，四号出现了。当青年不在家时，四号只要一有时间就做体操。也许这是因为青年心中掂念着运动量不够的缘故吧。自从四号出现以后，青年的“不运动不行”的念头就云消雾散了。

接踵而来的是五号出现了。他有着喜好修饰打扮的欲望，到西装店去，买来一件又一件最新款式的时新服装。青年问五号：

“你打算干什么？”

“这些衣服还合身吧？其实用不着多说，我和你的体型是一样的。你出门的时候，请穿上你中意的衣服再走吧。”

“这么艳丽的服装，我能穿得出去吗？我是要去银行，要会见顾客的呀。如果穿这样的衣服，就会失去信誉、遭人厌恶、受人嘲弄的。”

“问题就在这里。你心里明明是想穿，可是工作环境又不允许你这样做。所以，由我来替你实现这种欲望。正是因为我的出现，才消除了你心中存在着的对干服饰的不满情绪。”

“嗯……”

不久，六号也出现了。青年说：

“终于，第六位也出来了。和我一模一样的人这样聚集在一起，可就是件怪事啦。”

“人一增多，就有予以管制的必要。酒啦、幻觉剂啦、西装啦、过多的花费是不妥当的。大概是你注意到了这些事，所以我这个幻影六号才出现了。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一旦出现了替你实现犯罪欲望的幻影怎么办？必须禁止做那类事情。关于这一切，都由我来监督，请你安下心来，勤奋工作。”

“这可真成了件怪事了。”

青年也有假日。假日这天，他没出门，呆在家里一看，实在是一幅奇妙的景象：

一大清早就开始饮酒、看电视的幻影一号；兴冲冲地到寡妇那儿去的家伙；做体操的家伙；此外，其他几个相貌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家伙也都在干着各自喜好的事情。

青年人渐渐变得不那么愉快了。日复一日，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本人努力工作，获得收益，而这些幻影却在任意挥霍。税务局大概不会把这帮家伙看做是我抚养的家属吧？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的存在和人生的意义会成为什么呢？没言意思，太无聊了……

因此，七号出现了。青年说：

“又多了个吃闲饭的。”

“你说错了。因为你想‘再出现一个替我工作的家伙也应该的’，这说明

在怀内心深处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所以才出现了。从今天开始，我出去工作。”

“你能干好吗？”

“当然能！因为我是你的化身，所有的工作情况都了如指掌。而且，因为我是有工作的欲望才出现的，所以，我会不知疲倦地、一心一意地努力工作。”

“是吗？真对不起啊，拜托你了！”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因为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出现的。”

的确象他说的那样。幻影七号出去工作，等地返回住处后，听一下他的汇报，就知道干得非常出色。因为是个只有工作热情的化身，所以没有任何杂念，工作效率正在提高。当然，由于酷似青年本人，所以，并没有被有关人士认为是另一个。

青年想：“不这么做可不行。”本应该再早些这样做。也开始干他想干的事了，或是旅行、或是赌博，或是品尝美味佳肴。至于酒啦、女人啦、幻觉剂啦、运动啦、修饰等等，也许是因为其他化身们在做这些事的缘故吧，对于青年来说，觉得是没什么意思的。

可是，幻影的数量一多起来，在公寓中就出现了有关幻影的谣传。尽管有从事管制工作的幻影，但是，无论怎样说，人数毕竟是太多了，而且连青年本人也混杂在其中了。

那儿的房间就成了个令人生疑的地方。

一天傍晚；幻影七号做完工作，回到住处时，一位医生尾随着他一同走进房间，医生瞅了瞅屋里的情况，开口说道：

“呀，果然是这样啊！这就是传说的幻影现象，而且是那种强有力的症状。受公寓管理人之托，就是好象有妖怪，所以我来看看，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幸好，我带来了准备好的治疗用特效药品，我给你治一治吧。”

医生给七号打了一针。也许是药物效用吧，其他幻影都萎缩下去，青年自己亦是如此。于是，他惊恐地嚷道：

“别弄错了，我才是本人啦！可别把我置于死地！”

“哎呀！你是本人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请不要责怪我。不过，冷静地看一下，把这个人留下来就是所谓的‘常识’吧！”

调整

作者：星新一

受命去“机器人调整中心”的机器人回来了。它一进门，便对主人艾诺先生施礼，并报告说：

“我回来啦！瞧，这是调整完毕的证明书。”

“好！今后还要象往日一样给我干活呵！”

艾诺先生于三个月前买下了这个机器人。在机器人的说明书上，大字醒目地写着注意事项：用过三个月之后，一定要让机器人在“机器人中心”接受调整。艾诺先生正是照说明书行事的。

为什么要进行调整，他也不清楚，但又没有什么可以拒绝的理由。他想，也许机器人是精密的装置，必须如此吧。接受调整后归来的机器人一定比以前更听使唤。

他立即向机器人发出了指令：

“喂，给我沏杯红茶，然后做些点心！近日来，我倒有时喜欢吃点甜食啦。”

“嗯……”

机器人虽然答应了，但却不太干脆。而且也没有丝毫要干活的意思，他又说道：

“喂！你怎么啦？我让你去准备点茶水和点心！”

“嗯……”

机器人仍然呆着不动。这是怎么回事？艾诺先生心里好生纳闷儿：往常，只要一声令下，它便立即行动起来，干净利落地将活儿干完。是不是因为调整使它发生了故障？还是在调整后的一段时间里，它的反应一时变得迟钝了？艾诺先生百思莫解。无奈，他又试着发出了指令。

“喂！给我准备点茶水和点心！”

“是，知道了！”

这次，机器人回答得干脆，并迅速、准确地将主人要的东西备齐送来。

艾诺先生这才松了口气。看样子，它并不是不能工作。于是，他一边吃点心，一边向机器人发出了另一道指令：

“啊，好久没画画了，我想画画。你去为我将画布、绘画颜料和画笔准备好。”

“嗯……”

机器人又同刚才一样，只是口里答应而身子却不动。唉！刚才白高兴了一阵。看样子，它还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他又重复了一道指令，机器人仍然不动。这使他大为扫兴，绘画的劲头也顿然消失。

他甚至想狠狠地得它一脚，看它如何反应。可他还是忍住了。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眼下这个状况，可太别扭了。什么调整？原因肯定就出在这里，向机器人发火也没用，于是，他立即向“机器人调整中心”打电话问问个究竟：

“喂喂！这里是……”

艾诺先生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机器人的号码。电话通到负责调整该机器人的技师那里。

“您有什么事啊？”

艾诺先生没好气地说：

“你们是怎么搞的？我的机器人本来很好，经你们调整后，反倒变得动作迟钝了。

简直象是呆子。一定是你们的调整出了什么差错，请再给我好好修理一下。”

从电话里听得出对方翻动卡片的声音。大概是在查阅有关艾诺先生的机器人的调整记录吧。不一会儿，电话里回答说：

“据查，你的机器人现在一切都正常。我们刚刚核对了调整记录卡，对您的机器人的调整是准确无误的。请放心，本中心的证明书是信得过的。”

“什么调整正确？非再三下令它就不工作嘛！”

“那正是我们调整的目的。请您回想一下以前您的机器人的使用状况吧！”

“您是说……”

艾诺先生只好按照对方的要求回想了以前自己是怎样使用机器人的。

记得有一次让机器人重新布置室内家具的摆设。在让机器人搬动桌子、椅子、钢琴时，一会让它在这儿撒，一会儿又让它往那儿搬，一会儿又让它搬回来。

还有一次让它用纸糊墙壁，刚糊好后觉得颜色有些太花哨，又命令他重新糊其它颜色的。

还记得有一次让它收拾院子。他想，要是院子里开满了蔷薇花，一定好看。于是就让机器人在院子里栽上了蔷薇花树苗。可是，还没过一星期，他又改变了主意，让机器人将已栽好的蔷薇树苗全都拔下来，然后命他挖一个池塘，并在池塘中修建一个喷水池，养了一些金鱼。

他就是这样使用机器人的。

艾诺先生在电话里回答了自己使用机器人的大致经过后，说：

“经您这么一提醒，我过去在使用机器人时，似乎常常只凭一时的情绪，给它的指令有些变化无常。”

“问题就在这里。机器人内部有一种记录装置，如果命令它做了一项工作后，又立即接受消除式改变前项工作结果的指令时，其次数就全被自动地记录下来。”

“哦，是这样的吗？”

“据本中心调查，您的机器人记录下的次数非常多。讲得明白些，由于您的脾气有些古怪容易冲动，所以在使用机器人时发出的指令总是翻来覆去，变化无常。长此以往，使用机器人，这在经济上就不合算了。所以，我们根据您的性格，对机器人作了相应的调整。”

“那么，即使发出了指令，它也不会立即行动，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吗？”

“是的，只是一次性指令，还不能使它采取行动。只有连续发出三次相同的指令后，它才开始行动。这是因为，如果您连续发出三道相同的指令后，便说明您的考虑已经成熟，不会变了，你要做的事情确实是有必要的。经过这样的调整后，可做可不做或做了又立即取消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也就是说，必须要连续发出三道同样的指令才能使机器人干活吗？”

“当然，这样就会防止由于您一时冲动而发出的不当指令所引起的不测事件。”

对方的说明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然而，艾诺先生总觉得有些不太满意，他考虑了一会儿又说：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也许你们做得对，不过，这样到底是有些不方便。而且，万一处于紧急状态，机器人要下令三次才行动，那就靠不住，束手无策了。不能想个办法吗？”

“您如果还想象从前那样一下令，它就动，倒也不是毫无办法的。”

“请一定告诉我。”

“在一定时间内，你必须到‘人心调整中心’去住院，消除你的轻率，换一副深思熟虑的性格。您如果带着这样的住院证件，到我们这里来，就会立刻保你达到愿望的。”

进步

作者：星新一

这位科长上午九时，准时去公司上班。

他从来不迟到。一坐下，马上开始工作，从不因聊天而虚掷时光。

他浏览一遍桌上的信件，分出有待于处理的和无关紧要的。对必须处理的信件，着手进行处理。还有，部下提交的报告和其他科室转来的文件等也要逐件查阅，审批。午前就这样过去了。

午后常常有会。什么科长会议，新产品研究会议，第六十二计划有关人员会议等等。

在这类会议上，部长有时点名问他：

“喂，你对新的计划没有什么意见吗？”

“啊？……”

这位科长谈了一些想法，但大都是些平庸之见，脑子里未曾浮现过胜人一筹的独到见解。每当这位科长发言时，坐在一旁的同事总是插言替他解围。

“假如无妨，请允许我聊陈拙见。”

大多是此种场合提出的见解颇为新颖。因此，这位科长的建议也就很少被采纳了。

他尽管多年任职科长，却始终没有晋升。不错，他又没出过什么大错，自然也就未曾降职。

这便是这位科长在公司的日常工作情况，但他从无怨言或牢骚。因为他知道，即使说了些什么，也无济于事，这些工作是他份内的事。

一到五点就是下班时间。科长整理好桌上的文件，然后回家。他推开家门，喊道。

“我回来了。”

“啊，辛苦了。”

艾诺迎上前去，揭开他后脖梗上的小瓶盖，扶上点淘滑油。哦！原来这位科长是个机器人。是艾诺的机器人。它的面孔和形体与艾诺很相似。

不仅艾诺使用机器人，在公司上班的都是机器人。现在已经进入了这样的时代：无论是部下，还是同事，甚至从上级的主要雇员到经理，都被机器人所代替。人们亲自上班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

艾诺穿着一件运动衣，边吸烟，达用柔软的抹布为归来的机器人擦身。早晨还很洁净，一到晚上下班回来，竟是满身污垢。

接着，他又检查了机器人内部的零件。如有损伤的部件，立刻进行维修；发现电源不足，及时给它充电。艾诺边干边问：

“今天公司的情况怎么样？”

“公司召开了会议，但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是吗？太遗憾了，看来得改变一下人工头脑部分的电路了。”

“那就拜托您了。今天是发薪的日子，我领回来了。”

艾诺接过机器人递过来的工资袋，并没有特意点里面的钱数，这是因为机器人决不会途中偷钱的。艾诺拿着钱走进了妻子的房间。

“今天是你开资的日子呀。”夫人开口问道。

“哦，是的，瞧。”

夫人接过工资袋，点着钱数。因为她知道，稍一疏忽，丈夫就会在工

资上打主意。

尽管夫人确认工资分文不差，但她并没有为此而露出很高兴的样子，她用不满的口吻说：

“喂，我说，你还得再加把劲儿呀！你看人家的机器人都当上部长了，可你的呢？我真替你委屈。”

“哎，别那么，我也在拚命地学习，竭尽全力地提高机器人的性能。这，你是知道的呀……”

“嗯！”

“我要改装电脑的电路，以便提高记忆部分机器性能，起码要赶上公司其他人的机器人。我正在不断改良哪！”艾诺不厌其烦地解释道。

夫人并不是个泼妇。她意识到刚才的活有些过火，感到很过意不去，便说：

“太辛苦了。不过，还要加把劲儿，女儿大了，也该出嫁啦。”

“啊。”

为了不辜负家人的期望，艾诺试着改装机器人的内部构造，一直忙到深夜。

清晨，夫人叫醒了艾诺。

“喂，该起床了。”

艾诺起床后，把机器人送到公司。然后，返回家，走进了书房。这里堆积着许多该读的书籍，于是他便一头扎进了书堆里。

其中，有《提升最快的机器人的特性是什么？》之类的书。如果大家都用这类书来改造自己的机器人，其结果会怎样呢？虽然他思忖过这些问题，但，还是不大情愿去读，因为读了以后，也未必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可是，不读吧，自己的机器人确实要落后于时代的。

此外，象《把人的气质输入到机器人中去的方法》和《提高机器人创造力的方法》之类的书，也有待于学习。还有一本《中年机器人容易出现的症状和维修》。书中介绍了陈旧的机器人出现故障的早期发现以及维修方法。

“自由职业者真令人羡慕。”

艾诺把视线从书本移开，自言自语道。但是，现在要改变已经不可能了。为了把机器人改造成为面向律师、作家和设计师等自由职业者，必须发奋学习。在当今这个世界，要组装面向自由职业者的机器人，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以此来聊以自慰。

艾诺又继续读着《把会议的发言技巧输入到机器人中去的方法》。书中的内容深奥，令人难以理解。他不断地叹息：

“唉，我真是没有出息的人啊！”

他走出了书房，来到餐室，想借咖啡浇愁。夫人和女儿都不在家，大概买东西去了吧。桌上放着夫人读了一半儿的书，书名是《使丈夫制作出高性能机器人的操纵方法》。

椅子上放着女儿丢在那里的杂志，封面上印着醒国的大字：《特集·具有制作高性能机器人才能的男性的识别以及与其结婚的方法》。

差异

作者：星新一

一个女人来到神经科医生那里。她三十上下岁，长相还算漂亮，但满面忧云，大约是源于内心极度的难言之苦。当然，假如没有什么苦恼，精神十分正常，谁也不会到这里来的。

医生迎进了这位女人，用沉着冷静的语调说：

“您怎么啦？”

“这个，那……”女人吞吞吐吐，欲说又止。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一般患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无拘无束随便讲话的，消除其紧张状态，使之自然轻松地谈吐，这是医生的本领。

“如果不问您的话，就没有办法，请随便一些，您就从头说说好吗？有的地方不想说也行，我可以一直等到您高兴说的时候。”

在医生的引导和催促下，女人勉强开了口：

“说实话，是为我丈夫的事！”

“您丈夫怎么啦？”

“从哪儿说起呢？是好几年前的事啦！有一天，丈夫外出，打那以后，便渺无音信……”

“哦，是失踪啦！不过，若是那样的事，来这儿就不对了，理应找有夫的警察去谈谈。”医生说话的声调始终比较平和。与之相反，女人却好象尽量抑制着自己激动的感情，她说：

“当然，是那样做了。警察和丈夫所在公司的人们一起，同心协力地进行了相当认真的调查，但毫无结果。”

“或许在什么地方碰上了事故？说不定是自杀了呢？”医生的语气依然十分平静，女人低垂眼帘，若有所思地说：

“嗯……”

“我冒昧地先说一句，丈夫生死不明，您可能为此心绪不佳，因积郁在心，精神便失去了平衡，大概是这么回事吧？”

女人手足无措似的笑了笑说：

“不，您说的那还是事情刚发生时的情况。我是个想得开的人，因为无论怎么调查也搞不清楚，即使再忧愁也必然是无济于事的。”

“是啊是啊，我随便插嘴，实在对不起！那么，从那以后您的生活……”

“生活倒没什么困难，有丈夫遗留下来的财产，和男朋友们一起游乐，心情还很愉快！”

“那样的话，您也就用不着来找我这个神经科医生咯！”医生反问道。

丈夫失踪了，还说不怎么悲伤，玩的还挺愉快，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真是莫明其妙！

也许在这之前还有其它事情，不过，一经反问，又热衷于谈话的对手也不乏其例。

反问后，香来对策明显奏效，女人继续说：

“可是，一味地贪恋娱乐，钱就不够用了。我打算把丈夫的生命保险费领出来，但现在还不能马上办到，据说不经过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好在规定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于是，我便到保险公司去进行了交涉！”

“是啊，不管是谁都会那样做的，因为领取保险费是正当的权利嘛！结果怎么样？”

“我把事情一说，保险公司的人对我深表同情。他们说，本公司是把顾客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的，所以，理所当然，只要期限一到，马上就可以支付！”

“当然，一定是那样……”医生很随便地帮腔助势，并且等待女人把话继续说下去。

可是，左等右等，女人面色苍白，竟然缄口不语了。医生催促说：

“后来怎么样？”

“那件事，怎么也……”

“请您说下去！”

女人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总算开了口：

“来啦！”

“是保险费来了吗？”

“不，是我丈夫回来了……”

女人刚讲两句又把话中断了。医生似乎也一时懵懂起来，有些不知说什么才好，稍厚片刻后说：

“那可太好了！”好象除此之外没有更恰当的话语可说了似的。

“好倒是好，不过……”

身为女人，此时的心境大概相当复杂。因为过了这么长时间，眼看一切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丈夫又回来了，这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恐怕是很难说清的。

医生改变了话题。

“问没问您丈夫是怎样失踪的呀？”

“嗯，回答得含含糊糊，好象是说得了什么记忆丧失症……”

“哦，那样的症状偶尔也可能发生。失踪期间，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成了另外一个人生活着的吧！”

“即使说能得那种病，但我总觉得不大可信……”

女人的苦恼，大概就在这里，医生针对这一焦点进行了发问：

“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一点儿也不清楚，您大概感到其中存在着什么恐怖之类的故事吧？”

“嗯，那倒也是。不过，重要是有变化！”

“怎么，有变化？您丈夫已经恢复以前的生活了吧？”

“嗯，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每天早晨按时走出家门，晚上回来。可还是感到有变化！”

女人一再重复“变化”这个词。医生问：

“什么？怎么个变化呢？请把这一点说清楚！”

“是和以前的丈夫有不同，就是说，回来的不是我原来的丈夫。”女人一口气说完，身体有些发抖，面色更加苍白。

“难道……”

“不，是真的，我是清楚的！”

“您是说回来的是另外一个人吗？为什么会那样认定呢？”

“这一点我说不清楚！的确，相貌和体形，跟我原来的丈夫一模一样。不过，他绝对不是我的丈夫！”

“这可真叫人为难了，大概是您的心理作用吧！也许因为长期不见面，以至在即将绝情断念的时候，他却回来了，所以不可能马上就和从前一样。我想，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不久一定会重归于好的。”

“是的，最初我也想尽力那样做。可是，不行，没有那样的感情嘛。而且越努力越觉得他不是我的丈夫！”

女人坚持己见。一请她说清楚，她就一再这样重复。对此，医生推测说：

“对不起，我想可能是意样原因吧，您已过惯了独身生活，每天逍遥自在，顺利的话，可以领到一大笔保险费，好生活一直能过下去。但丈夫一回来，那种美梦可就做不成了，因心怀不满，所以便想不认自己的丈夫了！”

“不，不是那么回事，是有不同，他绝对不是我的丈夫！”

女人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幻想，她继续顽强地坚持回来的是另外一个人，医生一本正经地接着说：

“您好象是确信无疑似的。但理由是什么呢？恕我冒昧，我看实际上很可能是您自己杀了您丈夫，然后在社会上就声扬说他失踪了，不对吗？”

听了过番不客气的话，女人圆睁双眼，生气地摆手答道：

“简直毫无道理！警察以前也曾这样怀疑过，一有那么多多的保险费，好象首先领款人就应当受怀疑似的，从地板下面到庭院，给挖了个遍。不过，我并没干那种罪恶的勾当，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蒙骗警察进行‘绝密犯罪’的本事。”

“那么，为什么说不是您原来的丈夫？……”

“只能是这么认为！”

争辩回到了原先的状态，医生也把话题拉了回来。

“真是难办的事啊！那您到底是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既不是由于您丈夫的事而精神苦恼，也不是毫无根据地胡乱猜疑回来的那个人，那么，还是您走错门了吧！”

“我不是想诊断自己，而是来请先生给查明另外那个人的真相的！”

“噢噢，是啊，我全明白啦！那么您回去好好说说，请把您丈夫，不，象您丈夫的那个人领来，我给检查一下！”

“谢谢！”女人寒暄几句后便回去了。

第二天，成问题的那个男人来了。医生用相当熟练的动作进行了诊断，马上说：

“唉呀呀！你是机器人呀！是照死去的那个男人一模一样精制出来的人造人……”

“为什么？将它……”

“这点小事儿，一看便知，瞒不过我的眼睛，那么多一笔保险费，若是可能的话就不想支付。因此，保险公司根据照片和记录制作了人造人。由于加入保险时的检查，资料都齐备，所以很容易制作，做完后把它派来，从外形看就象活着回来的人一模一样，是个很巧妙的办法……”

“现在既被看穿，就不能对你置之不理了。这个秘密如果声扬出去可是件大事，对不起……”

男人站起身来，想逃走。可医生不慌不忙，仍以冷静的语调说：

“算了吧？不要做那种没意义的事！这儿的医生，由于事前知道事实真相，已经被杀了。我就是他的接替人，是由保险公司精心制作，派到这儿来的和你是一样的人造人……”

乘客

作者：星新一

市里，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他钻进汽车，说明了地址，车就开走了。过了些时候，司机说：

“您的住处可真远啊。”

“噢，今天喝醉了酒，乘电车回去，若是途中睡着，就要坐过站。所以一狠心，就叫了辆出租汽车，我想这样倒好些。”

“我讲点什么有趣的事，让您醒醒酒吧。”

“好啊，那很有意思，请你讲吧！最近我是什么奇闻也没有听到过。”

“我也实在是想讲出来，不讲出来憋在心里，总觉得是块心病。我真想讲一讲，希望听的人对我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才好呢。”

“你说的过于神奇了。”

“的确是件神奇的事儿嘛。事情发生在一周前的一个傍晚。有一位年轻的女乘客在医院门口搭乘了我的车。不知怎的她似乎有点不舒服，当然了，她是来医院看病的嘛，总是哪里不舒眼的嘛……”

“是啊。”

“车跑了好长一段路，来到了她指点的那一家，女乘客下了车，未交车费就走进那家去了。我想她这大概是去朋友的家，马上就会出来让我拉她回家去……”

“是啊，一定是顺便来送什么或取什么东西吧。”

“可是，她一直没出来。等的时间越长，车费越要多。我看还是提醒她一下好。于是，我下了车，按了那家门口的电铃。”

“你想想的真周到啊。”

“接着走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他问：‘有什么事吗？’我说：‘没什么事，刚才那位女乘客还没付车费呢。’对方十分吃惊地问：‘什么样的女人？’我想，他这是装傻，是想赖掉车费吗？我详细地介绍了女乘客的相貌、体形、服装以及乘车站点等等。”

“噢，怎么样？”

“刹那间，男人的脸色变得苍白，并说：‘若是这样的话，那是我的女儿呀，她七天前死在那所病院了。想必要回来看看。’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真吓人哪。”

对方也很吃惊呀，我就更不用说了。她的确搭乘了车，而且也是按她说的地点开来的。车费吗，我已经不想要了，我一心想马上回去，离开那里，越快越好。但是，我被叫住了，他按价付了车费，又额外多给了我一些钱，说什么你把我女儿的魂拉回家来了。

“哦……”

“您相信吗？”

“如果说你是编造的，那你是会不高兴。如果说那是幻觉吧，也不是，因为女儿的父亲毕竟真地出来了，”

“是啊！”

“记得这种故事好象从前听说过或者读过。可是眼前就发生了。但从经历者口中直接听到，这还是第一次。酒已经醒些了。”

男乘客叼起香烟点着了。司机开着车说：

“至今想起来全身还发抖。好象那位女乘客的面容会突然出现在望后镜中。”

“哎哎，请小心点开。车的确在颤抖。刚才谈的赶快忘掉它吧，不然又有什么办法呢。握紧方向盘，请注意安全。我是怕腿脚不稳，东摇西晃地从电车站上掉下去，才来乘出租汽车的啊。”

男乘客叮嘱后，司机说：

“我发抖还有另一个原因。”

“是吗？可是要打起精神来，要是没客人，你也许会害怕。可我现在乘着车呀。我又不会突然变成那个文人。如果能变，我真想变一下看呢。”

“客人，别开玩笑。请您再听一下，昨晚八点左右拉了一位上年纪的男客人，有六十岁上下，象是一流公司的董事。我同他也谈了这件事。”

“以前对谁说过吗？”

“和家里人以及熟人说过，可对客人没讲过，因为没有机会，尽些短途的客人，怕听恐惧故事的客人，带着朋友谈得很起劲的客人，看书看得入迷的客人……”

“那位老绅士正好可以谈得吧？”

“唉唉，那天方向虽然不同，但同您一样，他的去处是郊外，有充裕的时间。而且是客人先开口。他问有什么有趣的话题吗？加上我正好想谈……”

“那位反应如何？”

“他注意听着，而且还不断地赞同几句。”

“那么，他是怎样分析的？”

“分析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连我想了这么久，也分析不出什么来。那个人说：世上存在着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只说了这些吧。要是问我，我也只能这样说。”

客人点了点头，又燃起一支烟。司机接着说：

“我问他家的地点。到了他家，那位客人不慌不忙地下了车，走进屋里。身居委职的人都是这样，自己上路不带钱，我想他家里人马上就会出来送钱并向裁表示威游。”

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但是我等了好久，家里人也未出来……”

“后来，怎么样？”

“我不想说了，甚至连回想我都不愿意。”

“喂喂，是你要讲给我听的，我已经听得起劲了。”

在客人的催促下，司机说：

“是啊，于是我下了车，走向正门，接了铃。一个青年人走了出来，他的表情十分奇特。我说明了原委，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了，说那是他父亲。”

“爸爸回来，儿子的脸色为什么变得苍白呢？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吧。”

“死，死了。那天正好是死后的第七天。据说他父亲在工作上给公司添了麻烦，悔恨自己作错了事，便在公司自杀了。时间也是晚上八点。上车的地点也正是那家公司的门前。这件事好象在报纸上有过报道。这个青年手里拿着一串捻珠。看见这种捻珠，我也不由得蹲了下来。”

“是这样吗……”

“青年给我端来了水，还带来一瓶威士忌，并告诉我说：‘掺着喝吧。真想喝个痛快。’可是我抑住了自己，没有再唱，因为醉酒开车是要被抓的。”

警察可不管那一套。”

“别担心了，警察要是好好调查一下，或许会认定死者是殉职的人呢。”

“客人，别打岔了。我的确是好久没有站起来。那个青年交付了车费，又给了我一瓶威士忌，大概是为父亲超渡吧。他让我回去后再喝。”

“本想聊天解闷儿！可这故事太吓人了。我的酒完全醒了。”

“听一听就吓得这样，我是亲身经历的，就是昨天的事，所以今天都不想上班了。”

可是在家里愁眉苦脸地呆着也不是一件好事。”

“是啊，最好还是忘掉那些，埋头工作吧。”

“这次遇到了这种事，真不知如何是好，已经够受了。”

面对颤抖着的司机，客人说：

“我倒不要紧，若是出点什么事，那是我妨碍你了。”

“别说了，若是你那样的生手，一吃惊会扭错了方向盘。即使不出车祸，神经特也会非常紧张，可是你说我的车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你开着车尽想这想那，这不是魔鬼引路吗？”

“别说了，越谈心里越不痛快。我一直以无事故而自豪。”

“不痛快吗？那么，抽支烟吧。已经不远了，烟抽完也就到了。”

“这一带是很凄凉的呀。”

“也是没办法，收入不多，积攒点工资，又借了些钱，好不容易才在这里盖了所房子。唉，从那向左拐。对，再稍微向前一点。”

车停了，男客人看了一下钱包说：

“钱不够了，我进屋去取，情稍等一会。”

男客人走进屋内说：

“喂，我回来了。”

“唉哟，喝酒了吧。”

妻子迎上来说。

“我的进级定下来了，为了庆贺，我和伙伴们一道喝了一杯。”

“那好极了，我也想干一杯。”

“那么，我也想再喝一点。不过，得先去付出租汽车费。我的钱不够了，司机在外边等着呢。”

“那么，我马上去付车费……”

“等一等，先干这几样事。首先，赶快把我的鞋收起来。是啊，还有香呢，把香点上……”

为什么？”

“结婚前，你不是演过戏吗，现在演一出戏吧。”

“可以，怎么演呢？”

“你就说我的丈夫，一个月前，在酒吧间饮酒时，心脏病发作死去了。你说我们刚刚结婚，他年轻又乐观，如果早些戒烟就好了。你除了车费外，再给司机多加一点儿。”

“为什么要干这种烦琐的事儿呢？”

“以后再详细谈，这种事目前很流行。这是那位司机想出来的。话说得很有趣，他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让你多给点小费。这是司机的意图。哟，好了，今天进级是个喜庆的日子，大大方方地付钱吧。听，门铃响了，表演开始，你要演得逼真……”

月光

作者：星新一

淡淡的月光，悄悄地、从镶嵌着玻璃的天窗射进这间宽敞的房屋、闪烁的群星演奏着无声的交响乐。在室内的一隅，有几盆盆栽的百合，每盆生有十几朵沉甸甸的花，不断地散发出浓郁的迷人芳香。与此相对的另一隅，有个小小的水池，池中的水清澈而凉爽，睡莲花飘浮在水面，承受着由墙壁探出的喷嘴里涓涓而下的水滴，使她中的水，持续地发出轻微声响和幻化无穷的涟漪。池里的水，溢出大理石的水池边沿，在瓷砖铺的地面上漫流，不知流到哪儿去了。落里，便是他抚养宠儿的房间。

他的宠儿，舒展着柔软的腰身，横卧在地上睡着。在月光映照下，水在漫流，冲洗着她的足尖。

“喂，把食物给我拿来！”

宠儿的主人，是个不满五十岁的品行端正的男人。他在走进这间屋子之前，和往常一样，吩咐已经年过六旬的老仆人。

“知道了。今天喂什么呢？”

“是呀！夹馅点心、奶油馅点心，甜瓜，可以吧？”

“是。”

他点燃了烟斗，深深地吸了两三口，没等到烟雾飘散，仆人已经把吩咐的东西端来了。那些东西象小山一般盛在一个大银盆子里，他把烟斗放在桌子上，接过银盆，打开房门。

听见开门的声音，宠儿翻身站了起来，一边用脚轻轻地踢着大橡胶皮球，一边向他靠拢。她高兴地把身子凑上前去，美丽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向上瞧着。

他弯下腰，让宠儿靠着自己的膝盖，右手抚摸着她雪白的脊背，左手从放在地上的盆子里拿起突馅点心，递到她嘴里。宠儿把点心吃了。他凝神瞧着，表情中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喜悦。

从墙壁上的送风器里送进来的微风，习习地吹拂着宠儿那光泽发亮的长长的稀疏头发，月光也好象在帮风的忙。宠儿不时地用美丽的杏核眼抬头看着主人，他也一边以温存的回顾作答，一边在心中自言自语道：“这么好的宝贝，大概别人谁也没有吧？”

宠儿，她是个十五岁的混血少女。混血少女，大概世间多得很，可是象他的宠儿这样称心的，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了吧？十五年前，他在家门口捡到了这个被遗弃的婴儿。

他充满着钟爱之情，精心地把她抚育大了。幸亏他有父母留下的财产，还有父母留下的一位忠实仆人。而他本人又是一家大医院里的医生，这对于他抚育宠儿有了不小的帮助。

可是，他把宠儿抚养到今天，这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对她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一定要亲自喂食物，而且，几乎没让仆人进过这间屋子。他吩咐仆人，不得已非进来不可时，也绝对不许发出声响。仆人忠实地照办了。

他是这样认为的：人是不需要语言的，语言该多么使爱情黯然失色呀！人们本不是用语言获得的爱情，反倒一定会因语言而使之失却。

在宠儿的美丽的身体中，爱情充满了她的每一个细胞。而且，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在这间安静的房屋里，人世间的丑事是一丝儿也没有渗入的。

他抚摸着她的肩，宠儿温顺地吃完了甜瓜，然后轻盈地跑到浮着睡莲的水池旁，用手接从喷嘴里洒下来的水喝。水从指缝间滴下来，映照着宠儿那副白皙身姿的水面，闪闪发光地被搅碎了。宠儿喝完水，就势坐在水池边上，一双大眼睛，久久地凝望着他。

他把宠儿吃剩下的食物，收拾到银盆子里，放在壁橱上。然后，打手势招呼宠儿，用蓝色的发带给她扎头发，又用手指着横穿在屋中间的银色铁棒。这是平日里宠儿饭后的运动。

宠儿那纤细的身体，像弹簧般地蹦跳着，跑向银色的铁棒。整个空间宛如洒满了碧光的海底，雪白的颜色不断地画着圆弧。每次，系在发带上的小金针都象流星似地闪耀光华，回荡声响。百合花的芳香，四处飘逸，与喷水池嬉戏。

铃儿不再响了。微露红润、汗淋漓的宠儿瞧着他。他略微点点头，宠儿便纵身跳入水池里，于是，池中的水也便趁势津津外溢，在瓷砖地面上转着圈流淌。

每天，他都是这样地度过夜晚的。夜，明显地使语言显得毫无意义，并在恬静的沉默中更深夜阑。

白天，宠儿沐浴着透过玻璃窗射进来的阳光酣睡，在他归来的时候醒来。

甜蜜的梦一般的夜，但，这是他牺牲了所有的娱乐，花掉了十几年的功夫才得来的。

若考虑到这种忍耐性和努力，就毫无理由说他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了。

夜里他睡得很晚，晨起刚吃过早餐，就去给宠儿喂食物，而后便神清气爽地驾驶汽车去医院。过午，宠儿进入了梦乡，房间里也鸦雀无声。这时，老仆人总是在外面懒洋洋地做些调节室内气温的工作，然后就连他也靠在椅子上，不知不觉地打着盹儿，让时间和平地溪水般流逝。

可是，一天，这充满和平和幸福的家庭，突然刮起看不见的暴风。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的仆人被电话铃惊醒了。

“喂、喂，不得了啦。”

“啊？发生了什么事？”仆人反问道。

“您府上的主人，刚才由于汽车肇事，受了重伤。”

“真的吗？”

仆人拿着电话筒又重新跌坐到椅子上。

“情况怎么样？”

“很严重。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在的话中翻来覆去地说：‘要喂食物’。如果养了狗什么的，就请您多关照啦。”

“是……”

然而，随着夜幕的降临，仆人益发地感到为难起来。怎样喂食物才好呢？他象主人平日那样，盆子里装满了花蛋糕、橘子等，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听到开门声，俯卧着的宠儿高兴地翻身跑过来。可是，当她看到是仆人

的身姿时。便慌忙跳进了水池，把身子藏到睡莲叶子的下面。

“你的主人受伤了。今晚回不来了，你把这个吃了吧。”

仆人不由自主地上前与她搭话。对宠儿来说，这当然行不通。不仅如此，反而使平生头一次听到说话声音的宠儿，更加害怕起来。仆人笨拙地反复地做着手势，可是，这与这个房间里的气氛很不谐调。大概是因为自己呆在这儿，所以它才不肯吃吧？仆人这样想着，把银盆子放在瓷砖地上开门出去了。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仆人再次住房间里偷看时，那盆子里的东西还是纹丝儿来动。

如果没有爱情这个副食品，宠儿是什么也吃不下去的，它痴痴呆呆地坐在水池边上等待着。

第二天清早儿，仆人给主人住的医院打了电话，说是尚未脱离危险。

“能不能见个面说句话？”

“简直是不着边际的话。假使只是看一眼，那还没关系。”

仆人是想设法把宠儿带上，好让她的主人给喂食物。可是看来，这是太不实际的奢望了。

仆人进到房间里换了食物。他把主人常喂的奶油陷点心也加上了。

“吃吧，求求你。不然，等主人回来的时候，要大发雷霆的……”

仆人抽抽搭搭地恳求着。然而，这对宠儿丝毫也不起作用。到了晚上，盆子里的食物还是一点儿不见减少。宠儿瘦多了，脸色青灰，她把脸靠近百合花，嗅着香气。

主人危笃日甚，宠儿也愈加苍白消瘦了。

仆人甚至想，是否给宠儿请个医生来！可是如果这样做，那么，自己再也不能重新找到工作，只有交辞职书啦。老仆人坐卧不安，常常象忽然想起似的，交替着重复窥视宠儿的房间和给住院处打电话。

累得筋疲力尽、迷迷糊糊的仆人，夜里被电话声惊醒。

“您的主人逝世了……”

仆人没有答话，沮丧地把话筒丢到台上，向宠儿的房间跑去。

主人最疼爱的宠儿，是至近的眷属，不，或许就是他全部的爱情。可怎么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她好呢？这也许有些残忍，可又不能不告诉她。

宠儿在瓷砖地上静静地躺着。仆人悄悄地走过来，用手碰了下她的肩，但是，她已经同大理石一样冰凉了。

一枚百台花瓣飘落下来，发出极其微弱的声音。

好上司

作者：星新一

我总算能够进入这家令人神往的公司了。尽管它并不是一家历史悠久、颇有传统的老公司，但发展速度之惊人、工作成效之卓著，则是举世公认的。新产品层出不穷、源源供应社会，销售售后服务也面而俱到，无微不至。

当然，说起职员的待遇，在企业界也可谓首屈一指。我之所以一心要

进入这家公司，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理由。而且也还不仅仅是出于物质方面的考虑，在这个公司里，更充满着融融的人类之爱。一进公司你就会立刻亲身感受到，并非人云亦云的传说。

就职考试简直就是一场恶战，雄才辈出，竞争异常激烈。笔试还不算，还要进行口试，以便对个人性格详加了解。我当时以满腔热情一一作答。也许是看中了我这股认真劲吧，我成了幸运儿，被公司录用了。朋友们向我投来羡慕之意，而我自己心中也洋溢着自得之情。我鞭策自己：加劲干，尽我所能，竭诚努力！因为这关系到公司的发展。

我被安排到公司的一个部门里。无论是课长还是科长，看上去都是那么和蔼可亲，同事们也都一见如故。到处都充满着活力。不仅这一个部门，公司上下，无不如此。

也就是进入公司几天以后吧，科长对我说：

“工作都熟悉了吧？”

“啊，还在抓紧努力，就会熟悉的。”

“要是不着急回家，去喝一杯好吗？我请客，就算是对你的欢迎。”

“那就多谢了。”

我于是跟着科长，转了几个酒吧。在小说和漫画上，每当出现这种场面，总要把此时的话题写成是对公司内的派系之争说长道短，大发牢骚。但这位科长对此却只字不谈，只是爽朗地笑着，一个劲地向我劝酒：“痛快点儿，大口喝！”

虽然工作紧张，可是能在下班后换换脑筋，倒可以消除一天的疲劳。科长真是令人可亲的大好人，能在这样的人手下工作，是令人心情舒畅的。我不禁开怀畅饮起来，酒有些喝的多了点儿。

我们俩人又步履蹒跚地朝另一个酒吧走去。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一个迎面走来的男人被科长撞了一下。

“混蛋！干什么！”

那个人蛮横地叫骂起来。不过是碰了一下而已，谁也没怎么样，可他竟然要动手，看样子不象个好东西。瞧那架势，科长非要吃亏不可。危难当前，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

我毫不迟疑地挺身而出，对方也向我厮打过来。他的霸道行径，更使我火冒三丈。

保护科长，是义不容辞的。我乘着几分醉意，狠狠回敬了他一顿拳脚。

过了一会儿，当我恢复了理智的时候，发现科长还蹲在地上。

“不要紧吧？”我问道。科长点点头。只见那个家伙四脚朝天，动也不动。科长盯住他的脸仔细查看了一会儿，说道：

“这小子又没气，又没脉，好象死过去了。”

一听这话，我吓得面无血色。摸摸那小子，果然浑身硬梆梆的。顿时，我六神无主，四肢无力。

“我惹祸了。叫急救车吧？”

“等等，不行。那会使我们公司恶名远扬，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作为一个负责人，我有责任防止这种事件发生。”

“那，就这样……”

“叫急救车也晚了。算啦，你快跑吧，这里由我来设法处理好啦！”

“可这责任在我呀……”

“不，你还不是为了保护我嘛。还谈什么责任不责任的，现在是赶快处理要紧。交给我来办好啦，我的社会经验毕竟比你丰富，尽管放心。喂，快跑吧！”

“那，好吧，我走啦。”

在科长的催促下，我离开了那块是非之地。幸好街上没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家里。虽说是正当防卫，但毕竟是杀了人。酒也全醒了，整整一夜，我心烦意乱，坐卧不安。

第二天一上班，我立刻悄悄地问科长：

“那件事，后来怎么办了？”

为了不让别人听见，直到走进接待室，科长才说：

“我弄得很巧妙，谁也没看见。反正那小子也不是个好东西，让警察认为是同伙殴斗致死，也就了事了。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的。”

“可是，我总有点放心不下。”

“那大可不必。没留下任何证据能表明是你干的。再说，即使留下什么痕迹，那也只能是我在处理尸体时留下的。你不必担心好了。”

“你是怎样处理尸体的？”

“这就不用细说了吧。告诉你，你又该杞人忧天了。再说，一旦你嘴上不严漏了风，我可就倒霉了。好啦，这件事到此结束，把一切都忘掉吧。”

“明白了。真不知该怎样感谢您，您为我费心了。当然，给科长惹麻烦的那些话，我是至死也不会说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恩德。”

我发誓道。科长丝毫没有表现出让人感恩的神情，这使我更加由衷地感激他。总算平安无事了。出事当时，我要是稀里糊涂地喊起来，围上一群看热闹的人，那么，我这一生就完了，还要连累科长，甚至给公司脸上抹黑。

一切都多亏了科长。报恩的道路只有一条：拼命工作，为科长好好干！如果因成绩不佳而导致科长降职或下台，乃至一蹶不振，那对我也绝没有什么好处可言。

我专心致志地埋头工作，什么辛苦啊，劳累呀，连想都不曾想。其结果，当然是成绩卓著，而奖金也水涨船高。虽说这不过是副产品，但奖金多也是令人惬意的事。

腰包充裕了，我开始结识了一个女人。尽管那只是偶然间在街上随便认识的，她却正当妙龄，因而关系的进展突飞猛进。这本米不失为一件快事，但到后来却使我陷入了窘境。女方向我逼婚了。

世上这样的事不乏其例。到了这一地步，我的热情开始消失了。我了解到那个女人以前早有所爱；同时，也感到自己结婚的经济条件尚不具备。我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心灰意冷了。可是女方却一个劲地吵着说：“要是不结婚我就去死！”弄得我束手无策。

看到我无精打采的样子，科长问道：

“你好象有什么心事？脸色可不大好，近来工作上也有些心不在焉哪。”

“不，没什么。”

“隐瞒可不好。咱们俩人之间，还有什么不可谈的吗？说说看，我可以给你参谋参谋。你这么萎靡不振，我也吃不消啊。”

“是这样的……”

我于是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科长会替我着想，这点是不用怀疑的。

我是擦着冷汗，对他讲了这件令人难以启齿的事情的。但科长既没有发怒，也没有发笑。

“是这样吗。好吧，我设法找那个女人替你说说看。”

“对不起，那就拜托了。”我低下头。

不知科长是怎么替我去说的。不过，从那以后，那女人倒是再也没来缠过我。我不由得想到，也许还象上次事件一样，这件事也就自消自灭了吧。这简直成为不容怀疑的事实。过后，我也曾在街上的人群中看见过那个女人。

科长该是怎样苦口婆心地开导我，又是怎样费尽心机地为我求人说项。而且，为了我这个部下，不知自己掏了多少腰包呢。我曾经婉转地向他说起过这些，而他只是说：“提这些干什么，努力工作就是了。”

真是个好难得的好科长。有朝一日我提升的时候，是否也能有这种品德呢？我自己觉得好象还没这个把握。不，现在考虑这些，还为时尚早。当务之急，是为公司尽力工作。

这也是对科长报恩的唯一途径。

不久，我和一个老朋友引见的人有了交往。开始并没有搞清他的来历，但很快他就露出了真面目。原来他是个称为产业间谍的家伙。他转弯抹角地来引我上钩。

“怎么样，能不能把公司新产品的秘密悄悄告诉我？至于谢礼嘛，随你要多少好了。

我绝对会守口如瓶，不会给你添麻烦就是了。”

“不行，请不要再谈这种事了。”

我立刻一口回绝。真是岂有此理。我能了解到秘密，可我不能辜负科长的信赖，不能拿恩德换钞票。

而他毕竟是个产业间谍，绝不会就此罢手的。果然，没多久，他又对我说：

“请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死吧，我手里可抓着你的短处呢。”

“什么短处？”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问着，可内心却有些忐忑不安。他说：

“我有你的裸体照片！那是在一个温泉偷拍的，我可以把它公之于世。”

对这种威胁，我并不买帐。

“那没关系。很可惜，我不是女人。随你的便好啦。”

把那种照片公开，当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但也不能为这么一点芝麻小事就背叛公司。如果屈服于这种恫吓，科长说不定会多么难过呢。想到这些我更加认定了，绝不能那样做。

产业间谍无可奈何，只好作罢，此后倒也风平浪静，始终没有公开什么照片。或许，照片之类的东西压根儿就不存在。

这个产业间谍的经验，倒使我从中受益不浅。那以后不久，科长委托我打探其他公司的秘密。这时，我就亮出了这一招，干得很漂亮，巧妙地运用了恫吓和收买的手段，把秘密弄到了手。虽然事属非法，手段卑劣，但这毕竟是为了公司，为了科长，科长大为高兴，我也颇感快慰。

事后我却又感到，那个公司的职员也真够可怜的，竟然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而出卖公司的秘密。他一定没有一个象我现在这样的好上司。

产业间谍再没有找上头来，这次又来了一个负有另外一种使命的人物；一个说客。

他劝我到另一家公司去，至于工资和地位，保证比现在要高得多。

在别人看来，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可我当场就谢绝了。我喜欢我的公司，这里不仅工作愉快，而且更有着恩德与情谊的联结，这是任何金钱和地位所难以取代的。如果说我已经是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人物，那也完全是由于这种环境所造成。

我回答他说：“你如果相中了我这个人才，去和科长交涉好了。要是科长答应和我一起调转，我就跟科长一道去。”这么一说，那个说客再也没登门。是被科长拒绝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去找，都不得而知。

说来倒也微不足道。大学里低年级的同学们曾向我打听：

“您的公司怎么样？如果效益好，有干头，我也想去参加就职考试。”

“谈不上好与坏的问题。可以说，在全国来看，不，就是在全世界来看，也是效益最高的公司。能进入这个公司，可以说此生无憾了。但成绩不好是别想进来的，靠人情关系，在这里行不通。”

“那么，我就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不过，象您这样对本公司一片痴情的人可真不多见，进了其他公司的人，总是牢骚满腹的说个没完……”

世事如流，光阴似箭。在科长的关怀下，我也成家立业了。只要是科长说的话，你就相信好了，那准没错。

不久，我提升了，被任余为科长。提升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更值得高兴的是前任科长又升为课长，我仍然是在他的手下工作。

高兴之余，我心里又掠过一丝不安。那就是以前一直深藏的一件心事：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能否领导好我的这些部下。

这回分不清到底是谁请谁了，当我和课长对饮的时候，道出了我心中的疑虑。

“有件事想……”

课长打断了我的话，说道：

“先听我说说吧。你现在也是科长了，你必须实施一项计划，当然，这也没什么难的，我来告诉你方案，你照着办就是了。”

“只要是你说的，我都照办。要做什么呢？”

“你的部下中，有两个是新来的。你请他喝酒，让他喝得醉醺醺的，然后造成一场车祸，再让他逃跑。当然，并不是真的压死人，只是撞倒一个如同真人一样的假人而已。”

你要替他隐瞒这件事，把责任承担下来，再替他搞出一个圆满的收场来，他就会对你心悦诚服。必须搞得纹丝不露。有一个专门为这种演出服务的组织，已经准备好了。”

课长的说明简单明了，我立刻心领神会。同时我也骤然猜到了一件事。

“那么，我刚来的时候……”

“是的。被你打倒后装死的那个人是个老行家，纠缠过你的那个女人嘛，也是我们公司里那个组织中的一员……”

“这太过分了，作为一个人，我的尊严竟被如此玩弄……”我高声喊叫起来。课长说道：

“喂，不必发火嘛。所谓企业这个天地，就是如此严酷。要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超过其他公司。不是也让你窃取过别人的技术秘密吗。严格地说来，如果我们一味地墨守间谍是卑鄙之徒这个信条，那么，我们公司的经营成绩就会急转直下。”

“可是，我那样做都是为了你呀。我是由于心中充满了对你的感戴和尊敬，才那样做的，那是纯洁无暇的行为。如果也把它当成一种争斗的话……”

“算啦算啦，请冷静点。要是你没有提升，又不曾对你说过这些事，那么，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愉快相处。但是，没有永恒的静止，这回该轮到你受尊敬了，这没什么不好的，考虑考虑吧。只有这样做，部下才绝对不会背叛你，也不会背着上司出卖公司的秘密。你可以放心大胆地让他工作。当然，还会有更好的办法。总之，你只要牢牢地抓住部下的心，就不会出乱子。除了我教你的，还可以想出其他方案……”

“这样说的话……”

那种方案，我是没有的；正因为没有，我才感到不安。

“如果没有点儿什么意外事件，就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信赖感。在安然无事的太平日子，只能在口头上叫喊信赖，而无切身的感受；只有面对外敌才能团结一心。传说中的四十七武士的团结，也只有在发生了松坂走廊事件才……”

课长列举例证开导我。我虽然没有被完全说服，但还是照办了。

我这是豁出去了，怎么也得干。除了这种渺茫的出路，别无办法。反正也不是真正的交通肇事畏罪潜逃，不过是用假人做戏，并不触犯法律。

决心一经下定，着手实行起来，例也颇为顺利。因为有老手帮忙，演出了一场十二分逼真的好戏。我对新来的两个部下就这样下手了。

这次的效果极为理想。他们对我的态度骤然一变，向我投来的目光中充满了尊敬。

在如此融洽的气氛下，他们是不会背叛我的。它带给了我一种安心之感。

我悄悄地向课长报告了此事。

“这样一干，效果果然明显。今后的工作毫无问题，我现在有这个把握了。”课长笑着点点头。

“你这么一干，我也松了口气。这我们就成了共犯了。从前我是加害者，你是受害者，所以我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工作之余，我也总是温厚待人，就是为此。可是，今后我们同为共犯了，就可以比从前更亲密、更坦率。走，去干上一杯……”

来到酒吧间喝上酒以后，我发觉自己已经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虽然可以保证得到部下的信赖，但却是对课长的性命是认为条件的。因为课长手中所掌握的，不是假造的弱点，而是我的真正的弱点。我当了产业间谍。由于我的宣传而使后期校友中成绩优异者进了公司。连我结婚都有赖于课长的成全。我要是胡言乱语的话，那就等于自我毁灭。我现在与公司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此看来，我只有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个公司而别无他路。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坏事。由于迫不得已而奋力工作，则会使公司得到不断发展，而个人收入也将大为可观，并且还不存在被解雇之忧。

我终于搞明白了我们公司之所以获得发展的秘密所在，摸清了公司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容，恐怕在任何一本研究经营学的书中都不会找到的吧。

也许，很多人没有去注意，所谓企业，从根本上说，不过是一个由一些共同犯罪者结成的集团。对于自己的所为不是任何人都没有感到问心有

愧吗？

还不仅仅是企业，小而至于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大而至于一个国家，无不如此。既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也不能摆脱它的控制。即使得以摆脱而另图高就，也还是无济于事。他不过是加入了另一个共犯者的集团而已。

集团得以发展的动力之源泉，也许就在于这种共犯者意识。人类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步，难道不就是源于这种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气质吗？老实说，我现在也只能这样想了

确认机

作者：星新一

发明了一种机器，可以把它叫做“个性识别机”。就是说，它可以证明那个人是他本人而不是别人。

也许更通俗地说明一下才好。

假定某人有身份证明书，或者信用券之类的东西。然而，不能断定这个证件持有者是否就是证件名义人。这个机器就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

把卡片放进机器，立刻发出一种声音；放上一只手，于是，顷刻间就可以确认他是否卡片的正当所有者。指纹和掌纹，声音的特征以及血型，就象在卡片上用暗语记下来一样，清晰地表示在机器上。不过，验血型是不需要取血的。人随着声音带出来微细的唾沫里，就可以断定血型。这些，都是在一瞬间可以完成的。这便是这个机器的特殊功能。

的确是个方便的东西。在这以前，遇到丢失信用券卡片的事，很难防止拾到的人钻空子。于是，所有者、银行、还有保险公司，他们当中必有一方蒙受损失。有了这个机器，就可以消除这种危险。

就是名章，也是靠不住的。是本人同意盖的呢，还是什么人未经本人同意盖的呢，或者是从商店买来随便盖的？对于第三者来说，是无法识别真伪的。由此而引起的纠纷不知多少起，也有过这样的方法，附以印鉴证明，即盖上在官署备案的重要图章。但是，尽管这样，也不能说万无一失。如果在官署备案的重要印章失盗，那就万事休矣。

这些问题，由于有了这个机器，完全可以迎刃而解了。这的确是电子时代最适用的机器。不，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机器。因为某个人到底怎么样，它马上就可以验证出结果。

理所当然，随着这个机器的问世，对它的批评也就出现了，批评道：“这不是不相信人的具体表现吗？”但是，不久，这种批评就销声匿迹了。安上这种机器的宾馆，曾经抓到几个拾到别人票据而企图干坏事的人。这对于坏人来说，是个严重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对于好人却没有任何损害。为了创建老实人不吃亏的社会，这个机器很有用处那是众所周知的。

这是从事实出发的效能。

发明者已经取得了专利权。然后，便开始大批生产。那个厂家突然有了很大的发展，需要量是相当可观的。一旦有了它，对客户不用怀有疑心，就可以大作其生意了。

厂家并不出卖这种机器，而是采取出租给各企业的方式。不是每个企业一部，而是两部。其中一部作为备品，在另一部发生故障时使用，以便做到万无一失。在这期间通知厂家，将发生故障的机器取回去修理。真是买卖兴隆，从没有发生过收不上来租赁的事。

生产这种机器的厂家不仅仅是追求利润，也在进行改善卡片的研究工作。是在研究一种无法伪造的卡片。不论机器怎样可靠，如果伪造卡片非常容易，那也就没有意义了。

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算尽善尽美。于是，他们终手完成了绝对不可能伪造的卡片。

厂家通过广告发表宣言。由于机器判断错误而造成被害人蒙受损失时，不论金额多么大，本公司一律全部赔偿。

在社会上总有一些怪人，千方百计地设法得到这份赔偿金，这样人当然是少数。然而，他们进行的这种尝试都失败了。卡片不能伪造，机器又骗不过，毫无可乘之机。

卡片丢失，他用不着担心会被人钻空子，蒙受损失。卡片不在正当所有者手里，就失去了价值。拾到的人也不再想去钻空子占便宜了。

丢失卡片的人，只要到卡片发行中心去，经过确认就可以补发。卡片的不正当使用方法，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给持有者上催眠术，好生操纵，叫他怎样干就怎样干。然而，这类情况非常少见，这不是机器和厂家的责任。

如此这般，信誉和实际效果都越来越高。社会上人们也对这个机器习惯了。自不待言，厂家顺利地获得了高额利润，拿出利润的几成作为研究费，为了进一步完善卡片和机器而进行的改进工作也在继续。所以，想时机器进行挑战的人们，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从未发生过赔偿损失之类的事。

厂家迎来了创业十周年。祝贺一番，发给职工们特别奖金，招待了机器用户的有关人员，大家都笑逐颜开。

从此以后，留下董事和干部们又举行了豪华的二次集会，租用大型游艇，精心安排了海上祝贺宴。席间，发明者、亦即经理讲了话：

“承蒙各位努力工作，我们非常顺利地达到了这样地步，没有出现竞争的敌对公司，简直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也是各位努力保守企业秘密的结果。关于这一点，今后还请多加关照……”

经理的叮嘱，是完全正确的。从这里出现漏洞，那就完了。对于机器的重要部分，根据专利登记，受法律保护。那个图纸，还准许第三者看。

然而，现实的机器，除在公开发表的事项外，制作中还有许多企业的秘密。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把制造方法的一切完全公开，必然会有些人由于看到了这些，而想钻空子进攻。尽管专利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对于那些蓄意犯罪想干坏事的家伙们是不起作用的。而且，受损失的用户会向厂家索赔的。

机器不是出卖，而是采取租赁的方式，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还必须防止被别人拆开进行研究。如果把它拆开，极秘的部分就会发生小爆炸。

问题担心的是秘密从内部泄露出去。为了防止发生这种事，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秘密只有干部掌握。干部们决不会放弃高薪和地位而向外泄露秘密的。再有，即使泄露了，也不会马上从其他公司里出来仿造品。

干部无论是谁都只能知道各自的一部分秘密。要想知道全部秘密，就必须收买所有的干部询问，而那又是不可能的。知道全部秘密的只有经理、副经理和专务董事三个人。

这些最高负责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出卖公司。由于上述原因，不论秘密刺探者；还是犯罪者和工业间谍，唯独对于这个机器总是攻打不下。

经理对大家说：

“严守秘密和不断改良。只要不忽略这些，我们公司就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请多关照。”

又是干杯，又是大吃。在大型游艇上开始了舒适的庆祝宴。简直是一帆风顺。

然而，意想不到的厄运降临了。当时，在没有预报的情况下，涌来了异乎寻常的海啸，顷刻间大型游艇翻了，突然沉没。连发出求援信号和载救命工具的工夫都没有，尤其是发生在夜间海里。绝大多数人被淹死了。设法游到岸边、得以活命的，只有几个体力好的年轻干部。以经理为首的重要人物，都已消失在大海里。真是个想象不到的异常变化，它的影响还没有马上波及到社会。在机器的使用者那里，各自还有一台备品。另外，厂家只用剩下的一些人在设法继续生产。

可是，在这期间，备品竟然也出现了故障。有一位男顾客带着卡片，到银行要提取存款。

“总是蒙您光顾，谢谢。请把手放在这个机器上……”

窗口旁的女人说道。客人拿出卡片，把手放在机器上，说了声“啊，啊”！这时，机器发生了故障。在机器的侧面，表示故障的红灯一闪一闪的。窗口的女人看了这种情况。便说：“哎哟，对不起，不能给您付款。”

“你这样说不太好吧，为什么，你拿我当外人了么了？”

“不是的。这个机器发生了故障，不能确认顾客是不是本人。”

“不管怎的，我着急，快拿钱。我就是本人，没错。方才你还在客气地说：‘总是蒙您光顾’，这就说明你已经认定是我。因为我常来，我的面孔你是应该熟悉的。”

“可是，没有机器的确认……”

“喂喂，相信我吧，我的户头上有钱。”

“是，有。”

“那么，这里有本人。认识我吧。”

“是，说真的，那，好象觉得有点面熟，可是，是不是绝对确实，我倒没有把握。”

自从有了这部完全可靠的机器，一切靠它，似乎再也没有必要记住顾客的面孔和声音，满可以放心地结帐。至于用‘总是蒙您光顾’这句寒暄话来打招呼，也不过是机械地重复。”

“也许是那样。不过，无论怎么说，我是要取钱。想想办法，付给我吧。”

在他们争论当中，分行的经理走来了，果断地说：

“我只能在我的权限内支付。至于不用机器，顾客究竟是否本人，我是没有自信的。”

可是，从以前发生的事情来看，还没有一位能够蒙混这个机器的。因为机器立刻就会认破他。所以，从这一点看，可以断定，相信您也不致于出什么问题的……”

顾客走后，分行经理说：

“……把刚付出的那笔钱留个存粮。万一方才那位先生不是本人，就算是由机器的失误而蒙受了损失，必须向厂家索赔。因为实际上不是机器判断失误而是故障，所以，还不知道厂家能否答应我们的索赔。可是……”

分行经理歪着头。

“可是，比起那些事来，故障倒是个大问题。事情拖延了，会给顾客带来麻烦。给厂家挂电话，叫他们快一点把能够正常工作的机器送来。最近，保修服务部不大好啊。

以前，总是在动用备品时，另一部备品立刻送到。”

给厂家挂了电话，不多时就把机器送来了，因为厂家多少还有一些存货。

还有这样的情况。某公司的大门口放着机器。出差回来的现宗，把表示身分的卡片放进去，便向办公室走去。这时机器发生了故障，红灯亮了，门卫便阻拦那位职员。

“哎，不能进去。因为机器发生了故障，不能确认你是不是本人……”

“喂喂，你说什么？还能把我忘了？岂有此理！”

“制度，这是制度。”

“那么，从我那个科里叫来一个人，不管是准。我是营业三科的。谁都能证明我。

你们太愚蠢了……”

那个科的科长和另外三个人走来，看了看大门口的职员。职员在呼救：

“请证明是我啊。让我进去吧。”

“看来确实象本人。但是，还得防备万一，也许是工业间谍。由于整容手术的进步，完全可以按照本人的脸型再加工一位。正因为这样，才安上了这个机器。可是，越看越象他本人啊。”

“别逗笑话啦。我是那个本人啊。在去年公司职工旅行的时候，我余兴未尽，还在集会上给大家表演了杂技呢，科长表演了‘拿大顶’。在这次出差，临出发前的晚上，在酒吧间还一起喝了酒呢。我就是那个我啊。”

“确实是在酒吧间喝过酒。可是，这话又不能作为绝对的证明。如果用这些事可以证明是本人的话，这样的机器一开始就应该不要，用暗语就行了。”

“马马虎虎算了吧……”

那个职员在央求。科长和下属们商量一下，得出了结论。

“叫他进来吧。因为这个造成了损失，工厂会给赔偿的。假设是别人冒充，把损失计算出来，索赔的数字一定要清楚。反正对故障这事真挠头啊。给工厂打电话，催他们快送货。这阵子巡视员也好象懒了。生意兴隆，好过了头，‘牛’起来啦。”

工厂为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一定的库存量，与其一来催货就送去，倒不如拖延时间好。

在某宾馆的礼堂里，正在进行结婚典礼。在到会的人们面前，新郎、新娘要写出书面材料，并签上名字。又把宾馆的机器运来，放在身旁。可是，一放进卡片，红灯就一闪一闪的，表示出了故障。

主持人向到会的人们问道：

“正赶上这个时候发生了故障，怎么办好呢？”

“我的立场是，只是来签字的，没有别的责任。我的意见是，可以省掉用机器确认。”

可是，万一不论哪一方不是本人。也许是被孪生子给调换了。对这样的事，不好断定，即使是这样，因为结婚这件事只要双方同意就能成立，所以新郎、新娘同意就行呗。”

新郎新娘面面相觑。

“在经过一年的恋爱以后，好容易盼到今天，可是，要郑重其事，还应该慎重一些……”

“我嘛，肯定是我。可是对方是不是真的……”

俩人都犹豫起来。因为他们都是和这个机器在同一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一旦离开机器，就陷入不安的状态。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确认方法。到会的人们表态了：

“那么，延期签字吧。等完整的机器送来以后再进行。一旦发生意外，尽管可以提出索赔。但是，只有结婚是不能用金钱赔偿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故障，太……”

在宾馆里，幸亏另有一部确认机器。不一会儿就把它运来了。签完了字。可是，由于这种原因，使婚礼拖了一些时间。

还有这样的情况，道旁有一个老人在痛苦地呻吟。开来救护车，附近的医院把他收下了。当时，设在医院的那部确认机发生了故障。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这位病人，只好进行处置。由于病情急剧恶化，他死了。这可难住了医生。

“真糟糕。在他还能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时，用机器检验一下卡片上名字与来人是否相符，还是可以确认的。可是，已经晚了。不应该在这样关键时刻机器发生故障。死亡诊断书该怎样写呢？如果因为事故猝死，那还好处理。可他是在这里咽气的。即使卡片的名字和他相符，也不能作出负完全责任的定论。暂且把家属请来吧。”

通过联系，家属来了，说：

“确实象我爸爸。而且，爸爸似乎还有点心脏病。可是，现在不经机器的确认，这就不好说啊。请您也站在我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不希望这样判断：此人不是我的爸爸，是有人偶然拾到了卡片。你们可是这样盼着的吧？”

“那么，还记得住穿的什么衣服吧？黑痔什么样，什么地方有熟悉的特征等等总还是有的吧？”

“确认机出现之前，衣服和黑店还可以成为真凭实据。而如今，最准确的还是卡片和机器吧！我想不起爸爸有些什么特征。不，如果想起来，反而会成为判断错误的根源。”

家属也不愿意认尸，便将尸体运到卡片发行中心，好不吝啬才有了头绪。从而，葬礼拖延了好久。

在这期间，厂方并非消极怠工，而是一面稍吃一点库存，一面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故障之中，有的仅仅是漏在外面的电线断了，很简单就可以修复。但这是极少数。

大多数是不知道怎样修理才好。生产也处于停滞状态。知道重要部分制造秘密的人，大部分已经死去。而活着的干部，只片面地了解一小部分的

生产秘密。

有人想拆开研究，以为总会有什么办法的。刚一拆卸，就发生了小爆炸，重要部分全都无影无踪了。这是秘密构造。有一名活下来的干部活用他记忆中的知识，发现了揭下机器盖避免爆炸发生的办法，总算成功了。

但是，下一步的工作是很难的。哪里出了毛病，还是弄不明白。仅有申请专利用的设计图。什么也不顶。不论是机器还是卡片，除指纹、声音和血型以外，好象还用了一种因素，那是为了防止伪造。

那种因素是什么？是根据每个人特有的皮肤电传导的方法吗？是根据手指骨的X光透视吗？还是静脉的位置？可以想象出各种可能性。

金库也打开拿过，可是制造方法的文件什么也没有。文件是泄露的根源。只有干部的头脑里才有记录。

这样说来，只有从头做起，别无他策。在研究室里还剩下些实验数据。哪一个可以用在机器上是不清楚的。可是，好象不可能把数据还原，再制成新型的产品。

可是，那种作法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库存的成品已经没有了。工厂在宣传机关登了广告，在转入生产改良型装置的轨道以前，宣告暂叫停产。再者，在停产期间不受理对故障机器的赔偿。别无他策，有什么法子。

人世上真有点怪。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譬如说，竟有这样的事。一个在街上闲逛的人，朋友向他打个招呼：

“好久不见啦，怎么样啊。”

“您好象是我的朋友。可是，那是真的吗？我自己是谁呢，果真是自己吗？弄不清楚了。”

“弄不清楚，岂不是更好吗？不久有新的确认机一问世，一切都会恢复的。”

“可是，新确认机没问世以前不好办呀。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妻子开始怀疑我，你果真是我的丈夫吗，不用卡片确认一下不放心。在新机器没问世以前，你不要回家。”

“那真难为你啦。没有地方住的话，可以到我家来。究竟自己是不是自己呢？把这个哲学问题就着酒论一论吧。长久地在我家住下去也行。”

“这我很感激。可是，要给您的家属添麻烦吧。”

“不，没关系。我的家现在是空荡荡的。在机器恢复正常以前，一切都是靠不住的，我把妻子赶出去了。”

新经理

作者：星新一

艾诺先生是个中年人，担任科长。这个科的工作是销售宇宙旅行者使用的手提包。

他坐在公司里自己的办公桌前正在通览文件。

这时，桌上的内线自动电话响了——通知他。

“经理找你。说是要听听工作进展情况。”

“好，这就……”

艾诺先生站起，心想：倒霉！经理有请，无论请谁都不会是愉快的事。自从来了新经理，这事儿对于艾诺先生就更显得严重。然而，也不能逃避。

他拿起一叠文件径奔经理室。在中途，与制造部长擦肩而过。艾诺先生从部长闷闷不乐的表情上察觉到他也去过经理室。

艾诺先生站在门前待到心里平静才叩门。

“进来！”室内传出声来。艾诺先生进了经理室。

“听说你找我……”

艾诺先生端正姿势、鞠躬问候。因为上次被新经理提醒鞠躬过大，这次就只微微地弯了弯腰。可是，端坐在大椅子上的经理看到这种状况仍然发了火。

“喂，头再稍微低一些，上身向前只倾斜三十度！我欣赏准确地弯到三十度。重来！”

“是，对不起。”

艾诺先生重新施礼。经理毫无表情地看着。莫非在想：即使再稍微享受一下人类的礼遇也是快活的？把职员完全当成了什么！

虽然是满腹不满，却也在不断的重复中，终于达到了经理所欣赏的三十度鞠躬礼。

“好，可以了。不要忘记方才的要领。接下来我想听听工作报告。”

“是，如果与前一阶段比较来说明的话，本阶段的预定计划和实现……”

艾诺先生一边看着文件一边按着次序说下去。经理不断地点着头。听到半截儿，却挥手打断了艾诺先生的话。

“喂，刚才好象提到百分之五十五，这准确吗？”

艾诺先生慌忙地重新翻查文件一看，果真如经理指出的那样，刚才是他说错了。

“啊，很抱歉。是百分之五十四。”

“象这类差错是不允许的！”

经理毫不留情地大声警告。艾诺先生用胆怯的语调道歉。

“是。是我计算错了。不过，大可不必发这么大火吧。仅仅相差那么百分之一……”

“不对。差错就是差错。”

“是，不过，大凡人类谁都会有差错的……”

“这种思想不对头。你在五个星期前也有过同样的差错。可能有什么心理上的毛病。

随后请医生检查一下！”

“是，遵命。”

艾诺先生驯顺地鞠了躬。上身准确地弯到三十度。经理对此没有发表意见。可是，注意力却移向了另一方面。

“哦，对了。最近你的交际费用得多了，为什么……”

经理洞察一切，以至细微的地方，确实，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是经理。在企业中，高高在上的人必须卓越。艾诺先生分辨了。

“那是、那个，因为要增加卖钱额，为了成交买卖，招待推销店的负责人。喝些酒什么的，创造和睦的气氛，在情绪积极的时候是便于开口的。我使用的交际费是很值得的……”

“不，没必要那么做。费用的使用应该围绕着提高产品质量。”

“您的意见千真万确。不过，经理，您不知……”

“不准提意见。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今后停止招待之类的活动。这是命令！明白了吗？明白就好。”

“是。那么，我回去工作。”

艾诺先生又鞠了一个三十度的躬，转向门外。正待走时，经理叫住了他。

“喂，稍等一下。”

“是。还有什么吩咐……”

“对不起。能否给我清理一下耳朵，讨厌吧？”

“哪里。愿意从命。”

“那就拜托你。工具在这儿。”

经理坐在椅子上，艾诺先生站在经理身旁，弯腰开始效劳。假如职员拒绝，经理就会在你忘记时，顺着别的什么事把记住的这件事抖落出来。可是，艾诺先生刚开始下手不久，经理就发了话。

“喂，这种做法不行。给我把头罩摘下。”

“是……”

艾诺先生手拿螺丝刀，小心地摘下了柔软的塑胶部分。接着用小型除尘器吸取声音接收装置附近的灰尘。

艾诺先生干着活计，思绪茫然。儿提时代经常听到如同梦幻的故事啊。那时想：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大概谁都可以役使机器人逍遥自在地工作吧。真是一幅快乐、辉煌的前景啊。

然而，现在却怎样呢。纯粹是不负责任的预言！愿望终究是愿望，与现实相背。人类按着机器人的命令，只是一味地工作！

“怎么样啊。里面有一个晶体管不是要失灵了吗？马上更换掉。动作要轻！”

“是……”

往里一瞧，经理的内部构造精巧，排满众多的微型装置。由于它们的作用，不管多么小的事情，一旦被记忆储存，就不会忘记。

这样讨厌的经理世上少有！艾诺先生发泄着闷气，不由怀念起如今不知何去的前任经理。

他想搞坏现经理脑袋里的某一部分。可是，如果真那样做的话，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为，为了制造这位经理花费了巨额的金钱。

大股东们聚会，把这种东西拉上了经理的宝座。任何时候高价商品都是自上而下普及的。

爱的力量

作者：星新一

经营机器人公司的N先生那里，来了一位中年男人，他说：

“可以为我制造一个机器人吗？”

“当然可以，这是我们的业务。我们的公司，不生产大量工业用的定型产品，而是专门制造用于特殊目的的机器人。我们认为这样的产品有艺术价

值，因此，在费用方面也要贵得多。”

N先生非常得意地作了说明。

“费用多少，没有关系！”

“既然如此，您究竟希望做一个用于什么自的的什么样子的机器人呢？”

客人拿出名片，显示了自己的律师身分之后，开始说：

“其实，我是一位资本家家族的顾问……”

事情的梗概是这样的：

有一对拥有相当资产的夫妇。他们不仅在金钱方面很富有，而且相亲相爱，情深意笃。结婚以来，不，从婚前彼此相识时起。便深深地相爱平静地生活下来。无论从表面或实际来看，他们都在令人一见生羡地安度晚年。

但是，不久前他的夫人故去了。对于活着的、在相亲相爱的漫长一生中共同生活过来的老人来说，无论是在精神上和在理智上，都是万万不堪忍受的。他不承认自己的妻子已经死去，正因为如此，老人的异常举止逐渐多了起来。

“就这样，虽然年纪大了，头脑的功能已经迟钝，但他心里可以说依然在热爱他的老妻。我生怕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很担心。”

N先生点着头说：

“原来如此。但是，如果这样，和医生商量一下不是更好吗？”

“对于一个余日无多的老人进行心理疗法，让他明白最爱的妻子已经死去，也是于心不忍的。”

“那倒也是。”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由于老人的行为过于异常，会不会把财产胡乱挥霍掉，他的儿子们对这件事非常担心，所以找我商量。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个会不会失掉这个主顾的切身问题。”

“话说得有点远了。可是您打算怎么办呢？”

在N先生的催促下，律师回答说。

“关于这件事，想请你们给制造一个和老妇人一模一样的机器人。把它放在身边，老人就能平静地度过余生，大家也都能落个安宁。至于费用多少，那没有关系，务必请给做一个。作为和老人闲话游玩的伙伴，已经从政府那里办来了许可证。”

N先生验看过许可证，说：

“明白了。不过，要是制造一个已成故人的机器人，没有充分的资料……”

“那些都尽可能地收集齐了。声音有录音带，姿态和动作有录像带，还有有关性格的资料等等，即使稍有不完备的地方，由于老人的视力和听力都已衰弱，他也不会有所怀疑的。”

“做做看吧！”

N先生接受了订货。因为多次催促快些做，总算想办法做成了。

接到通知赶来的律师，看到做出来的机器人非常高兴。

“太好了，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不过，这只是外形的酷似。”

“声音也是一模一样呀！只是性格的资料不足，因此，里边装上了高性能的电脑，它具有储存并固定适应对方各种关系的性能。如果简单地加以说明，就是说，一切都会逐渐好转的。”

“真是没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谢谢了。”

律师高高兴兴地付了款，拿走了。随后不久，从获得的情况表明，收

到了比预期还要好的效果。据说，未来的继承人也都非常放心。

N 先生 D 抽暇进行了访问。

机器人已完全适应。那情景，真象是一对相亲相爱的老夫妻。老人当然也那样相信，机器人小声地、温柔上唱着古老的歌曲，N 先生对自己公司的产品没有出鼓掌而取得的成功非常满意。

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了几年之后，老人也去世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妻子是个机器人；假如有个心术不端的人把真相告诉老人，他也绝对不会相信的。

律师为了表示谢意和报告情况，来到 N 先生那里。

“多亏您的帮助，一切事情都处理得非常圆满，家业继承问题也顺利地解决了。只是，当剩下的机器人正准备还给你们的时候……”

“出了什么事？”

“情况是很可笑的。它不想从那个家里出来。好象它不相信丈夫已经死去，动作也显得有些异常。”

听到这些，N 先生亲自去了。确实象来人所说的那样，它拒绝搬运，也拒绝拆卸，叫人束手无策。它好象在对老人异常生活的发挥补救功能的过程中，竟然变成了现在这种样子。

N 先生考虑的结果，又作了一个和死去的老人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这样，一切恢复正常，这里又出现了一对充满安乐和互相信赖的老夫妇。

可是，长此下去是不行的。不能让他们分开，又是非生产性的。N 先生把这一组机器人装在一个小型火箭上，发射到空间去了。

由于既不要食物，又不要空气，所以花费不大就完成了此举。火箭喷射着火焰，消失在宇宙的远方。律师目送机器人的同时，对 N 先生说：

“这才是真正的爱呢！您看，到群星中间去了。这期间，他们会到达某个星体上，住在伊甸的乐园里，度过永远永远相亲相爱的时光吧！”

“您的职业是律师，今天却抒发了诗情。您说的对，他们走了，告别了正把爱情变成古代遗物的这个地球。现在的人们，尽管头脑能够理解爱情，但却不能把它浸入到心灵深处。我们送别即将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爱情，我们就象听到了那诀别的歌声。看，这不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吗？”

律师不解地问 N 先生：

“您也够奇怪的了。您原来是怎么打算的呢？想想看，这样做无疑是一笔浪费。这和您作为一个实业家的身分是不相符的。”

“您是让我把话说穿吗？实际上我现在就想通知新闻中心，使它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这样就可以巧妙地暗示我公司机器人的优越性能，这不正是绝好的宣传吗！如果把这些计算在内，所花费的钱就是很便宜的了。”

律师仰望天上的群星，说：

“的确，地球变得愈未愈枯燥乏味了。”

